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 郭建華 先生



繪本中身心障礙者的書寫

研 究 生： 余亞珊 撰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繪本中身心障礙者的書寫

研究生：余亞珊 撰

指導教授：郭建華先生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兒童文學研究所

本班 余亞珊 君

所提之論文 繪本中身心障礙者的書寫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

李香妃

(學位考試委員會主席)

張子樟

郭建榮

(指導教授)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97 年 6 月 28 日

國立台東大學

附註：1. 本表一式二份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簽後，送交系所辦公室及註冊組或進修部存查。

2. 本表為日夜學制通用，請依個人學制分送教務處或進修部辦理。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組 九十六 學年度第 二 學期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繪本中身心障礙者的書寫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權予下列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單 位
☒	☐	國家圖書館
☒	☐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	☒	與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簽訂合作協議之資料庫業者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
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
載或列印。

☐ 同意 ☒ 不同意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基於學術傳播之目的，在上述範圍內得再授
權第三人進行資料重製。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
文號為：_____，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
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
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郭建華 (親筆簽名)
研究生簽名：余亞珊 (親筆正楷)
學 號：3995009 (務必填寫)

日 期：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20 日

1. 本授權書(得自 <http://www.lib.nttu.edu.tw/theses/> 下載)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 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至遲
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授權書版本:2008/05/29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提供授權人裝訂於紙本論文書名頁之次頁用)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_____組 96
學年度第二學期取得碩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繪本中身心障礙者的書寫

指導教授：郭建華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論文全文(含摘要)，非專屬、無償授權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論文重製，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及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讀者基於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授權人：余亞珊

簽名：_____

中華民國 97 年 07 月 20 日



謝 誌

這一路走來，要感謝的人太多了。

在兒文所裡的點點滴滴，都將成為我往後日子裡的美好回憶。在這段求學的日子裡，有苦有樂，每一次的上課，都讓我收穫滿滿，彷彿讓心靈進行一場美的盛宴洗禮。杜明城老師的淵博學識、張子樟老師對學問的紮實功夫、楊茂秀老師獨樹一格的說故事方法、還有郭建華老師認真嚴謹的治學態度，都讓我沈浸享受於兒童文學的浩瀚當中，而同學們個個身懷絕技，功力十足，讓我大開眼界。這些彷彿天賜的禮物，能讓我在畢業後，隨時想起來，都會露出甜蜜的微笑。

而在寫論文的過程中，感謝培伶無時無刻的貼心關懷與叮嚀，感謝佩俞、明華在網路上的加油打氣，感謝文婷提供寶貴的意見，感謝修立、明足、秀敏的熱心服務，感謝許許多多台北班同學，總是不時雪中送炭，為我淺薄的涵養加分，讓我在做學問的過程中，能有源源不斷地前進力量。

感謝好友們的支持與陪伴，曉佩、逸勤、惠陵、楚虹總是在第一時間伸出援手，讓我倍感窩心；更感謝家人的陪伴與支持，爸爸、媽媽、哥哥和堂姐不時關心我的論文進度，老公貼心的幫我張羅一切，讓我的論文在滿滿的愛裡茁壯發芽。最後，再一次感謝辛勞的郭老師，若沒有她的嚴格把關，我的論文無法成形。

要感謝的人真的太多了，那.....就謝天吧，一切感恩。

繪本中身心障礙者的書寫

余亞珊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摘 要

隨著繪本在童書市場興起出版熱潮，以身心障礙為主題的繪本出版量也增加，這些繪本常被運用於生命教育的教學，企望兒童透過繪本瞭解身心障礙者的生活面貌與處境，學習尊重與包容個體間的差異。然而，這些書寫所呈現身心障礙者的形象是一種再現，值得探究。本研究從批判教育學的角度探究繪本中身心障礙者的形象，從觀看繪本中身障者如何呈現觀看與被看的關係，與其營造出的印象效果，另外並從疾病隱喻的相關論述討論這些再現的身心障礙者形象所隱含的意義，進而去反思身心障礙者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被賦予的意義與經驗，思考重新建構身心障礙者形象的可能。

研究發現：（一）在繪本中當身心障礙者立於一個主動的地位，較能使讀者對身心障礙者獲得清晰的樣貌；（二）在繪本中，身心障礙者時常被刻畫為無知、失能與壓抑的角色，並承受了閃躲隱喻及恐怖聯想。因此，身心障礙類繪本書寫者必須注意到上述現象，在創作時應適時地在故事中賦予身心障礙者權力，並客觀中立的刻畫身心障礙者面臨苦難時，所產生的真實情感和與之奮鬥的歷程，才能避免讓身心障礙者被污名化。此外，透過觀點改變，真誠面對生命，能讓身心障礙者產生覺醒的意識，使身心障礙者完成自我增能。

關鍵詞：批判教育學、身心障礙者形象、疾病隱喻

A Critical Analysis of Images of Disabled People in the Selected Picture Books

Ya Shan Yu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bstract

With the publication rise in the children's book market, picture books on disabled people have also increased. These picture books are usually used to teach life education, hoping children understand different life aspects and situations of the disabled people and thus learn to respect and tolerat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 images of the disabled people presented in these writings are one kind of representations worthy of being delved into. From a critical pedagogy angle, this research aims at examining how the disabled people in the selected picture books present the relationship of watching and being watched, and the impression effect the relationship leaves. Moreover, from discourses of disease metaphor, the research discusses the connotative significance in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isabled people's images so as to reconsider the significance and experiences the disabled people may be given in their daily life and ponder over the possibility of reconstructing disabled people's imag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when taking an active position in picture books, the disabled people enable the reader to catch clear images of them. In addition, in the picture books, the disabled people are often

portrayed as ignorant, incompetent, and repressive roles, having to bear with dodged metaphor and terror association. I argue that the writers should be aware of this phenomenon and try to empower the disabled people in their works when necessary. The writers also have to take an objective and neutral stance to depict the true feelings and struggling experiences the disabled people have when suffering miserable situations so that the disabled people would not be stigmatized. In addition, the change of perspectives and a sincere attitude towards life may awaken the disabled people's awareness to accomplish self-empowerment.

Key Words: Critical pedagogy, disabled people image, disease metaphor



目 錄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6
第貳章 文獻探討.....	10
第一節 以身心障礙文本為主題之相關研究.....	10
第二節 疾病與隱喻的相關論述.....	13
第三節 身心障礙者的命名與立法.....	17
第四節 批判教育學的理论內涵.....	23
第參章 身心障礙者在繪本裡的形象書寫.....	27
第一節 被凝視的身心障礙者.....	29
第二節 主動觀看的身心障礙者.....	39
第三節 在閱讀後重新建構身心障礙者的形象.....	47
第肆章 身心障礙者的負面疾病隱喻.....	49
第一節 身心障礙者之烙印與書寫.....	51
第二節 界線的劃分—登上「瘋人船」的流浪者.....	55
第三節 身心障礙者的無知、失能與壓抑.....	57
第四節 閃躲隱喻與恐怖聯想.....	63
第五節 客觀中立的面對身心障礙.....	69
第伍章 身心障礙者的觀點改變.....	73
第一節 文字的阿斯匹靈.....	75
第二節 你叫什麼名字.....	83
第三節 受難者引渡受難者.....	86
第四節 對身心障礙者的故事重新命名.....	93
第陸章 結論.....	95
第一節 身心障礙者形象之形塑.....	95
第二節 書寫身心障礙者之省思.....	98
第三節 協助身心障礙者自我增能.....	100
參考書目.....	102
附錄一：二十本身心障礙類繪本簡介.....	109

圖 次

圖 2-1-1 《阿虎開竅了》跨頁 2.....	33
圖 2-1-2 《我的姐姐不一樣》跨頁 3.....	34
圖 2-1-3 《超級哥哥》跨頁 4.....	34
圖 2-1-4 《受傷的天使》跨頁 2.....	35
圖 2-1-5 《小虎也開竅了》跨頁 13.....	36
圖 2-1-6 《小虎也開竅了》跨頁 10.....	36
圖 2-1-7 《珊珊》跨頁 11	37
圖 2-2-1 《我的妹妹聽不見》封面.....	40
圖 2-2-2 《輪椅是我的腳》跨頁 2.....	42
圖 2-2-3 《輪椅是我的腳》跨頁 10.....	43
圖 2-2-4 《輪椅是我的腳》跨頁 10.....	43
圖 2-2-5 《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跨頁 2.....	45
圖 2-2-6 《好好愛阿迪》跨頁 13.....	45
圖 2-2-7 《誰是羅蕾特》跨頁 13.....	45
圖 3-1-1 《我的姊姊不一樣》跨頁 2.....	57
圖 3-1-2 《受傷的天使》跨頁 5.....	58
圖 3-1-3 《受傷的天使》跨頁 6.....	58
圖 3-1-4 《受傷的天使》跨頁 7.....	58
圖 3-1-5 《受傷的天使》跨頁 8.....	59
圖 3-1-6 《受傷的天使》跨頁 1.....	59
圖 3-1-7 《受傷的天使》跨頁 3.....	59
圖 4-1-1 《查克 笨！》跨頁 10.....	76
圖 4-1-2 《查克 笨！》跨頁 12.....	76
圖 4-1-3 《只會唱歌的小孩》跨頁 4.....	77
圖 4-1-4 《只會唱歌的小孩》跨頁 13.....	77
圖 4-1-5 《好好愛阿迪》跨頁 8.....	80
圖 4-3-1 《小虎也開竅了》跨頁 8.....	87
圖 4-3-2 《小虎也開竅了》跨頁 9.....	87
圖 4-3-3 《小虎也開竅了》跨頁 10.....	87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目前生命教育的興起，帶動整個社會對弱勢族群注意。許多成功的身障名人，像歌手蕭煌奇、鋼琴家凱文科恩（以上為視障）、名主播王曉書、模特兒江明相（以上為聽障）、觀護人盧蘇偉、英國首相邱吉爾、發明家愛迪生、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電影明星帥哥湯姆克魯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上為學習障礙）、乙武洋匡、楊恩典（以上為肢體障礙）、日本念大學的唐氏症少女岩元綾等等的事蹟，都對讀者產生一定的激勵作用。

透過閱讀身心障礙者的故事，讀者在觀看身心障礙者奮鬥故事的同時，也會反思、咀嚼自己的生命經驗，而作者在述說故事的過程中，也達到敘事治療的效果，每個人都有一顆善感的心（反社會分子遠比你想像中要少），每一個人，在內心深處，都希望能為自己的生命感到驕傲，並感到自己是重要人物——這就是你能經由說故事所取得的力量和影響的脈絡。¹從身心障礙者的生命故事裡，讀者及作者常能從中汲取更大的生命能量。

目前教育部在推行生命鬥士的演講，這些在外表身體上看起來有殘缺的人，總能有自信的在眾國中、小學生面前侃侃而談自己的生命經驗。然而在這些菁英演說的背後讓研究者省思，少數的個案是否能代表全體？能不能夠有一些更平實的故事發生？當一個努力不遑卻始終無法掙脫束縛枷鎖的人來說，這不啻又是另一個打擊？當這些身心障礙者的故事不斷的在你我身邊傳播時，有可能會如蘇珊·桑塔格在《旁觀他人之痛苦》所指陳，人們對於苦難的理解，有可能因為影像媒體不斷的重複暴露，而讓人對他人的痛苦產生同情心貧乏的現象，然而她也不否認這些文本、圖片、影像、電影出現的必要，只要觀眾產生情感，這些作品就有存在的必要。²因此雖然關於身心障礙者的作品並不一定能夠展現身心障礙

¹安奈特·西蒙斯（Annette Simmons）著，陳智文譯，《說故事的力量》（*The Story Factor: inspiration, influence, and persuasion through the art of storytelling*）（台北：臉譜出版，2004年），頁16。

²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陳耀成譯，《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者的全貌，然而它的激勵作用與治療功能，在某個程度上慢慢受到了重視。

透過深度的同理心及精密的觀察力，疾病成為了創作力的來源，也讓人重新建構觀看世界的視野，³精神科醫師薩克斯的作品《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火星上的人類學家》、《睡人》與《色盲島》，讓這些病態的世界，閃耀奇異的光芒，這些作者以細膩、同情的眼光看待人類的不幸，引起讀者的好奇想一探究竟。

關於描寫身心障礙的小說作品，除了醫師創作之外，有由特殊教育教師撰寫的作品，如：《圍牆上的孩子》、《另一個孩子》、《別人的孩子》、《她只是個孩子》、《貓頭鷹男孩》、《他們不是笨小孩》、《圖畫裡的孩子》、《學校裡的隱形教室》、《玻璃眼睛》.....等等；也有身心障礙者或其家庭發聲創作的作品，像《幸福的印記》、《星期三是藍色的》、《聲音停止的那一天》、《阿里疤疤》、《茵茵的故事—等她兩三秒》、《跟著妹妹搭巴士》、《慢飛天使：我與舒安的二十年早療歲月》、《過動兒小米的生活記事》、《我兒惠尼》.....等等；也有由作者透過觀察身心障礙者所創作的作品，像《用左手走路的孩子》、《天使，當了演員》、《冰兒》、《布魯克林孤兒》.....等等。這樣的作品，理念上是幫助讀者更認識身心障礙者，在某種程度上，身心障礙者和一般人並無二樣，瞭解身心障礙者某些差異行為出現的背後原因，能讓讀者更同理身心障礙者的處境。雖然身心障礙者與一般大眾的界線劃分，並不會因為這樣的書寫出現，就完美的消失了，然而對讀者來說每次的接觸就是一個接點，在接觸的過程當中，必然會出現斷裂與藩籬，但一個接點就有可能是在拉近彼此距離的機會。

除了出版身心障礙類作品之外，政府及民間單位也成立和身心障礙者有相關的文學獎項，鼓勵創作。由文建會主辦，愛盲文教基金會協辦的「文建會文薈獎—全國身心障礙者文藝獎」（前三屆名為全國身心障礙者文藝創作獎），目前已舉辦至第八屆，主要是鼓勵身心障礙者創作，分為小說、新詩、散文及繪本的創作，其中繪本創作的部分是從第七屆開始新增的。從 1998 年開始，參賽作僅已達數

（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頁 129-133。

³王浩威，〈疾病與文學共生〉，《中國時報》，開卷版，1996 年 11 月 14 日。

千件，作品也從早期的悲情轉為以多元的面向呈現生命歷程的寬度及廣度。

而在身心障礙類兒童文學作品部分，羅慧敷顏顏基金會成立了「用愛彌補」兒童文學獎，希望能鼓勵更多人投入身心障礙類兒童文學作品的創作，並喚醒社會大眾對身障者及其家庭的關懷與尊重，《箭靶小牛》是首屆的得獎作品。目前已經舉辦至第十屆，除了第一屆徵選對象為成人外，其餘九屆都是以國小學童為徵文、徵圖的對象，然而徵選主題隨著時代的變遷也不再囿於對身障者的關懷與認識，像第十屆就是以「友誼」及「勇氣」為主題，希望能幫助孩子以此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問題。歷屆也出版了許多身心障礙類的兒童文學作品，像《小象德德》、《同學阿智》、《台灣星鼓王》、《我的黑白人生》、《小天使安琪》、《音速小子》……等等。

隨著繪本的興起，身心障礙類繪本也逐漸受到重視。繪本作品在精鍊的文字與豐富的視覺刺激相呼應之下，能在短時間激發一個人對故事內容的感同身受之心，也能勾起讀者心中善與美的動力。身心障礙類的繪本在這幾年也不斷的出版新的作品，近五年就出版了《受傷的天使》、《天使太用力》、《大象男孩和機器女孩》、《城市睡美人》、《輪椅是我的腳》、《只會唱歌的小孩》，其中除了《輪椅是我的腳》、《只會唱歌的小孩》是翻譯國外的作品之外，其餘四本都是本土創作，可見身心障礙類繪本作品開始受到重視，許多人開始使用繪本來增進讀者對身心障礙族群的認識、理解、包容與公平對待。

身為一個特教工作者，研究者常思考如何能讓一般人對身心障礙者產生同理心，當出現歧視行為時，責備似乎不能減輕鴻溝，然而當過份憐憫的態度出現時，對身心障礙者來說也不見得是一件好事。在生命教育的興起之際，透過各種形式的宣導，身心障礙者處境及需求也慢慢被看見，而文學的某一部份功能就在見證這些演進的歷史，透過作者的筆觸，讀者得以分享與身心障礙者相處時更為細緻的經驗及省思，然而在許多學校都使用繪本進行特教宣導時，關於身心障礙類繪本的研究並不多，也因此激起了研究者進行此研究的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研究者是一個特教工作者，在與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相處的過程當中，發現了很多故事，這些故事和身心障礙類繪本所述說的故事，有些相同，有些卻不盡然相同。在這些為身心障礙族群所創作的繪本當中，有的讓讀者原本冰封的心坎裡，烙下了一個個小小的愛的印記；有的讓身心障礙者深受感動並改變了一生。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繪本裡所刻畫的身心障礙者，是否能夠真實的呈現身心障礙者的原貌，亦或有可能加深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刻板印象？從批判教育學的角度來思考，教育工作者必須要具備批判思考的教學能力，思索各種形式的壓迫手段如何影響身心障礙者，當教學者能反思主流文化、霸權、意識型態的影響，不將身心障礙者排除，並試著尊重身心障礙者的文化，甚至與身心障礙者展開平等的對談，在使用身心障礙類繪本進行特教宣導時，才能避免再製不平等及讓身心障礙者更顯失能的情形發生。

因此，本研究試圖探討身心障礙類繪本是如何建構身心障礙者的形象，繪本當中可能隱含的意識型態是否可能強化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負面刻板印象；教師及身心障礙類繪本書寫者，該用什麼樣的方式提供知識，才能強化讀者「自我增能」⁴的能力。

貳、研究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試圖回答以下問題：

- 一、 在身心障礙類繪本中，身心障礙者是如何被描寫？身心障礙者如何觀看別人？以及被觀看？這些不同的觀看角度，讓讀者對身心障礙者產生甚麼樣的印象效果？

⁴彼得·麥克拉倫所指自我增能（empower）除了自我肯定之外，也希望能學習去質疑，並選擇性的接收主流文化中，足以協助定義、並改變更大的社會秩序，並非只服從既定的社會秩序。彼得·麥克拉倫（Peter McLaren）著，蕭昭君、陳巨擘譯，《校園生活—批判教育學導論》（*Life in School: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Pedagogy in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台北：巨流，2004年），頁303。

- 二、 當社會大眾及身心障礙者接受疾病的負面隱喻之後，身心障礙類繪本書寫者如何再現及處理身心障礙者受到歧視的鏡頭？書寫者主觀的意識型態，能幫助身心障礙者脫離負面的疾病隱喻？抑或是加深讀者對身心障礙者的負面刻板印象？
- 三、 在身心障礙類繪本當中，書寫者如何透過觀點改變，讓讀者樹立另一種高度的視野來觀看身心障礙者？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壹、研究方法

「批判教育學將自己安頓在語言、文化、和歷史的交會處，也就在這個網路關係中，學生的主體性得以成形、面臨檢驗，以及實際運作。」⁵主流文化宰制階級的利益，教學者為了避免身陷主流文化，成為再製社會不公的共犯，必須幫助學生思考在其獨特生命經驗的脈絡下，特定文化活動所呈現的各種型式象徵和表達，當彼此之間產生對話去批判或肯定這些可能習以為常的文化形式，能達成「自我增能」的功能，讓教學除了知識的傳遞之外，也能拓展道德的概念，讓學生成為政治意識覺醒的公民，瞭解並關懷平等和社會公義的問題，成為社會改革的希望代言人。

本研究採取批判教育學的理念，先從敘事學當中的三種不同聚焦者的角度⁶（分為非聚焦型、內聚焦型、外聚焦型），來分析繪本中身心障礙者的觀看與被觀看關係，除了文字之外，繪本也具備了圖像，米克·巴爾（Mieke Bal）指出：敘述本文（narrative text）是敘述代言人用一種特定的媒介，諸如語言、形象、聲音、建築藝術、或其混和的媒介敘述『講』故事的本文。故事（story）是以特定的方式表現出來的素材。⁷米克·巴爾（Mieke Bal）擴大了敘事學除了文字以外的研究範圍，因此在本論文當中，關於繪本內的圖片部分，研究者同樣採取敘述學中聚焦者的觀點來分析身心障礙者在不同的觀看角度下，隱含了何種意蘊。研究者試圖將繪本中身心障礙者觀看/被觀看的角度、主動/被動的形象當成研究的一個起點，去思索身心障礙者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被賦予的意義及經驗，進行批判分析。

接著研究者借用疾病的相關論述，如：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中所指，

⁵彼得·麥克拉倫，《校園生活—批判教育學導論》，頁 363。

⁶胡亞敏著，《敘事學》（湖北省：華中師範大學，2004 年），頁 24。

⁷米克·巴爾（Mieke Bal）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Second Edition)*）（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頁 4。

當疾病的成因不明或無法治癒，各種道德、軍事、文化及價值判斷的想像就會加附其上，使患者承受備受歧視的壓力，唯有透過層層撥除隱喻，才能還原疾病的原貌，據此研究者就文本中的身心障礙者及其隱喻所產生的思維模式加以分析，去檢視繪本中對身心障礙者形成負面隱喻思維的符碼，包括信念、價值觀和各種假定，批判性的思考身心障礙者和既得權力之間的關係，調整並重新建構新的立論，來幫助身心障礙者去符碼化，重獲自身的主體性。Inglis 指出：

當我們具有批判意識基礎，即會反省是否受制於權力，並進一步批判新知識所內涵的基本前提。個人若能經此批判轉化，則能透過學習新知識而形成個人新的意義觀點，並經由此新意義觀點能更自由和深入透視現象的真實性，以及發展自我認定的社會行動。⁸

彼得·麥克拉倫也指出：應該要檢視個人的主體性如何從主流文化的觀點中被建構出來，同時既然是被建構的，所以也有重新建構的可能。⁹因此當負面的疾病隱喻在檢驗之後顯得問題重重時，具有批判意識的讀者就能使用知識去協助增強身心障礙者的能力，當知識與社會改革產生關連時，就有可能改善身心障礙者的處境。據此研究者探討身心障礙類繪本創作者在創作中如何透過觀點改變，替身心障礙者建立新的隱喻，改變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看法，以上作為分析依據之相關論述將於各章節說明討論。

貳、研究範圍

研究者選定了以身心障礙族群為描寫對象，並具有故事性的繪本共二十本來進行研究，所選取身心障礙類繪本的書目參考來源有四：一、整理好的主題書單：包括《童書是童書》、¹⁰《圖畫書的欣賞與應用》¹¹中主題圖畫書導覽部分關於關懷弱勢族群的書單；另參考各出版社所選的主題繪本系列，例如遠流—【我會

⁸轉轉引自李宜芳 & 王梅香，〈走出寂靜：從沈默到發聲的教學之路〉，《學校教師的生活世界：批判教育學的在地實踐》，頁 159。陳伯璋·張盈堃主編，《學校教師的生活世界：批判教育學的在地實踐》，（台北：施大書苑，2007 年）。

⁹彼得·麥克拉倫，《校園生活—批判教育學導論》，頁 313。

¹⁰黃迺毓著，《童書是童書》（台北：宇宙光，2003 年）。

¹¹林敏宜著，《圖畫書的欣賞與應用》（台北：心理，2000 年）。

愛精選繪本】中的書目，篩選和身心障礙類有相關的繪本。二、在網路上搜尋關鍵字：以「身心障礙」、「特教宣導」、「繪本」為關鍵字進行搜尋。三、和身心障礙相關的網站：如南光特教園地¹²、身心障礙者服務網、¹³有愛無礙—學情障互動網站中對整理和身心障礙相關的書目。¹⁴四、實徵研究中提供之相關書目：包括《孩子的夢魘與成長—以身心障礙和心靈創傷圖畫書為研究對象》、¹⁵〈特殊關懷與繪本主題閱讀〉、¹⁶〈缺陷世界的缺陷美—圖畫書對「身心障礙」的詮釋〉、¹⁷《圖畫書教學應用於國小學童對身心障礙同學接納態度之研究》、¹⁸《繪本中的生命教育—以和英關懷系列為例》。¹⁹

由於身心障礙類繪本多用於學校進行特教宣導，或透過繪本希望能喚醒一般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重視及瞭解，在此實用價值考量下，研究者所選書目以能在書店或圖書館取得容易為主要選書原則，部分取得不易的身心障礙類繪本並不在研究者的討論範圍當中。同時由於研究者考量會使用繪本進行特教宣導的場域多半是學校，故以學生會常遇到的障礙類別為主，因此採取九十三年所修正的特殊教育法的分類，此法將身心障礙分為十二類，分別是智能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身體病弱、嚴重情緒障礙、學習障礙、多重障礙、自閉症、發展遲緩、其他顯著障礙，而其所稱之身心障礙，是指因生理或心理之顯著障礙，致需特殊教育和相關特殊教育服務措施之協助者。

這十二類身心障礙又可再區分為顯性障礙及隱性障礙，顯性障礙指的是從外觀上及行為上可明顯看出和一般人不同的，智能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

¹²南光特教園地<http://www.nkps.ntct.edu.tw/~tch84/B/b3.htm>，檢索日期：2007 年 12 月 1 日。

¹³身心障礙者服務網 <http://disable.yam.org.tw/resource/other/publication.htm>，檢索日期：2007 年 12 月 1 日。

¹⁴有愛無礙—學情障互動網站<http://general.daleweb.org/>，檢索日期：2007 年 12 月 1 日。

¹⁵謝采純著，《孩子的夢魘與成長—以身心障礙和心靈創傷圖畫書為研究對象》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¹⁶吳淑玲，〈特殊關懷與繪本主題閱讀〉，《國教新知》，第 48 卷第 2 期，2001 年 12 月，頁 50-58。

¹⁷林素珍，〈缺陷世界的缺陷美—圖畫書對「身心障礙」的詮釋〉，《兒童文學學刊》第十期，2003 年 11 月，頁 153-178。

¹⁸吳曉玫著，《圖畫書教學應用於國小學童對身心障礙同學接納態度之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¹⁹黃慧玲著，《繪本中的生命教育—以和英關懷系列為例》，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言障礙.....等等；而隱性障礙則是指其外表看起來和一般人沒什麼不同，但學習上確有嚴重的功能缺陷，其特殊需求也無法經由直接觀察而來，如感覺異常、記憶力、自我覺查能力、問題解決能力.....等等，容易被一般人所忽略，像學習障礙通常都被誤解為不努力，但實際上可能是由於腦神經構造的不同，或認知能力的缺陷所造成的。在特殊教育當中，隱性障礙學生由於不容易被瞭解，因此他們的學習需求也常被忽略，但近幾年來隨著特殊教育的發展，隱性障礙包括學習障礙、情緒障礙、ADHD（注意力缺陷過動症）.....也逐漸受到重視。

研究者在蒐集和身心障礙者有相關的繪本發現，繪本當中所刻畫的身心障礙者形象多半以顯性障礙為主，這應該與特殊教育發展的脈絡有關，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像《十人十色的小青蛙—理解需要特別對待的孩子們》²⁰這種關於隱性障礙介紹的繪本會越來越多。由於研究者所選取的繪本以具有故事性的繪本為主，因此《十人十色的小青蛙—理解需要特別對待的孩子們》並未在研究者選取的書單之內，同時考量到關於隱性障礙的繪本數量不多，因此研究者排除和隱性障礙有相關的繪本，主要是以和顯著障礙有相關的繪本為討論文本。

研究者在這些身心障礙類繪本當中，共選取了二十本和顯著障礙有相關的繪本，包括智能障礙類五本：《好好愛阿迪》、《我的姊姊不一樣》、《受傷的天使》、《超級哥哥》、《誰是蘿蕾特》；肢體障礙類四本：《乙武的禮物》、《城市睡美人》、《珊珊》、《輪椅是我的腳》；聽覺障礙類一本：《我的妹妹聽不見》；視覺障礙類一本：《跟著爺爺看》；語言障礙二本：《只會唱歌的小孩》、《查克 笨！》；發展遲緩二本：《阿虎開竅了》、《小虎也開竅了》；多重障礙一本：《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其他顯性障礙四本：《小駝背》、《天使太用力》、《穿背心的野鴨-寶兒》、《箭靶小牛》。

²⁰《十人十色的小青蛙—理解需要特別對待的孩子們》是特教入門書，以簡要的說明和有趣的插圖呈現發展障礙孩子的想法、行為和困境，並附有醫學解釋幫助讀者認識接納這些具有特殊需求的孩子。落合みどり（落合綠）著/宮本信也（宮本信也）醫學解說/ふじわらひろこ（藤原弘子）圖，游珮芸譯，《十人十色的小青蛙—理解需要特別對待的孩子們》（十人十色なカエルの子）（台北：飛寶文化，2008年）。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以身心障礙文本為主題之相關研究

壹、以兒童少年小說為研究文本

目前針對本土身心障礙類兒童少年小說進行文本研究的有兩篇，分別是 2001 年廖素珠的《九 0 年代台灣少年小說中的身心障礙兒童形塑研究》及 2002 年麥莉的《這是真實的我？智障及情障本土少年小說形象探討》。

《九 0 年代台灣少年小說中的身心障礙兒童形塑研究》中，以文獻分析法、文本分析法及內容分析法，從九 0 年代有關台灣身心障礙兒童的作品中，選出十五本小說及十一篇短篇故事來進行研究，小說部分有《無鹽歲月》、《奔向閃亮的日子》、《我是白癡》、《隨身聽小孩》……等；短篇故事部分有《看不見的友誼》、《打開心窗》、《天敵》……等，這些文本當中，身心障礙兒童出現的類型有七種，肢體障礙、身體病弱、智能障礙、聽覺障礙、情緒障礙、視覺障礙及語言障礙等，廖素珠從三方面討論之，其一針對障礙類別就生理學、心理學及社會學三方面來分析身心障礙兒童的處境；其二討論身心障礙兒童面對問題的處理方式，其三訪談作者，並探究創作者的動機。在這些作品當中除了刻畫身心障礙兒童的形象、凸顯身心障礙者的問題與解決策略之外，同時也表現了對身心障礙兒童的正、負刻板印象。從這些分析當中廖素珠希望能夠達到科際整合，並藉以反應兒童文學界及社會對身心障礙兒童的注意焦點及價值觀和意識型態。

另外，《這是真實的我？智障及情障本土少年小說形象探討》麥莉指出少年小說是社會寫實，也是反映及產生刻板印象的工具之一，因此麥莉選定了九 0 年代智障及情障本土少年小說來進行研究，探究這些作品當中所刻畫的殘障兒童形象是否符合真實的情況？抑或仍存在著扭曲、籠統的刻板印象，對殘障者造成二度傷害？麥莉從三個面向去剖析文本當中對生理特徵（性別、年齡及外貌特徵）、心理特徵（人格特質、行為舉止、情緒反應）及社會特徵（身份地位、受教情形、家庭經濟）的描述，並對作者、專家及智障者本身進行專訪，期能找出所選文本

中哪些是「不真實」，那些是「真實」的呈現，並嘗試提出破解之道。麥莉希望能消除大眾對「智障兒」及「情障兒」的刻板印象，並提醒作家能更真實的呈獻這些殘障兒童的真面目，才能引導讀者更加瞭解及接納他們。

貳、以繪本為研究文本

然而，針對身心障礙類繪本進行研究的並不多。有的研究是將這類繪本融入特教宣導的課程當中，讓它們成為融入教學的媒介，²¹針對身心障礙類繪本進行文本研究有只有謝采純的《孩子的夢魘與成長—以身心障礙和心靈創傷圖畫書為研究對象》，針對身心障礙類繪本進行期刊討論的部分有兩篇，包含：吳淑玲〈特殊關懷與繪本主題閱讀〉與林素珍〈缺陷世界的缺陷美—圖畫書對「身心障礙」的詮釋〉。

在《孩子的夢魘與成長—以身心障礙和心靈創傷圖畫書為研究對象》中謝采純選定身心障礙類繪本 16 本，心靈創傷類繪本 17 本進行研究，從主題、文本分析及圖像詮釋三方面分析討論。文本分析部分包括：敘事觀點、情節與結構、人物角色來討論，圖像詮釋分為圖像和文字的關係、造型與角色的塑造、色彩規劃與傳遞表現來討論。謝采純希望能夠釐清創作者的原意，並期盼藉此研究，呼籲大家一起關心這些不幸的孩子，讓他們走出陰霾，並以健康快樂的心，面對未來人生。

吳淑玲在〈特殊關懷與繪本主題閱讀〉指出，根據文建會 1997 年的統計，繪本佔總童書出版的 42.12%，同時在主題方面呈現豐富且多元面貌，這不但表示我們的社會已經進入了視覺閱讀的時代，在另一方面也表示有許多人使用繪本來增進幼兒對生命經驗的瞭解與啟發，培養同理心與真誠的生命態度。吳淑玲指

²¹這些研究包含：

寧李羽娟，《以繪本引導認識特殊學生課程設計與實施》，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特殊教育教學碩士論文，2005 年。

吳曉玫，《圖畫書教學應用於國小學童對身心障礙同學接納態度之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碩士論文，2004 年。

吳明姿，《圖畫故事教學活動之研究—以關懷主題為例》，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出：除了用心和行動對身邊的人展現關懷之外，關懷應該是不分年齡、對象的。根據市面上出版的童書，吳淑玲將特殊關懷的對象分為：需要做復健的人、聽障的人、顏面傷殘的人、唐氏兒、智障的人、失憶的人、受性侵害的人、罹患癌症的人、需要幫助的人，從這些繪本當中，孩子能從中去吸取正向的生命經驗，同時配合繪本畫面的呈現或輔以電影視訊的方式，能讓孩子從中學習到愛與關懷的力量。另外家長及教師也能使用繪本進行故事治療及多元智能的教學。

林素珍〈缺陷世界的缺陷美—圖畫書對「身心障礙」的詮釋〉中，使用 10 本和「身心障礙」有相關的繪本進行研究，所詮釋的身心障礙者包括智障者、肢障者、視障者、聽障者、憂鬱症、老人失智症等。林素珍分為兩個部分來探討這些繪本，一個是從主題的呈現，包括敘事觀點、情節推展、人物行塑來討論；另一個是從圖像的表達，包括圖像與文字的互動、造型與角色的塑造、色彩規劃的傳達等討論之。林素珍提出結論為：這些圖畫書都是經過精心設計，將身心障礙者的生理特徵、心理狀況、生活適應、可能遭遇的問題以及家屬的心態，用圖文的表達方式，介紹給讀者認識，教導讀者以尊重、關懷、接納的心情面對他們，也希望能藉由這些討論，提供兒童生命教育的課題一個新的思考方向。

上述三篇研究，謝采純及林素珍分析文本的方法，提供研究者思考文本所建構出來身心障礙者的生理、心理及社會特徵，也提醒研究者對於書寫者所呈現的意識型態及注意焦點必須被詳加討論。然而，這三位研究者，多半以正向美好及理想角度來思考身心障礙者及與身心障礙者的相處之道，認為繪本提供了一個很美好的願景，來幫助普羅大眾認識身心障礙者，但本研究想破除這樣的迷思，希望從不同的角度去探討身心障礙類繪本究竟是否能真實呈現身心障礙者的樣貌，也就從批判教育學的角度和疾病與隱喻的相關論述來探討繪本中所建構的身心障礙者的形象。

第二節 疾病與隱喻的相關論述

身為乳癌患者，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使用「反詮釋」的辯證方法，撥除疾病當中粗糙的軍事隱喻、道德隱喻、意欲平息對疾病的想像。她在《疾病的隱喻》中指出肺結核被當成浪漫化的象徵，成為文雅的病（文學作品中茶花女、林黛玉因結核病而死亡的過程都被過渡美化）；而罹癌是不體面且不公平的，是一種對壓抑情感的報復，對不健康生活的懲罰，因此必須被隱藏。但從醫學上來看，疾病就只是病理上的問題，不需要加諸任何隱喻，因此疾病必須從歷史的洪流中解構，脫離社會、文化、政治上的影響，才能還原疾病本有的樣子。²²

當病的成因不明，或無法痊癒時，賦予疾病隱喻，在某個程度上也解除了病患與家屬間的不安與恐懼，得到了一個心安理得的答案。一樣從患者的身份來思考疾病的卜若雅（Anatole Broyard）在《病人狂想曲》中不避諱的去談疾病，在接受疾病的同時他也建議患者樹立自己的風格去戰勝疾病，他要求「雖死猶生」。²³他的好友麥克·文生·米勒說：「安那托視風格為連接永恆的方法，而文學在他心目中則取代了宗教，是對付死亡之道。」²⁴初看疾病，他認為病人看什麼都像隱喻，有罪惡的感覺；再看疾病，他反而能從幽默樂觀的角度，去觀看親友間的憂色，把想像力與藥物一同服食，從疾病文學的啟發當中，為疾病建立自信與自尊的風格。

同樣採取正面姿態迎戰疾病的凱博文（Arthur Kleinman），在《道德的重量——不安年代中的希望與救贖》一書中，他將疾病視為一種真實的道德經驗，所謂的「真實」就是「有苦也有樂」、「常在變動中」、「不完美」、「不確定和危險」，真實道德指的是面臨苦難的生命經驗，個人如何在不改造大環境的條件下，誠實的

²²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刁筱華譯，《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IDS and its Metaphors*）（台北：大田出版，2000年）。

²³安納托·卜若雅（Anatole Broyard）著，尹萍譯，《病人狂想曲》（*Intoxicated By My Illness—And Other Writings on Life and Death*）（台北：天下出版，1999年）。

²⁴亞麗珊卓·卜若雅，〈後記〉，《病人狂想曲》，頁148。

面對危機，從而做出讓生活變得更美好的抉擇。²⁵他在 1988 年的著作《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²⁶中指出疾病的誤解與社會的偏見，造成了病人脆弱的自我。他區分醫者所見的「疾病」(diseases) 與病人所感受到的「病痛」(illness) 的兩者之間的差異，他首先透過病例深入探討患者的病痛感，包括：疼痛的脆弱、生活的痛苦、慾望的挫折、精神衰弱疾、及病痛的烙印和羞恥……等等，接著探討患者對病痛的不同詮釋方式對生活所造成的不同影響，這同時也是真實的道德經驗帶給病患的挑戰。最後，他期許醫者要能重視病患的病痛感，重新調整醫病關係，邁向醫學的心理治療。

沿用凱博文在《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所提出的概念，賴其萬等人在《解開疾病的迷思》²⁷一書中，針對八種在台灣普遍遭到誤解與偏見的疾病加以闡述：癲癇、自閉症與智能不足、愛滋病、過動症、不孕症、精神病、藥物濫用與糖尿病，讓讀者瞭解患者所遭受的生理、心理及社會層面的處境，並削減對特定疾病的誤解與歧視。

鼓勵患者面對真實的道德經驗，期許醫者與一般大眾瞭解患者的處境並減輕對患者的歧視，都代表著將患者至於「他者」的位置，視患病為異於常人的經驗。身為神經醫學教授的奧立佛·薩克斯 (Oliver Sacks) 則以平等的角度觀看聾啞人士，去尊重、體驗與反思他們的文化。他在《看見聲音》提到，在人類世界，少了文字語言的門票就無法開啟與一般人溝通的門，容易過著「幽禁的世界」，因為文字具有定義事物、論析條理、任由主觀操縱的特質，所以聾啞人士也必須學習使用文字，才能增廣對外在世界的感知能力。然而比起文字，手語具有空間運用的優越性，能強化空間辨識的能力，同時手語在靈活度、具體性、鮮活性……等等都優於文字，因此他主張要從醫學觀點(將病狀和缺陷矯正)抽身，

²⁵凱博文 (Arthur Kleinman) 著，劉嘉雯、魯宓譯，《道德的重量——不安年代中的希望與救贖》(What Really Matters—living A Moral Life Amidst Uncertainty and Danger) (台北：心靈工坊，2007 年)。

²⁶凱博文 (Arthur Kleiman)，陳新綠譯，《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The Illness Narratives—Suffering, Healing & the Human Condition) (台北：桂冠出版，1995 年)。

²⁷賴其萬等著，《解開疾病的迷思》(台北：慈濟文化志業，2003 年)。

從文化的角度去審視，將聾啞人士看做擁有獨立文化及語言的族群。²⁸

但聾啞人士和外界接觸時，免不了會活在歧視眼光當中，薩克斯指出：對現狀的難以忍受會反應歷史性的自我意識覺醒，透過教育、抗議、研究及藝術表現，能產生社會改革，讓聾啞人士重拾自尊爭取權益、鞏固聾啞人士本身的族群意識，也讓一般人更願意接受文化的多樣性，體認聾啞人士的文化內涵，塑造一個新的形象。²⁹

《不要叫我瘋子》³⁰的兩位作者派屈克·柯瑞根（Patrick Corrigan）、羅伯特·朗丁（Robert Lundin）都曾經患有精神障礙，他們主要從對精神障礙者被污名化的角度去談偏見和歧視的問題，幫助讀者瞭解污名化的原因，並提供改變社會的策略來幫助患者消除不必要的羞恥感，讓社會大眾對精神障礙者有更多的接納。認為疾病非個人的問題及悲劇，是環境的不是當所造成的，因此要調整的是社會的觀念。

《給山姆的信》的作者丹尼爾·戈特里布（Daniel Gottlieb）具有多重身份，他是一個四肢癱瘓的心理及家庭治療師，也是一個擁有自閉症孫子的爺爺，他希望透過寫給自閉症孫子的三十二封信，引導讀者思考疾病這件事，也希望能讓讀者對身心障礙者多一分寬容及關懷。他認為透過疾病反而激發了患者的潛能，讓患者傾聽外界的聲音；透過疾病，反而引出了更多人性善良的一面。雖然痛苦終會消逝，但並非按照人所指定的時間，因此並不用過渡執著於眼前的困境，重要的是迎向挑戰的姿態，因為「療癒心靈傷口所需的一切，早已經在我們心理」。³¹此外他反對標籤，他認為他只是有四肢癱瘓的問題，而非四肢癱瘓，身為一個人的價值，不能因為標籤而有所簡化、忽略與取代。作者使用輕鬆簡單的話語，祈願能散播更多的愛，讓讀者在面對缺憾時，能做出讓世界變得更寬容、更憐憫、

²⁸奧立佛·薩克斯著（Oliver Sacks），韓文正譯，《看見聲音》（*Seeing Voices*）（台北：時報出版，2004年）。

²⁹奧立佛·薩克斯，《看見聲音》。

³⁰派屈克·柯瑞根（Patrick Corrigan）& 羅伯特·朗丁（Robert Lundin）著，張葦譯，《不要叫我瘋子》（*Don't Call Me Nuts!*）（台北：心靈工坊，2003年）。

³¹丹尼爾·戈特里布（Daniel Gottlieb）著，陳筱宛譯，《給山姆的信》（*Letters to Sam*）（台北：商周出版，2007年），頁131。

更慈悲的選擇。

從桑塔格的論點當中能讓讀者層層剝除疾病的隱喻，反思污名化的背後意涵，並還原疾病的原點；然而卜若雅的觀點在哲思之外，更貼近患者的日常生活，說服病患建立自己的風格去挑戰疾病；凱博文從病人的「病痛」感談起，希望患者及社會大眾能珍視自己的選擇，來減輕患者的病痛感；薩克斯則主張將聾啞人士視為擁有獨立文化的族群，並論及有時必要的反抗也能為受壓迫的聾啞人士樹立新形象；柯瑞根與羅伯特·朗丁從污名的角度談起，希望能從實用的觀點來幫助患者撇開污名；另外，戈特里布則從「愛」的角度著眼，透過殘缺，生命反而圓融。

以上從文化評論、文學藝術、醫學人類學、神經醫學及心理治療的相關論述當中，整理疾病相關之論述，提供研究者以不同的視野來觀看身心障礙者，讓研究者在辯證與反思當中，深化本論文的內涵。



第三節 身心障礙者的命名與立法

壹、障礙名稱的轉變—由社會模式來思考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者生存在社會上，如果由個體缺陷的角度來看，常會被當成是家庭及社會的負擔；在講求效率及速度的工業革命之後，身心障礙者更顯得無用，是不具有生產力的一群人；孕婦在得知自己懷的不是一個正常的個體時，大多會選擇流產；若不幸生下身心障礙者，醫護人員的反應多半令產婦感到不安，同時產婦會產生嚴重的罪惡感及痛苦感，有的政府甚至可以決定這個孩子的去留，「根據蘇聯的法律，父母有權放棄殘障的嬰兒。」³²古希臘羅馬時代，由於身障者是少數族群，同時又容易和貧窮連結在一起，所以法律有權決定身障者存活的數目，而身障者的父母總要背負很大的道德責任。³³

兒童文學的作品當中，不難發現這樣的思維模式所殘存的影子。《青蛙王子》的故事中，醜陋的青蛙唯有變成英俊的王子才有救贖的機會，被公主接納，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美女與野獸》也是同出一轍，醜陋的外表是受了詛咒所產生的，唯有「真愛」才能破除這怪異的形體，還原為正常人的形象；在《秘密花園》裡的男孩 Colin，有著虛弱的身體和暴躁的脾氣，殘缺的身體和不完整的心靈具有一致的形象，靠著 Mary 的幫忙及自然裡的神奇療癒力量，終於放下了輪椅，大步的向前並獲得了自信的力量。在雨果的《鐘樓怪人》中，擁有殘障身體卻懷抱著著高潔心靈的駝背敲鐘人加西莫多，終生還是只能活在備受歧視的壓力之下，躲在聖母院的角落，始終無法獲得心中的摯愛。

大多數的身心障礙者都有這樣的經驗，身上的缺陷原不影響日常作息及觀看世界的思維方式，等有一天他踏出了洞外，面對眾人的眼光及處處受限的環境，才赫然發現自己是如此的不尋常。Michael Oliver與Bob Sapey(1983)認為在個

³² 珍妮·華倫 (Jane Warren) 著，史錫蓉譯，《用左手走路的孩子》(台北：新苗文化，2005 年)，頁 38-41。

³³ 邱怡薇，〈體驗「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即是做在我身上」之精神—五位中年智障者婦女研究省思〉，《神學與教會》，第 28 卷 2 期，2003 年 6 月，頁 285。

人模式的思維底下，完美無瑕才是正常的，而身心障礙者必須突破障礙來適應非身心障礙者所訂立的規範，因此很難發產出積極正向的自我認同。³⁴於是身心障礙者總是活在社會的凝視之下，在罪惡的身軀之下，想辦法去達成對完美、正常形象的期待。

因此Michael Oliver與Bob Sapey(1983)主張社會工作者的服務模式應該由個人模式轉換為社會模式，成為社會工作的新典範。所謂的個人模式是以一般人的觀點來看，將身心障礙設定為個人的問題及悲劇，因此身心障礙者會產生心理調適的機制：包括否認、抗拒、沮喪及復原。所以如果從個人模式的角度出發，可能會使障礙者更加失能，同時心理調適機制的經驗，並不適用於所有人。而社會模式則是強調身心障礙者和社會的壓迫有關，是環境的不適當造成了身心障礙者的不便，因此要調整的是社會，而不是個人。³⁵

另外高夫曼（Goffman）（1963）聲稱：「很明顯地，社會科學領域的人們已經很快地對使用『行為偏差者』（deviant）一詞感到愉悅，就好像這個名詞所應用的對象已經具有等同的重要性，而且足已構成一個整體」。當身心障礙者被其部分的缺陷指稱為全體，被當成社會的負擔，並造成低落的自我認同感時，實際上從社會模式來思考，是障礙的環境限制了身心障礙者的潛能發展。因此政府在對身心障礙者產生命名的同時，也必須從語言學的角度來思考，是否會影響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觀感，甚至造成歧視的可能。林宏熾指出：

若進一步由語言學潛在意圖的詮釋分析，以及批判理論思維典範之探討，此種早期的障礙損傷界定，會因為語言學上與社會學認知上的潛移默化，而造成社會大眾對於障礙者能力不足、缺損、殘障等生理狀況予以合理化與漠視化，而造成潛意識與語言意圖上的實質障礙歧視與不公平的待遇，因而進一步地將身心障礙者邊緣化（marginalized）、少數化

³⁴ Michael Oliver & Bob Sapey 著，葉琇珊、陳汝君譯，《失能、障礙、殘障：身心障礙者社會工作的省思》（*Social Work with Disabled People*）（台北：心理出版社，2004年），頁101-2。

³⁵ 同上註，頁12-28。

(minoritized)、與無聲化 (silenced)。³⁶

1999 年《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原則鑑定基準說明手冊》提到：「目前所呈現的定義文字可謂妥協後的產物，也具備時代性的意義，當我們對這些類別瞭解更多時，定義與鑑定標準將會隨之修正。」³⁷另外簡明建、邱金滿也表示：「由社會對殘障者的觀點來看，已由過去的『低能』、『傷殘』、等名詞，至一九七〇、一九八〇年代所使用的『發展障礙』(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一詞，如今更朝向標記最小的中性及功能姓名詞。」³⁸

1997 年 5 月 14 日所公布的新版特殊教育法，將「智能不足」的名稱改稱為「智能障礙」，從個人身體、心理缺陷上的注意力轉移到整個大環境所造成的障礙及適應上的困難，明顯呈現了較為正向的態度及觀感。

隨著時代的發展及特教相關理念的推動，反歧視及尊重身心障礙者基本人權的法案也逐漸的幫助身心障礙者走出被污名化的迷思。

貳、社會立法的脈絡

早期的身心障礙者是沒有人權的，在古希臘羅馬時代，特殊兒童是遭受摒棄的；基督教興盛後，受到基督教精神的影響，他們獲得了保護，然而在社會上還是遭到漠視的。³⁹在二十世紀中，受到達爾文進化論「適者生存」的影響，德國納粹認為消滅弱勢者能夠減少社會負擔，也是釋放家屬壓力的善行，於是屠殺精神病患、殘障者及失智老人，然而由於文明的進展，現今各國逐漸重視對弱勢者的照顧，也有了福利政策。

在聯合國的努力之下，從 1940 到 1990 這五十年間，身心障礙者已經從被動的接受幫忙，進步到能主動爭取自己的權益，邁向獨立自主的人生。「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確認每個人的尊嚴及價值，當然身心障礙

³⁶ 林宏熾，〈障礙理念之解構與障礙社會模式理論之省思〉，《特教園丁》，第 18 卷 2 期，2002 年，頁 21-35。

³⁷ 張蓓莉編，〈前言〉，《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原則鑑定基準說明手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1999 年 8 月)，頁 2。

³⁸ 林寶貴主編，《特殊教育理論與實務》(台北：心理出版社，2002 年)，頁 95。

³⁹ 同上註，頁 89。

者也有資格擁有憲章及其他人權文件所維護的所有基本人權。1948 年聯合國「人權宣言」針對身心障礙者在第二十五條指出：人人都有「在遭到失業、疾病、殘廢、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況下，喪失謀生能力時，有權享受保障」。

之後，聯合國更致力於反歧視、復健的法案，從社會觀點的角度去思考，使身心障礙者能更全面的參與社會。受到 1960 年代歐洲興起人權運動的影響，帶動了整個弱勢者爭取自身權益，到了 1970 年代，身心障礙者的人權理念更被國際接受了，1975 聯合國大會採納「身心障礙者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Disabled Persons)，鼓勵保障身心障礙者享受政治及公民權利，包括使之能夠自力更生的必要措施。

而 1980 年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失能、障礙及殘障的國際分類」(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Impairment, Disability and Handicap, ICIDH) 從個人器官上的缺陷導致身體無法正常運作，到障礙是因為能力的缺陷無法完成一般人能做的事情，到可能是文化、環境、人際間的關係限制了一個人的角色實現，顯示出如果能提供一個無障礙的環境，障礙者的障礙似乎就不存在了。

緊接著聯合國大會宣布 1981 年為「國際身心障礙者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Disabled Persons, IYDP)，明文規定將致力於取消隔離，政府必須減低環境對身心障礙者的限制，讓身心障礙者全面融入社會。

1982 年，聯合國頒布「關於身心障礙者的世界行動綱領」(World Programme of Action concerning Disabled Persons)。期望能做到傷殘預防、傷殘復健及給予身心障礙者平權的機會。聯合國宣布 1983~1992 為「聯合國身心障礙者十年」(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Disabled Persons)，「激起改善身心障礙現況的行動旋風，強調另闢財務資源、提升教育及就業機會給身心障礙者，增加身心障礙者在國家與社區生活的參與機會。」除了訂定這些相關的法案之外，聯合國也不斷的去檢視與批判這些法令是否有被落實，並採取加強的措施。聯合國大會另於 1992 將每年的 12 月 3 日訂為「國際身心障礙者日」(International Day of Disabled

Persons)，要求政府能落實及實行各項對身心障礙者的法令政策。對於下一個五十年，聯合國承諾「所有人共享的社會」(a society for all)的行動目標仍將持續推展，讓身心障礙者和所有人的生活全面改觀。⁴⁰

跟隨著國際對身心障礙者人權的演進運動，台灣對身心障礙者人權的重視產生立法始於 1980 年所通過的「殘障福利法」，然而當時的「殘障福利法」的內容形同具文，對殘障者沒有實質的幫助，許多法案的內容在法案形成之前早已實施，於是劉俠女士促成了民間的殘障聯盟的組成，在抗議、請願、陳情與參與各項法案制訂的過程中，這才大力的改善了身心障礙者處於依賴者及被捐助者的角色，這些行動也促成政府在 1997 年將此法修訂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針對身心障礙者在健康權、教育權、就業權、福利服務與經濟安全等層面，有詳盡的規範，也因為有這些法令和罰則的規範，身心障礙者在教育、工作上面才能有更實質上的保障。。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在 2007 年進行第三次修法，修訂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此法將原本身心障礙定義方式改採美國（WHO）頒布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定義身心障礙者為其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且因此影響其社會功能者。

原本「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條對身心障礙者的分類方式，是單獨以疾病為障礙類別，分為：視覺障礙者/聽覺機能障礙者/平衡機能障礙者/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者/肢體障礙者/智能障礙者/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顏面損傷者/植物人/失智症者/自閉症者/慢性精神病患者/多重障礙者/頑性（難治型）癲癇症者/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因罕見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者/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障礙者。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第五條重新建構認定指標，是指身體的功能影響其參與活動及社會生活，並經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分為：一、

⁴⁰聯合國社會政策及發展部（Division for Soc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文，齊作毅譯，〈聯合國與身心障礙者——第一個五十年（The United Nations and Disabled Persons -The First Fifty Years）〉，身心障礙者服務資訊網：<http://disable.yam.org.tw/index.htm>，檢索日期：2007 年 12 月 1 日。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二、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三、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四、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五、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六、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七、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八、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權益保護」較「保護」更具積極意義，不單只從殘障手冊單一向度來看身心障礙者，同時對身心障礙者的進行的補助而是使用綜合評估的方式，使社會資源福利更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另外針對身心障礙者所享有的各項權益，是以增進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品質為主，不再偏重金錢補助，用積極的福利取代消極的救濟。

從修法的層面來看，政府對於身心障礙者已從隔離、補助的階段進步到保護、照顧，然後朝著視身心障礙者為一個獨立的個體，促其能獨立的生活。王增勇在 2006 年針對台灣身心障礙者人權指標報告中指出：「受訪者認同身心障礙者是需要幫助的弱勢族群，在許多人權面向不及一般國民所享有的權利，但多數也肯定政府在身心障礙政策上的作為與促成的進步。」⁴¹這代表著社會上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態度及看法有長足的進步。

⁴¹王增勇，〈2006 年台灣身心障礙者人權指標調查報告摘要〉，《人權會訊》，第 84 期，2007 年 4 月，頁 36-39。

第四節 批判教育學的理論內涵

身為一個特教工作者，研究者觀察到身心障礙者受到各種形式的壓迫，這些手段宰制並影響身心障礙者的生活。艾莉絲·楊格（Iris Marion Young）曾提出，壓迫是複製政治、經濟、社會脈絡下，一種結構性、系統性的現象，即使沒有明顯的歧視，壓迫仍然存在。楊格並指出壓迫的五個面向，包括：剝削(exploitation)、邊緣化(marginalization)、無力感(powerlessness)、暴力(violence)、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⁴²社會及歷史並非朝向平等、公義，並改善人類生命的目標前進，相反的，卻受到特定真理霸權所宰制，形成一種摧毀的力量，但卻很少有人去認知並批判這樣的現實。批判教育學者引領人們去思索這些現實，希望能培養具有批判意識的公民，能抵制並改造不公平的社會現象，積極主動的參與「創造歷史」的工作。

一九六〇年代以前的教育學者一向都關心教育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大多樂觀的認為教育能實現社會正義，並有效的促進社會結果的合理轉化，然而在一九六〇年末代以後，批判教育學者卻持相反的態度。英國的柏恩斯坦（B. Bernstein）在《階級、符碼與控制》⁴³一書中指出學校複製了社會的不平等，完成社會控制的目的。另一位學者楊格（M. Young）認為學校的課程和低階層子女教育失敗的關係應該加以討論，不能視失敗為理所當然。法國的波荷狄（B. Bourdieu）認為教育是在維持社會的不平等，並非減少。美國的伊利希（Ivan Illich）認為學校教育促進了階級劃分，並灌輸學生成為商品敗物主義。

這些學者都認為學校教育是社會結構再製的重要工具，在一九六〇、一九七〇年代以後，論述學校教育與社會結構關係的理論，除了上述的再製論之外，還有抵抗論。抵抗論的學者認為學校不僅是再製的機構，也主張學校教育中的衝突、緊張和抗拒，是學校及人類主動性的表現。英國威利斯（P. Willis）認為學生有

⁴²轉轉引自彼得·麥克拉倫，《校園生活—批判教育學導論》，頁 31。

⁴³柏恩斯坦（Basil, Bernstein）著，王瑞賢譯，《階級、符碼與控制》（*Class, Codes and Control*）（台北：聯經，2007 年）。

主動建構文化的能力，在學生抵抗學校教育的過程中，也證明了文化本身具有創作力及生產力；美國的吉魯斯(H. A. Giroux)主張人類並非被動，他同時也建構理論希望能引導學校作為「抵抗」社會結構再製的重要場所。⁴⁴隨著外來學理不斷擴充的影響，批判教育理論不斷的發展，學者們從再製論及抵抗論的爭辯中，逐漸發展出希望能引導社會結構轉化的課程理論。

在理論上，批判教育學雜揉了法蘭克福學派、解釋學派、文化研究、女性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等學說；在內容上，交織了課程、教學、教師、學生、社會結構、多元文化、民主正義等議題。析言之，批判教育學中的「批判」，係指一種「辯證思考的方法」，意在「針對日常生活當中，大家習而不察或理所當然的兩極對立狀態進行辯證思維」。⁴⁵

由於批判教育學雜揉了許多的思想，因此有學者將批判教育學視為場域(field)，而非僵固的學門，批判教育學是一種後的教育學，不侷限在課程與教學的領域，而是指涉對立於現代主義觀點下的教育學。⁴⁶

除了批判與解構的面向之外，行動是批判教育學發展背景中很重要的一環，在巴西對農民進行識字教育的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就是教育改革上的重要人物。他在1963年組成一個教學團隊，教導不識字的農民閱讀書寫，除了技巧的教導之外，他也讓農民的被動性和宿命感開始動搖，更提升了農民參與政治的能力和程度。他在《受壓迫者教育學》⁴⁷中指出傳統上緘默文化，囤積式的被動教育無法培養主動、具批判思考的學生，因此他主張提問式及對話式教學，相信人不是被動接受事物的客體，而是主動的探索者與行動者，透過「對話—意識

⁴⁴黃嘉雄著，《轉化社會結構的課程理論：課程社會學的觀點》(台北：師大書苑，1996年)，頁2-4。

⁴⁵謝廣錚，〈班級社會學方法論的新取向：批判俗民誌的運用與反思〉，《學校教師的生活世界：批判教育學的地實踐》(台北：師大書苑，2007年)，頁79。

⁴⁶張盈堃、郭瑞坤，〈批判教育學只是個名：關於翻譯政治的討論〉，《批判教育學—台灣的探索》(台北：心理，2006年)，頁265-6。

⁴⁷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著，方永泉譯，《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台北：巨流，2007年)。

覺醒—實踐—修正—再實踐」視教育而是一種連續不斷的活動，世界不再是靜態的現實，是未完成且可以改造的。在教學的過程中，他強調覺醒的意識是很重要的，老師和學生要成為自己意義的創作者，對於現實要進行批判性的省察，並透過實踐（praxis）來改變整個被壓迫的狀態。方永泉認為：《受壓迫者教育學》雖以教育學為名，但處理的不僅是教育上的問題，而是語言的力量(power of language)，它主張教育必須藉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意識覺醒，一同從事恢復人性的工作，這本書是為了有熱情，想從事社會改革的激進份子所寫的。⁴⁸

受到弗雷勒的影響，彼得·麥克拉倫提出了「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學」，他根據在加拿大多倫多內城郊區小學的四年教學日誌，完成了《校園生活—批判教育學導論》，這本書從批判教育學的角度針對這個地區提出問題，並進行理論建構。他指出學校教育應以學生的經驗為優先，以學生的問題及需求為一切的起點，從中去分析塑造學生經驗的主流知識形式，並檢驗這些知識，對理所當然的事情產生質疑，才能促進自我和社會集體增能。同時他也提醒教師不能落入「自由派的憐憫」當中，認為自己是擁有強勢和優越文化的人，並使用彌補的態度來教導社會受害者，這樣的教學並無法有效的幫助弱勢者創造他們的形狀。教師必須去重視被邊緣化或孤立團體的「被壓迫的知識」，並型塑希望的語言，投入改造被壓迫團體的工作當中。教師必須做為轉化型的知識份子，發揮特定的社會、政治功能，他指出：「老師如果承擔轉化型知識份子的角色，會將學生視為批判性的媒介，質疑知識是如何生產、分配的，運用對話，並且會讓知識變得更有意義、批判性，以及最終是解放的。」⁴⁹

此外，批判教育學者對道德的面向非常關切，彼得·麥克拉倫指出：「任何一種真誠的教學作為，都必須跟被壓迫、弱勢的團體結合在一起，共同為社會改革奉獻心力，這也代表他們必然站在窮人、少數民族、勞工階級、女性等等這邊

⁴⁸方永泉，〈弗雷勒與《受壓迫者教育學》〉，《受壓迫者教育學》，頁 58-9。

⁴⁹彼得·麥克拉倫，《校園生活—批判教育學導論》，頁 378。

以及要致力於消滅那些導使人類苦難的制度。」⁵⁰他希望能透過愛、希望、謙虛與道德，幫助弱勢者致力於創造一個有希望的社會。

批判教育學是一種工具，讓讀者去反省、理解身處主流文化及非主流文化的邊緣及界線時，代表何種意義；同使主張課程並非政治及價值中立的，課程無法免除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意識型態的影響，也希望能夠藉由課程喚醒個人覺醒，能解放心靈、改造社會，即使使用批判教育學進行教學，教師在教學現場中亦需必須不斷的反省，避免自己的意識型態，又再形成了宰制及壓迫，要言之，教師必須坦承、批判的面對自己身為再製社會不公的共犯本質，並努力提供一種教學方法，來幫助學生在知識及道德上，具有體抗壓迫的能力。

批判教育學主張的是改變社會中主體和客體的辯證關係，認為社會經濟結構是用來服務人群，而非宰制霸權或再製階級。從這個角度來看，教師在引導學生閱讀身心障礙類的繪本時，也應提醒學生當書寫者從不同的性別、年齡、階級、被動、主動的角度來觀看身心障礙者時，受到意識型態、主流文化、霸權的影響之下，可能會產生哪些迷思或再製不平等的狀況？此外，在閱讀身心障礙類的繪本時，應該提醒學生要拋開「正常人意識」，從身心障礙者的社會位置出發，才能夠形成對身心障礙類繪本的批判思考能力，進一步能達到保護弱勢，形成改變社會的力量。

⁵⁰彼得·麥克拉倫，《校園生活—批判教育學導論》，頁 272。

第參章 身心障礙者在繪本裡的形象書寫

長期以來，身心障礙者處於被「凝視」的角色。拉崗認為「凝視」是自我和他者之間的鏡像關係，自我容易受到他人的視野所影響，也會形成「凝視」的關係和權力。⁵¹因此當身心障礙者處於被動的角色之下，身心障礙者對自我的看法，就容易受到他人眼光的折射所影響，這樣消極的態度，更容易滋長「凝視」的暴力。因此，「觀眾研究」及「新女性主義」提出「回眸凝視」(returning the gaze)的觀點來增長原先被凝視者的主體自覺，來顛覆父權眼睛的凝視。⁵²

在書寫當中，也反應此類情況，由於身心障礙類作品的書寫者大多不是身心障礙者，書寫者通常根據自身對身心障礙者的觀察與理解，將身心障礙者再現於文本之中，然而當身心障礙者成為客體，對客觀世界的反應就有可能遭到阻隔及扭曲。

就批判教育學的角度來說，體察身心障礙者存在於社會脈絡中的的何種位置顯得非常重要，這樣才能夠幫助書寫者從身心障礙者的角度，立於一個客觀中立的角度來述說身心障礙者的故事，如此才有可能避免當身心障礙者成為被書寫者/客體時，成為主流價值複製之下的犧牲品；而當書寫者及教師秉持著「我能夠為身心障礙者」做什麼，再來闡述和身心障礙者有相關的文本時，才有可能真正的喚醒讀者的批判意識，完成教育實踐的工作。

在身心障礙類的繪本當中，雖然大多數的身心障礙者在文本當中居於客體的位置，但也有些文本是讓身心障礙者處於主動/主體的位置，研究者接下來透過敘事學當中「聚焦者」手法，探討不同的觀察位置及視角，讓身心障礙者產生哪些不同的面貌。

在《敘事學》一書中胡亞敏將視角分為三個類型，非聚焦型、內聚焦型、外聚焦型。敘述者採取何種視角來述說故事也顯得非常重要，不同視角的採用會影響讀者對人物的親切或距離感，也會構成敘述的層次或空白。

⁵¹廖炳惠著，《關鍵詞 200》（台北：麥田出版，2006 年），頁 120。

⁵²同上註，頁 120。

非聚焦型視角又稱為「上帝的眼睛」，是一種無所不知的視角，觀察者對一切瞭若指掌；敘事者所知大於故事人物，能滿足讀者的好奇心但有時會強化讀者的閱讀惰性。

內聚焦型視角是將事件由一個或幾個人物的感受和意識來呈現，可增進讀者和人物之間的距離，然由於視角的限制，故事會產生某種空白或意蘊，引起讀者的好奇心，它「贏得人們信任的同時也留下了很多空白和懸念，而這些空白和懸念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對讀者的一種解放。」⁵³。讀者可以透過聚焦者的視角去觀看故事，但在聚焦者視角之外的事件，就有賴讀者隨著故事脈絡中的蛛絲馬跡，或讀者本身具備的相關背景知識去猜測與填補，文本中由於視角限制所產生的隙縫強化了讀者在閱讀上的主動性。

外聚焦型視角的觀察者置於人物之外，像一台攝影機，嚴格的從外部保持距離的觀察故事，人物顯得神秘而不可接近。⁵⁴從這個角度來觀察身心障礙類繪本中的人物從何種角度被觀察與被看，可以讓我們對身心障礙者產生不同層次的認識。

本章著重分析在身心障礙類繪本中，透過不同的視角及書寫方式，身心障礙者呈現了兩種樣貌：被凝視的身心障礙者和主動觀看的身心障礙者，以下將分節論述之。

⁵³胡亞敏，《敘事學》，頁 30。

⁵⁴同上註，頁 18-34。

第一節 被凝視的身心障礙者

在《箭靶小牛》、《穿背心的野鴨—寶兒》、《只會唱歌的小孩》、《查克！笨》、《阿虎開竅了》、《小駝背》、《天使太用力》、《我的姊姊不一樣》、《受傷的天使》、《超級哥哥》、《小虎也開竅了》、《珊珊》這些繪本當中，研究者發現讀者並無法從中獲取很多關於身心障礙者的相關資訊，亦即繪本所提供的身心障礙者形象是模糊的，不管是在心理刻畫、人格特質、行為舉止、外貌特徵上，都無法讓讀者更進一步瞭解身心障礙者。

《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一書中提到，確定聚焦者和被聚焦者是很重要的，米克·巴爾說：「因為我們所接受到的對象的形象是由聚焦者所確定的。反過來，聚焦者所表現的對象的形象也會表達出聚焦者自身的某些信息。」⁵⁵因此在閱讀的時候必須注意三個關於聚焦的重要問題：人物的聚焦為何？它是以什麼態度來觀察事物？它是誰的聚焦對象。⁵⁶在細讀文本之後，研究者發現上述身心障礙類的繪本分別採取非聚焦型視角、內聚焦型視角（以非身心障礙手足為聚焦者），與外聚焦型視角來描寫關於身心障礙者的故事，當作者採取某種角度及觀察點來呈現身心障礙者的故事時，在作者的主觀選擇之下，是否會產生某些偏見及限制？以下研究者就這樣的書寫方式可能產生的原因與問題一併加以討論：

壹、非聚焦型視角

《箭靶小牛》、《穿背心的野鴨—寶兒》、《只會唱歌的小孩》、《查克！笨》、《阿虎開竅了》、《小駝背》與《天使太用力》是使用非聚焦型視角的手法來述說故事，這種敘述方式由於敘事者可以從各方面來觀看有關身心障礙者的故事，因此故事的焦點就不一定會落在認識身心障礙者這個部分，同時這些繪本描繪的身心障礙者多半是智力正常，但在外顯的生理上和一般人不一樣，像是肢體障礙者、顏面傷殘者或語言障礙者……等等，因此繪本的重點並不會特別描述這些身心障礙者

⁵⁵米克·巴爾，《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頁 177。

⁵⁶同上註，頁 177。

與眾不同之處，有的會把重點放在當身心障礙者接受了疾病的負面隱喻，困擾了日常生活時，身心障礙者如何掙脫疾病的隱喻，彰顯生命價值的奮鬥歷程；有的會把重點放在一般人如何和身心障礙者相處這個部分。

一、身心障礙者接受了疾病的負面隱喻

在《箭靶小牛》、《穿背心的野鴨—寶兒》的故事當中，我們看到帶有箭靶的小牛及沒有羽毛的寶兒，接受了疾病的負面隱喻，將自己視為異常，一度封閉自己的世界，不敢與外界接觸，並一直活在受大家嘲笑的陰影之下。但這兩個主角卻有著不同的結局，箭靶小牛在全家人的關愛及歌唱大師的賞識之下，重拾信心，成功的成為最受歡迎的小牛歌唱家；但寶兒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寶兒從家人身上只獲得媽媽親手織的羊毛緊身背心，得不到任何心理上的支持，甚至被遺棄在眾鴨南飛的時刻，後來牠搭上了船，自食其力並交了朋友，雖然最後牠落腳在一個不用擔心別人眼光的伊甸園裡，然而這同時也證明了牠還是無法掙脫疾病的負面隱喻，只能在一個被隔離的環境安然的生存。

二、強調身心障礙者家庭的辛勞

在《天使太用力》的故事當中，臉上有「動脈型草莓血管腫瘤」的阡璽，因為疾病飽受生命的威脅與歧視的眼光，在媽媽的愛與悉心照顧下，奔波於醫院與遊戲治療室，使阡璽的病情穩定，並讓阡璽有個成熟的心靈去面對和別人不一樣的面容。在繪本當中，敘事者時常跳出來解釋，中斷故事的敘事線：「每個孩子都有天使守護，上帝特別愛的小孩，天使會用力的親，紅紅的吻痕像草莓。」（跨頁 1）、「一切就像旋轉木馬，只要抱持希望，不幸會轉過去，終會回到幸福的地方」（跨頁 11），同時繪本當中也較著重於描繪母親的辛勞，例如：

「熱熱的血液衝破嫩嫩的皮膚，噴在驚慌的媽媽身上。」（跨頁 2）

「媽媽每天早上五點鐘起床，把藥丸切半磨成粉，不可以貪睡呦，假如阡璽晚半個鐘頭吃藥，就會中毒！」（跨頁 3）

「媽媽每天帶著阡璽到台大醫院，他們一天要跑十個門診！」（跨頁 5）

「看到阡璽自由自在的在公園裡騎腳踏車，媽媽感動的流下眼淚。」（跨頁

從上述的引文可見故事中的母親經過再多的辛苦，看到孩子的成長，都讓她感到欣慰。作者透過這種明示的手法讓一般大眾體會身心障礙者家庭的辛勞，也藉此安慰這些身心障礙家庭，期盼能藉由故事讓他們引起共鳴，感覺不孤單，產生繼續再向前的力量。

三、描寫備受歧視的情境

《小駝背》著重在描寫備受歧視的情境，讓環境襯托出身心障礙者的孤獨感，甚至選擇以死亡做為故事的結局。小駝背只因他的外型異常，就得逆來順受的忍受欺侮：「像這樣的事情，每天都會遇到好幾次的，所以他已經習慣了。如果遇到更不講理的小孩，小駝背只好多做幾次大烏龜翻身給他們看也就罷了」(頁6)，他所住的房子，是被拋在廟後頭空地上的廢棄水泥管，水泥管和小駝背有著相同的身份地位，都是社會上被拋棄一角的無用之物；他只有兩個朋友，一個是曾經將瀕死的瘦弱小貓，另一個是身體瘦小卻富有同情心的高看看。小駝背雖然聰明，但在那個年代卻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他知道螞蟻怎麼覓食，怎麼講話，黑螞蟻和紅螞蟻怎麼打仗。知道金龜子怎麼從土裡鑽出來，再飛到九穹樹。也知道蜘蛛結網的時候，先放一條絲讓風飄去黏住一端，然後怎麼結網的情形」(頁15)。小駝背所有的需求，只能在夢裡獲得滿足，甚至以死永遠逃遁到那夢想中的理想世界。

四、洋溢著接納溫馨與包容的氣氛

不同於被嘲笑的經驗，《只會唱歌的小孩》、《查克！笨》、《阿虎開竅了》的故事背景洋溢著接納溫馨與包容的氣氛。

《只會唱歌的小孩》的故事，對於不會說話只會唱歌的小傑，村民認為「既然有如此美妙的歌聲，說不說話似乎也沒那麼重要了」(跨頁3)。村民的生活圍繞著小傑轉，「他輕輕歌唱，大家就靜靜傾聽，他放聲高歌，大家就歡樂起舞。小傑的歌聲撫慰所有人的心，大家好像包在一個幸福、平靜、安穩的泡泡裡。就這樣，不管在牧場、農田、養雞場或菜園裡，日子過得很平靜、很安詳」(跨頁

4)。這段文字在繪本中出現了兩次，顯示出村民從不要求小傑改變自己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反而珍視上天賦與小傑的天賦，通篇文字充滿韻律與節奏感，詼諧幽默的口吻配合活潑鮮豔的構圖，讓整個村莊充滿生命力。

在現實的生活當中，身心障礙者在身體上並非全然處於弱勢的位置，有些視覺障礙者在音樂上特有天賦，有些聽覺障礙者在繪畫上別有一番功力，有些自閉症者對數字或聲音特別敏感，能過目不忘或將背誦萬年曆，然而這些學者症候群（Savant-Syndorme）⁵⁷的身心障礙者，雖然會製造驚奇感並讓大眾對之有短暫的關注，然而由於這些異秉並不足以顯示一個人的實力，也不易讓人產生長久崇拜之情。這些「存而不論」的現象，並不足以成為獲致權力的媒介向度。⁵⁸因此很少有身心障礙者能像《只會唱歌的小孩》中的小傑一樣，獲得居民如此平等看待的地位。

在研究者看來，繪本裡充滿了對理性知識世界的批判意味，作者建立了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家園，讓身心障礙者使用自己的方式有尊嚴的生活，當智者認為小傑不正常，視小傑的行為「這真是不能理解！不合規矩！不能忍受！」（跨頁8），並將小傑關在地窖要求他開口說話時，小傑沒有反抗，只是「耐心的等著，等待智者能改變心意」（跨頁9），當「什麼都知道，什麼問題都難不倒，什麼事都辦得到」（跨頁5）的智者也無法改變小傑時，驕傲的智者只能帶著亂七八糟的儀器，流浪到一個可以忍受他的地方。作者是否也在某個程度暗示讀者，要放逐心中的智者，真心、平等的看待身心障礙者。

⁵⁷崔佛特（Darold A. Treffert）、華萊士（Gregory L. Wallace）在〈孤島般的兩人天才〉一文中指出：在1789年，美國精神醫學之父拉許（Benjamin Rush），首先描述了一位具有閃電計算能力的富勒先生，但除了計算能力之外，富勒先生對數學並不瞭解；1887年，這種「缺陷與傑出並存」的現象，才被鑑定出唐氏症的唐恩（J. Langdon Down），有更完整個陳述。研究指出，學者症候群以右腦半球功能較為擅長，嚴重缺失的能力則與左腦半球有關。轉引自科學人雜誌網站 <http://sa.ylib.com/read/readshow.asp?FDocNo=91&CL=4>，檢索日期：2008年6月1日。

⁵⁸周慶華著，《身體權力學》（台北：弘智文化，2005年），頁129。

《查克！笨》、《阿虎開竅了》這兩本繪本就不像《只會唱歌的小孩》具有那麼重的批判意味，面對只會說「查克！笨」的查克和什麼事都不會做的阿虎，同伴們只是在旁邊靜靜的等待。畫面呈現阿虎的同伴們在一旁各做各的事，等待阿虎開竅，查克的同伴們在一旁默默的觀察牠，卻也不知從何使力幫助牠（圖 2-1-1），繪本當中沒有呈現一絲嘲笑與不舒服的感覺，也讓讀者隨著故事的軸線牽引，耐心的隨著動物朋友們等待身心障礙者破繭而飛的一天。



圖 2-1-1 《阿虎開竅了》跨頁 2

整體而言，在上述非聚焦型視角的繪本當中，書寫者針對身心障礙者的形象刻畫偏於隱含、間接的、破碎、零散且被動的，讀者不容易從中對身心障礙者得到一個全面而具體的樣貌。

貳、從手足的視角來敘述

《我的妹妹聽不見》、《我的姊姊不一樣》、《受傷的天使》、《超級哥哥》與《小虎也開竅了》都是使用內聚焦型視角的手法，透過身心障礙者手足的眼光去觀看身心障礙者。除了《我的妹妹聽不見》，作者使用平行對照的方式，細膩的刻畫出聽障妹妹的潛力與限制，讓讀者隨著小姊姊走入聽障者的世界並獲致對聽障者的一個清晰輪廓之外（此部份將於下一節討論），在其餘四本繪本當中，由於身心障礙者是被觀察的客體，無法取得主動發言的機會，因此讀者無法真實進入身心障礙者的內心世界；此外在《超級哥哥》及《小虎也開竅了》當中，作者使用漫畫的方式勾勒出身心障礙者的形象，在幽默之餘欠缺真實感；同時書寫的重點置於身心障礙者的手足在面對身心障礙者時的態度及感受，因此也無法幫助讀者真正去瞭解身心障礙者的樣貌。

《我的姊姊不一樣》從弟弟卡羅的眼光去看智能障礙姊姊泰莉，他始終不瞭解為何奶奶和媽媽總是要求他照顧跟愛護姊姊，在他眼中，年紀大的姊姊舉止幼

稚滑稽，容易遭受他人嘲笑：「如果我們打球，泰莉常會接不到；如果我們假裝是探險家，她就像個小鬼似的爬來爬去、搖搖晃晃、又跳又跑；如果我們玩遊戲，她一定會搞錯規則」(跨頁 2)。她分不清楚場合，容易引人側目：「『漂亮、漂亮。』她不斷的說，引來店員的眼光」(跨頁 4)。在遭遇姊姊失蹤的那段心急的時間裡，他突然回憶起姊姊單純善良的一面：她喜歡逗小嬰兒笑，她搶著幫忙洗碗，她喜歡弟弟，她珍惜卡羅給她的一切。透過卡羅的眼光，讀者對智能障礙者的瞭解僅止於此，在壓抑且害怕再度失去的情感之下，卡羅努力的在喜怒哀樂的情緒當中尋求平衡，盡力的扮演好照顧姊姊的角色，但作者在這個部分似乎也暗示成人應該多給卡羅一些心理建設，透過更多的瞭解與協助，才能幫助卡羅更真實的貼近泰莉的世界，不再只是成為一個保持距離的觀看者。另外卡羅和泰莉間的距離感，除了瞭解不夠之外，年齡與性別也是可能的因素，或許在他這個年紀，他還不足以成熟到瞭解姊姊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性別的不同也讓他帶姊姊出門時更加的困窘。

《超級哥哥》也是描繪異性手足間的關係，小妹妹帶哥哥出門時也是會產生困窘感，但讀者卻沒有感受到那麼強烈的壓抑之情，直率的文字映襯出妹妹活潑外放的個性，從畫風當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小妹妹的思緒不像卡羅般敏感細膩(圖 2-1-2、圖 2-1-3)，這樣的風格，也讓讀者能換個較輕鬆幽默的態度去認識智能障礙者。



圖 2-1-2 《我的姐姐不一樣》跨頁 3



圖 2-1-3 《超級哥哥》跨頁 4

透過小妹妹的視角，讀者看到一個可愛又麻煩的哥哥：

哥哥不大會講話，走起路來橫衝直撞的(跨頁 1)

哥哥很喜歡握手（跨頁 2）

我哥哥很喜歡幫助人……通常他都越幫越忙（跨頁 4）

他喜歡跑超級市場……他在前面跑！跑！跑！我在後面追！追！追！（跨頁 7）

哥哥突然一把搶走我的鉛筆、橡皮擦和作業簿，通通丟進袋子裡……我氣得大叫。哥哥被我嚇了一跳（跨頁 10）。

智能障礙者的語言表達能力不佳、肢體動作協調有問題、認知理解能力不足、喜歡正向增強與害怕責罰的形象，從小妹妹的視角當中可以獲得一個大致輪廓上的瞭解。在小妹妹單純的眼光中，讀者看到了討喜的智能障礙者，這屬於一個陌生化的視角。陌生化是將對象從正常的感覺領域移出，給讀者新鮮感，重新構造對對象的感覺；在文學創作中，陌生化是必然的，使用特殊的眼光讓平凡無奇的東西顯現新的魅力。⁵⁹異於複雜的成人社會，小女孩看世界本來就是較為直線式的單純思考。雖然讀者無法從小妹妹的視角認識智能障礙者真實且全面的樣貌，但讀者可以學習使用小妹妹單純樂觀幽默的態度，再去觀看智能障礙者的世界。

似乎年紀大的比年紀小的，女性比男性，同性比異性手足有更寬廣深邃的包容接納空間。《受傷的天使》中的馬雅在面對智能障礙的妹妹時，少了抱怨而希望讀者們一起幫助妹妹能長出新的羽毛，讓她能獨立飛翔。在她的眼



圖 2-1-4 《受傷的天使》跨頁 2

中妹妹很孤單，不會寫作業，不喜歡上課，常常尿褲子還會被同學捉弄欺負，身為家人，媽媽和馬雅也只能被動著擦乾眼淚，堅強的用身體行動來保護妹妹，希望有一天她能獨立自主。從成熟姊姊的視角來看妹妹，讀者對妹妹失能的行為少了抱怨，而多了同情憐憫；繪本畫面裡瀰漫著一股淡淡的哀傷感，深沈的色調重重的壓在讀者的心上，久久揮之不去，也讓讀者感受到身心障礙者家庭的無力氣

⁵⁹胡亞敏，《敘事學》，頁 193-4。

氛（圖 2-1-4）；而開放性的結局設計，讓讀者有更大的自主權去深思：智能障礙者在這個社會當中，應該可以受到怎樣的對待？

《小虎也開竅了》是一個擬人化的故事，繪本裡文字不多，但文圖配合演奏繪本，圖片說明的比文字還多，呈現出繽紛幽默的畫面，並提出了「替代性輔具」的設計，讓人眼光為之一亮。透過阿虎的視角，讀者看到小虎什麼事都做不好：不會丟球、拉小車、搖波浪鼓、吃東西邇裡邇邊而且不會說話。在阿虎耐心的陪伴與教導之下，終於有一天小虎開竅了，但是「他用自己的方式做好這些事情」，包含牠用尾巴拉小車（別人用手拉）、牠將波浪鼓綁在尾巴上搖（別人用手搖）、他用嘴巴吸麵條（別人使用刀叉吃），牠和別人唯一一樣的方式是用手玩球（圖 2-1-5）。

繪本的情節採取對比及概敘的手法，節奏明快的讓小虎從不會到會，繪本裡的人物也被安排為極有耐心及愛心的等待小虎成長，並接納牠與眾不同的方式。比起作者二十七年前的作品《阿虎開竅了》，家人及同伴一樣是等待慢開竅的主角，然而在小虎的教導之下，讀者看到了適性教學的存在：阿虎決定「自己來教小虎。白天，他教小虎丟球，晚上，他教小虎拉小車，……阿虎決定不教小虎應該怎麼吃東西。」文字到此嘎然而止，然而圖片卻幽默的說明了原因（圖 2-1-6）。



圖 2-1-5《小虎也開竅了》跨頁 13 圖 2-1-6《小虎也開竅了》跨頁 10

二十七年後等待身心障礙者開竅的過程進化為適性教學及替代性輔具設計，也帶領著讀者一同見證特殊教育的發展。

在身心障礙類繪本中，從孩子的視角來看身心障礙者手足，讀者可以從外觀及行為上辨認出身心障礙者的特色，然而在有限知的視角之內，從畫面與文字當

中，讀者無法感受到身心障礙者的思緒，身心障礙者也無法跳出說明自己的想法，因此讀者容易對身心障礙者產生距離、隔閡及模糊的樣貌；另一方面，在身心障礙類繪本中，當身心障礙者成為其手足的被觀察者時，讀者也會接受這些視角的限制，從繪本中的觀察者的身份去認識身心障礙者，因此，當觀察者是一個孩子時，讀者也可能只從孩子的觀點去瞭解身心障礙者，因此視角的年齡、性別也形成對身心障礙者認識的斷裂與空白。然而這並不能否定這類身心障礙類繪本存在的功能，作者在選用這樣的視角傳達故事時，重點並非在幫助讀者瞭解身心障礙者，而是著重於身心障礙手足與身心障礙者之間的互動相處。

參、 外聚焦的手法

《珊珊》這本書是使用外聚焦的方式，塊狀、非時序敘述，讓讀者拼貼出珊珊的樣貌。作者為了使情節富有趣味感，透過這種方式製造懸疑感，讓讀者保持距離來觀看這像謎一樣的情節，到最後一頁敘述者才現身說明，原來珊珊坐著輪椅，是個肢體障礙者。在圖畫部分使用色鉛筆畫顯現幽默調皮的風格，配合簡短文字的說明，把小女孩的天真逗趣顯露無遺（圖 2-1-7）。



圖 2-1-7 《珊珊》跨頁 11

作者使用這種敘事手法，主要是強調珊珊和一般小孩沒有什麼不同，並把重點放在和一般人一樣的部分：「這就是珊珊全部的樣子，和我一樣，也和你一樣」（跨頁 12）。這句話乍看之下會讓人體認到身心障礙者的確和一般人沒什麼不同，然而再仔細深思會發現，事實不然，除了這些一樣的部分之外，不管是身心障礙者或一般人，都有和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因此這句話的說服力是有問題的。此外，胡亞敏說：「這種聚焦方式排斥了提供人物內心活動的信息的可能，因此，在這類作品中，人物往往顯得神秘、朦朧或不可接近。」⁶⁰因此，讀者除

⁶⁰胡亞敏，《敘事學》，頁 33。

了體認身心障礙者和一般人一樣之外，並無法增進對肢體障礙者更進一步的瞭解，但若作者強調的是和一般人一樣的部分，認識肢體障礙者的不同相對來說，就顯的比較不重要了。



第二節 主動觀看的身心障礙者

研究者發現在《跟著爺爺看》、《我的妹妹聽不見》、《乙武的禮物》、《輪椅是我的腳》、《城市睡美人》、《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好好愛阿迪》與《誰是羅蕾特》這些繪本當中，讀者能對身心障礙者有較清楚的瞭解。書寫者通常是採取內聚焦型的視角，透過平行對照法、身障者的告白及讓身心障礙者凝視讀者，將身心障礙者立於平等甚至主動的地位，讓讀者對身心障礙者有深刻的印象。透過這種書寫方式，讓身心障礙者運用他們的文化、歷史及社區經驗，來看待主流文化，也引起讀者反思身心障礙者的價值、意義與文化。從批判教育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從身心障礙者的文化主體性為起點的命名、述說過程，就有可能是一種政治表現，有可能激發覺醒意識或產生轉化改革。

壹、 平行對照法的敘述

《跟著爺爺看》、《我的妹妹聽不見》這兩本書透過平行對照法，讓讀者對視障者及聽障者有不一樣的認識與瞭解。

《跟著爺爺看》中，讀者藉由孫子的視角去認識視障爺爺「觀看」世界的方法，讀者並藉此揣測爺爺的個性和心理感受，作者刻意讓讀者和爺爺之間保持距離，產生一種朦朧的美感，但這種距離並非視障者和讀者之間的斷裂，反而是在承認彼此差異的基礎下，以平等的態度去平視身心障礙者。「爺爺的眼睛看不見了，他看房子的方式和我不一樣，爺爺有套屬於自己的『看法』」（跨頁1）。早晨，小孫子約翰的眼睛被刺眼的陽光叫醒，爺爺卻感覺被溫暖的陽光撫摸而醒；二樓的約翰看不到在一樓的奶奶，爺爺卻帶著他聽到奶奶在廚房裡做早餐；在花香、土司香的伴隨下，約翰隨著爺爺「把自己的盤子也變成時鐘，透過爺爺的眼睛吃早餐」（跨頁6）；約翰看到奶奶捏了一個很像爺爺的塑像，爺爺卻教約翰想像自己的手指頭是水流，用手指頭來感覺塑像的輪廓；約翰看到搖曳的樹梢得知風吹的方向，爺爺卻是藉著風拂過草兒和臉龐得知風的方向；約翰用看的，爺爺卻從聲音分辨鳥的種類，從點字閱讀書籍，從手指感覺碗盤是否清潔；約翰看電

視，爺爺用耳朵和音樂聽出畫面的情節；睡前，小孫子透過爺爺的眼睛，聽到大自然的美妙樂音及奶奶慈祥的愛。繪本按照早晨到黃昏的時序寫出爺爺日常生活的樣貌，時而透過靜述的手法在暫停的時間當中，讓讀者去思考深刻的故事意蘊，例如：「他們談話的時候，我的手指變成一條河，流過思考的木頭。這塊木頭會在我的口袋裡過冬，所以當我不在爺爺的房子時，我仍然可以想起奶奶、爺爺和河流」（跨頁 9）。由於爺爺並不是天生看不見的，他未失明前的回憶，也像這思考的木頭般，刻印在心坎裡，約翰也透過爺爺的方式，將回憶留駐在心裡。繪本中的文字的節奏緩慢，色鉛筆素描的畫面靜謐穩重，彷彿讓讀者融入視障者的生活，重新開啟感官來認識另一種生活。

《跟著爺爺看》的繪者黛博拉·雷伊同樣也使用鉛筆素描的手法，讓黑白畫面生動的詮釋了《我的妹妹聽不見》的無聲世界（圖 2-2-1）。

透過姊姊的視角，姊姊一再地重複想告訴讀者有關妹妹的訊息：「我有一個妹妹，他很特別……」（跨頁 1）；「我有一個妹妹，她瞭解我說的話……」（跨頁 8）；「我告訴朋友，我有一個妹妹……」（跨頁 9）；「我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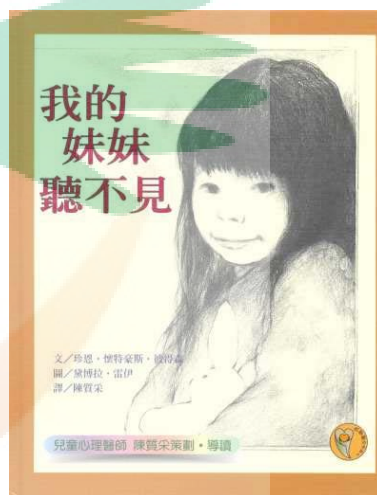


圖 2-2-1 《我的妹妹聽不見》封面

個妹妹，她聽不到……」（跨頁 12）；「我告訴我的朋友，我有一個妹妹……」（跨頁 13）；「我有一個妹妹，她是聽障」（跨頁 15）。文風質樸自然，避免英雄式的頌揚，客觀將妹妹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都如實的加以描繪，將聽障妹妹的故事娓娓道來。透過姊姊的視角，讀者雖然無法深入瞭解妹妹的心理想法，就如同在現實生活當中，一般人也很難理解聽障者的心裡想法，但是姊姊告訴讀者：「如果人們不瞭解她，她的心會疼」（跨頁 8），並進一步的告訴讀者，妹妹可以透過臉或肩膀的肢體語言表達她的情緒感受。敘述者使用對比的手法告訴讀者，失聰的妹妹如何感受生活：她不能唱歌，但她可以感覺彈鋼琴時轟隆隆的和弦；在草

叢找野鹿時，她聽不見聲音，但可以感覺草叢動靜；她發音不清楚，但是一直在努力學說話和讀唇術；她可以感覺身邊貓和狗的聲音，但她聽不見門鈴和電話響的聲音；妹妹怕黑，但她不怕暴風雨的隆隆雷聲；妹妹看電視時不用打開音量，但聊天時有時會大聲喊叫；叫她的名字時她聽不到，但可以透過手腳的碰觸讓她感覺有人在身旁。小姊姊對聽障妹妹細緻的觀察，就如同色鉛筆般細緻而綿密，渲染了畫面，無限延伸。

貳、身障者的自白

游鎮維說：「和一般小說一樣，青少年兒童小說裡的敘事（narrative）是向讀者陳述故事，並『再現』小說世界的人物心理……涉及到敘事『再現』人物心理的可信度的問題。」⁶¹因此若敘述者不是當事者，陳述者就不免會帶有作者的主觀意識，有可能扭曲了當事者的想法，當非身心障礙者述說身心障礙者的心理時，有幾分是非身心障礙者介入的結果？非身心障礙者到底有無權利幫非身心障礙者說話？研究者並不否定由非身心障礙者來書寫關於身心障礙者的故事，但繪本若是經由身心障礙者跳出來主動說明自己的經驗和故事，就有可能讓讀者更貼近身心障礙者的心靈世界。在許多身心障礙類的繪本作品當中，由身心障礙者書寫的作品並不多，研究者所討論的繪本當中，只有《乙武的禮物》、《輪椅是我的腳》與《城市睡美人》是由身心障礙者所書寫的。

《乙武的禮物》的文字作者乙武洋匡本身是肢體障礙者，他希望透過這本書讓讀者瞭解：「勇太並非『特別人物』，而是好同學中的一個。」⁶²透過身心障礙者來述說關於身心障礙者的故事，能讓讀者得到關於身心障礙者心理需求的第一手資料。一般來說，身心障礙者在社會上常會遭遇歧視的眼光，但在《乙武的禮物》一書當中，看到勇太坐輪椅，同學們頂多在剛開始覺得不可思議而已，除此之外，身旁的人都對勇太一視同仁。在現實生活當中，作者乙武洋匡是個樂觀開

⁶¹游鎮維，〈敘事、身份認同與主體性〉，《國語日報》，第四版，2008年5月4日。

⁶²乙武洋匡，〈給這本書的讀者們〉，《乙武的禮物》，頁68-9。乙武洋匡著，澤田俊樹繪，劉子倩譯，《乙武的禮物》（台北：圓神出版學，2001年）。

朗的人，自信的他，早就對自己做好心理準備，因此面對可能的耳語，乙武洋匡也都能將之轉換為積極正向的驅動力，所以讀者在《乙武的禮物》一書當中，看到勇太一次一次的勇敢接下挑戰，並全力以赴，即使失敗了，他也能以客觀的評斷取代自怨自艾，就像他在籃球比賽擔任裁判，卻連連誤判，遭致同學抗議及嘲諷時，勇太很難過，但也承認自己能力的不足：「被和人與吉彥抱怨，勇太認為那是無可奈何的事。因為勇太的裁判技術真的很差勁」。⁶³透過這本繪本，乙武洋匡寫出了肢障者的需求：肢障者和一般人一樣，需要被賦予重要的任務，自尊自信的活著；肢障者也想和大家一樣，不因其障礙就失去了某些參與生活的機會。

然而肢體障礙者並不盡然能像乙武洋匡一樣能自信的接納自己所有的一切，非肢體障礙者也並不一定能以齊頭的平等來觀看身心障礙者，《輪椅是我的腳》的文字作者法蘭茲一約瑟夫·豪尼格由於嬰兒時期疫苗接種錯誤，使他雙腳癱瘓，成為一個肢體障礙者，在《輪椅是我的腳》一書當中，作者呈現了肢體障礙者和非肢體障礙者之間誤解和歧見的可能。

在家裡，瑪姬可以獨立自主的照顧自己，吃早餐時，圖片顯示她可以幫媽媽倒茶，而非媽媽幫她打理一切（圖 2-2-2），然而就在她第一次上街買東西時，眾人對她採取異樣的眼光：路人對她好奇，卻又不敢多問些什麼；在長椅上曬太陽的老太太甚至對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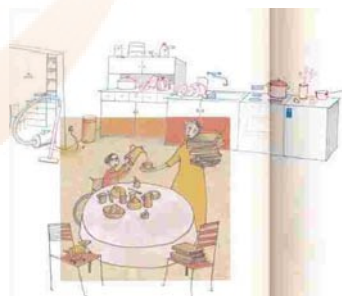


圖 2-2-2 《輪椅是我的腳》跨頁 2

說：「年紀這麼小，就這麼可憐！」（頁 6），讓她非常生氣；超市裡的店員熱心的幫他拿牛奶和水果，卻讓她覺得自信心受損，當胖子西吉拉著他一起走出超市時，故事出現了轉折：她跟之前的老奶奶說：「您也好可憐喔！」（頁 6），還送給奶奶一根棒棒糖，希望她可以快樂的舔舔糖；她主動請路人協助推她上人行道的臺階；她主動向警察先生說明輪椅上臺階的困難，警察先生表示會向市政府反應；她也大聲的說明她是殘障的人，面對異樣的眼光，她一點也不在意了。

⁶³乙武洋匡，〈給這本書的讀者們〉，《乙武的禮物》，頁 36。

《不要叫我瘋子》一書中曾經提到，當故事與傳統的刻板印象不同，故意或非故意強化大眾污名化態度，對社會大眾的影響力較小，但陳述與傳統刻板印象相同的故事一樣會產生問題，最好的方式，是提出與傳統刻板印象略有相同的例子：瞭解傳統刻板化的經驗，承認部分，並包含挑戰污名化的態度。⁶⁴因此，當瑪姬遞給奶奶棒棒糖，希望與奶奶分享快樂時，就如同超市店員給她的協助一般，懂得分享愛卻不得體，在沒有真正清楚對方需求之前，善意有時候會讓人摸不著頭腦。只從瑪姬的世界出發，旁人會感到一團混亂，但若只從一般人的角度出發，同樣也會讓瑪姬感到受傷挫折，只有當瑪姬承認自身的差異，接受部分的缺陷，並主動提出所需要的協助，如同畫面的框線，清楚的將視野框在瑪姬真正所需要的協助（圖 2-2-3、圖 2-2-4）時，才有辦法更進一步的打破刻板印象，讓人瞭解身心障礙者的需求。



圖 2-2-3 《輪椅是我的腳》跨頁 10 圖 2-2-4 《輪椅是我的腳》跨頁 10

《城市睡美人》的文字作者李燕，六歲時罹患小兒麻痺症，本身也是個肢體障礙者，他透過這本繪本書寫了五則身心障礙者的故事，從內聚焦型視角出發，以「我」為觀點，敘述者聚焦於身心障礙者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身心障礙書寫者一方面透過敘事存有敘事治療的功能，李欣倫說：「將疾病敘寫視為一種文學式的診療方式：從隱喻而除魅而治療，記錄了發病到醫療的歷程」，⁶⁵另一方面也能對相同受難者提供陪伴與安慰的功能。當然在身心障礙類繪本作品當中很難

⁶⁴派屈克·柯瑞根、羅伯特·朗丁，《不要叫我瘋子》，頁 246-50。

⁶⁵李欣倫，《戰後台灣疾病書寫研究》（台北：大安出版，2004 年），頁 158。

找到優秀的敘事作品出現，然而比起具有深奧的哲學、美學、藝術品味的長篇文學作品，身心障礙類繪本能在較短時間讓多數的讀者獲得意念上的幫助與肯定。

另外值得討論的是，雖然以內聚焦「我」的觀點為出發點，能拉近讀者和聚焦者的距離，讓讀者覺得有親切感，同時，內聚焦者能「充分敞開人物的內心世界，淋漓盡致地表現人物激烈的內心衝突和漫無邊際的思緒」，⁶⁶讓讀者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心理想法有充分的瞭解，但在《城市睡美人》的故事中，若是將敘述者與聚焦者分開來看，會發現一個問題：雖然是以五位主角為內聚焦者，然而作者對於聚焦者的口吻、情節安排及敘述風格的選擇過份趨於一致；也由於第一人稱內聚焦型視角的限制，必須固定在人物的視野之內，不能介紹自身的外貌⁶⁷，因此讀者只能瞭解這五位身心障礙者的心裡想法，只能看到他們同樣的都在平凡的生活中遭遇困難，並透過努力奮發的精神，獲得生命的解答，因此這五個故事看起來等同於同一個故事。

《敘事學》一書提到：第三人稱內聚焦型視角，是採用故事中某個人的視角，並以第三人稱書寫，故事中存在者兩個主體，有人物的感覺，也有敘述者的編排，胡亞敏表示：「選用第三人稱敘事文在視野範圍上有一定的自由度，即使作品中的敘述者悄然移動一下角度，也不至於像第一人稱敘事文中那樣明顯生硬。」⁶⁸因此如果作者改以第三人稱內聚焦的觀點來書寫這五個故事，就能夠免去以第一人稱「我」為聚焦手法的視角限制，讓讀者對身心障礙者得到更多樣貌的瞭解。

參、身心障礙者凝視讀者

當觀看成為一種權力的象徵時，繪本裡身心障礙者對讀者的眼神凝視，也就意味著身心障礙者對自身產生了主體意識，不再只是屈從於被凝視的地位。在《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好好愛阿迪》與《誰是羅蕾特》這三本書中，出現了讀者被身心障礙者凝視的畫面。

⁶⁶胡亞敏，《敘事學》，頁 28。

⁶⁷同上註，頁 28。

⁶⁸同上註，頁 29。

《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中的珊珊是一個堅強的小女孩，在「我」的敘述觀點當中，流露出珊珊堅強且懂得感恩的一面：

大家最疼我了(跨頁 5)/

阿媽說我要堅強。對！我要堅強。/對，我要更快坐起來！（跨頁 6）/

對！我要更快自己走路！ /我要讓她們知道，我是最厲害的機器女孩（跨頁 7）/

我要加油，讓我的星星更美、更亮！（跨頁 9）。

珊珊不辜負守護神對她的照顧，時刻珍惜與感恩身旁所有幫助過她的人。在畫面當中讀者看到珊珊的兩個眼眸裡出現了兩個守護神（圖 2-2-5），從珊珊的眼眸望出，是否也意味著珊珊視讀者為守護神，「只有你在微笑，只有你逗我笑」（跨頁 2）。特殊的人稱用語，也拉近了讀者與珊珊之間的距離，讓讀者憐惜心疼珊珊，也希望成為珊珊的守護神。故事末了，「賣麵包的帥哥是不是也是你的化身？」（跨頁 9）。更讓讀者確認，只要伸出關懷之心，讀者也能成為珊珊的守護神。這樣特殊的寫作手法，取代了消極的道德勸說與反歧視心態，將身心障礙者立於一個主動出擊的位置：只要「你」肯幫助我，你就是我的守護神。



圖 2-2-5《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跨頁 2



圖 2-2-6《好好愛阿迪》跨頁 13



圖 2-2-7《誰是羅蕾特》跨頁 13

《好好愛阿迪》中的阿強是個唐氏症兒童，在外觀上很明顯的就與眾不同，畫面呈現他吃巧克力冰棒時，巧克力流得滿身都是；當阿強和琪琪穿著短袖、赤著腳丫到池塘邊玩耍時，阿強卻穿著長袖走入池塘裡抓小蝾螈，然而，外表上的與眾不同卻更襯托出他單純無暇的心靈，當琪琪欲伸手遮住自己在水中醜陋的倒影時，阿強卻用自信的眼神看著自己的倒影（圖 2-2-6），並把右手放在心上，告

訴琪琪：「這裡才重要」(跨頁 14)。透過唐寶寶的眼神與話語，更讓讀者深思在模糊了外在體型及智識差異的水中倒影下，擁有一顆溫暖、接納與愛人的心，才是最重要的。

不同於純真憨厚的阿強，《誰是羅蕾特》裡頭的唐寶寶是個會發脾氣、會難過、會害羞、會搞破壞的活潑小女孩。自信的她，在故事結尾時，還回頭斜視讀者，有種凌駕於讀者位置之上的感覺（圖 2-2-7）。在繪本當中，蘿蕾特在畫面中的表現，一直都處於主動的位置：在街上遇到假裝不認識她的哥哥時，她主動且大聲喊叫哥哥的名字；當她大發脾氣過後，取代了斥責，媽媽反而講故事來安慰她和妹妹；當她到達「微笑小學」時，尚未下車，校長就主動帶著同學走向她；在許多畫面當中，她的身型總是佔比較大的篇幅，讓讀者可以一眼就看見她；在巴士上，當她不知道該如何用言語表達時，她就親克拉拉的臉；在騎馬場上，有豐富騎馬經驗的她，帶頭騎小馬，讓普通班的學生跟隨在她後面。這樣的身心障礙者，讓人感到充滿活力且印象深刻。

第三節 在閱讀後重新建構身心障礙者的形象

研究者認為，繪本對於身心障礙人物的刻畫功能遠不及小說，因此若是要從繪本的閱讀當中，來獲致一個清晰的身心障礙者形象，似乎是非常不容易，然而繪本的優勢功能在於能在短時間的閱讀當中，感染讀者的情緒，使讀者轉而同理並認同身心障礙者，因此在閱讀身心障礙類的繪本時，可將重點放在書寫者透過不同的書寫方式，要向讀者表達的重點究竟為何，再去思考產生這些意識型態的思想脈絡背後，是立足於何種的主觀經驗，才能進一步去分析探究這類身心障礙文本，是否能真正幫助身心障礙者脫離污名化的迷思，而讀者在這樣辯證反思的過程中，才能重新建構對身心障礙者的理解，並產生可能轉化身心障礙者形象的改革意識。

在非聚焦型視角當中，《箭靶小牛》與《穿背心的野鴨一寶兒》的重點是要讓讀者看到身心障礙者在倍受嘲笑之後，如何重新拾回信心，自食其力的開啟生命中的另一片天空；《天使太用力》的重點是放在身心障礙者家庭的心酸歲月及奮鬥歷程，希望能陪伴有相同經驗的家庭；《小駝背》主要是透過環境來襯托出身心障礙者的孤獨與無力，透過小駝背的死亡來喚醒對身障者需求的重視。不同於被歧視及沈重的經驗，《只會唱歌的小孩》、《查克！笨》、《阿虎開竅了》這三本繪本就呈現了一個能夠接納身心障礙者的世界，讓讀者轉換思緒，從接納的角度去看待與身心障礙者相處的另一種方式。

比較起非聚焦型視角，由於《我的姊姊不一樣》、《受傷的天使》、《超級哥哥》、《小虎也開竅了》這幾本繪本是透過非身心障礙者手足的觀點來觀察身心障礙者，因此讀者可以對身心障礙者的形象獲得更多的訊息與瞭解，在另一方面，讀者也可以從中看到了不同的年齡、性別的非身心障礙手足對身心障礙者的觀感。另外，《珊珊》這本書透過外聚焦型視角，讓讀者見到一個和一般兒童沒什麼兩樣的身心障礙者。

然而若是想從繪本當中獲得較為清晰的身心障礙者形象，書寫者採用平行對

照法、身障者的告白、以及身心障礙者凝視讀者，較能讓讀者直接觀察到身心障礙者的特徵，甚至進入到身心障礙者的內心世界，在這類的書寫當中，讀者可以看到身心障礙者置於一個主動的位置，使用關於身心障礙文化的語言來述說他們的生命經驗。在《跟著爺爺看》、《我的妹妹聽不見》這兩本繪本當中，透過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對「看」、「聽」方式不同的比較，不但讓讀者能更深入瞭解身心障礙者，也開啟讀者從另一個角度去認識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乙武的禮物》、《輪椅是我的腳》與《城市睡美人》讓讀者更瞭解身心障礙者的內心世界，從身心障礙者所直接產生的第一手資料，較不容易讓讀者誤解及扭曲身心障礙者世界。

但並非每個身心障礙者都能提起筆來自我發聲，像智能障礙者就有其先天上的缺陷，較難以完整的邏輯順序來表達思緒，因此透過書寫智能障礙者，並以第一人稱的表達方式，來呈現智能障礙者的樣貌，像《誰是蘿蕾特》就讓人對身心障礙者印象深刻，雖然不是第一手資料，但這種書寫方式能拉近讀者與智能障礙者之間的距離。

在另一方面，當身心障礙者取回「觀看」的能力時，就意味著身心障礙者在與讀者互動當中取得了主動權，《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好好愛阿迪》與《誰是蘿蕾特》裡的身心障礙者就不再受制於理性與疾病隱喻世界的約束，大方的耀眼的活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第肆章 身心障礙者的負面疾病隱喻

正常者和加上烙印者不是人而是觀點。

-Erving Goffman⁶⁹

看到身心障礙者時，人們最常想到的是什麼？

「低能兒」、「智障」、「白癡」、「瞎子」、「聾子」、「喜憨兒」、「瘋子」、「怪物」、「神經病」、「醜陋」、「恐怖」、「噁心」、「跛腳」……這些名詞的背後都隱藏著一般人對這些非常態世界的觀感，人們大多以正常世界的角度出發，來俯視這些身體上、心理上和我們不同的人。

維高斯基（Lev Vygotsky）認為個體最終要成為一個符合社會文化要求與期待的成員，因此若將障礙兒童置入此一觀點來看，使障礙兒惡化的原因，並非源於其本身的缺陷，而在於與社會的互動過程當中。⁷⁰因此當一般大眾對身障者產生了命名、刻板印象與標籤的同時，除了會影響與身障者的相處行為之外，也會影響身障者觀看自我的角度，甚至產生自我應驗的預言。另外，蘇珊·桑塔格也指出：

任何疾病只要成因不明、治療法無效，就容易被意義所覆蓋。首先，種種可怕主題（腐敗、墮落、污染、社會的反常狀態〔anomie〕、弱〔weakness〕與病相連。病成為隱喻，然後，以病之名（即用病為隱喻），該恐怖被置於其他事物。病成為形容詞。某事被說成像病般，意指它是噁心的或醜陋的。

71

因此，當「你是白癡」、「你是智障」、「你是神經病」、「你耳聾了」……等等罵人的話語出現，即意味著身心障礙者的形象被種種負面的疾病隱喻所覆蓋。而當身心障礙者接受烙印的羞恥感，又接受文化上建構出的他者形象，他就有可能

⁶⁹轉轉引自凱博文，《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頁 171。

⁷⁰轉轉引自黃文慧，〈標籤與雙重特殊學生〉，《特殊教育季刊》，第 94 期，2005 年 3 月，頁 27。

⁷¹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頁 75-6。

期待及應驗人群的嘲弄及貶抑，在自我呈現上就容易產生自我否定的心態，更會影響身心障礙者完整個體的發揮。

然而蘇珊·桑塔格也承認要在「未受隱喻污染的疾病王國定居是件幾乎不可能的事。」⁷²所以無論是身心障礙者或非身心障礙者，必然都會受到疾病隱喻的影響，當身心障礙者被當成一種疾病來看待，並被一般人劃上一道聖圈隔離時，書寫者在繪本中是如何呈現身心障礙被隔離、排斥的景象，此外，當疾病的負面隱喻覆蓋了身心障礙者本有的能力，繪本內的身心障礙者採取的對應方式為何？這樣的書寫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是否也呈現作者對身心障礙者的認知及意識型態？研究者在本章除了分節來探討上述問題之外，更積極的是希望從客觀的角度來思考批判，身心障礙者在這些負面的疾病隱喻之下，如何脫離這些負面的疾病隱喻。

⁷²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頁9。

第一節 身心障礙者之烙印與書寫

壹、身心障礙者之烙印與羞恥

當身心障礙者殘缺的形象加上想像及象徵的文化意義之後，身心障礙者身上的疾病就成了病痛。疾病是從醫生的觀點見到的問題，但病痛卻和患者與社會互動中產生種種不適的心理感受有關，包括自尊心的受損、哀傷、羞恥、不被瞭解等和整個生活史有關。長期病痛者會在加劇期（症狀惡化）及沈靜期（殘障情況較不具破壞力），兩時期之間擺盪的傾向，當環境的障礙減輕、社會的支持增加、患者具備較好的自我歸因時，較容易擺向減輕的一方；反之，則會助長傷害生理心理平衡的惡性循環。⁷³於是，當社會大眾偏頗的認知加上身心障礙者被烙印的羞恥感，就有可能助長身心障礙者成為真正的弱勢者。

當疾病形成了一種符碼、隱喻，不再只是單純指稱生理、心理狀態的失衡時，身心障礙者就容易成為弱勢者，一般大眾也在隱喻性的想像思考當中，疏遠了與身心障礙者間的距離。

蘇珊·桑塔格認為，疾病必然和隱喻脫離不了關係，因此要避開隱喻性的思考，拔除對疾病的想像關係。⁷⁴亞里斯多德說：「隱喻在於給事物一屬於別的事物的名字。」⁷⁵因此隱喻不代表疾病，並需要在撥離層層的隱喻思考之下，才能見到疾病的本來面貌。在特殊教育當中，當智能障礙、學習障礙……等成為一種標籤時，這些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標籤，只會對我們造成誤導及誤解，所以當語詞成為描述經驗的標籤，就會產生很大的問題。⁷⁶因此當瘋癲被確定為一種精神疾病，即代表了常/異之間對話的破裂，也確定了早已存在的分離。於是瘋癲的人就交給醫師處理，正常／瘋癲之間共同的語言已不再有；同時，瘋癲的人只

⁷³凱博文，《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頁 2-6。

⁷⁴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頁 9。

⁷⁵同上註，頁 108。

⁷⁶蔡克容，《特殊教育師資培育中視覺思考體驗課程設計之研究》（台北：台北教育大學，2007 年），頁 70-1。

能服膺抽象的理性與社會交流。⁷⁷取代了平等的對話，一般大眾與身心障礙者的距離正在相互疏遠。當人們說：「他是唐氏症」，即切割彼此是不同種類的人，甚至帶有優越貶抑的價值判斷，米歇爾·傅科說：「人們在排除它的同時，亦必定在它四周劃上一道聖圈。」⁷⁸在教育上，身障孩子就交給特教老師去處理，在醫學上，精神障礙者就是精神科醫師的責任；診斷的結果取代瞭解的過程。當身心障礙者被貼上標籤之後，便意味一般大眾與身心障礙者之間逐漸減少有效溝通、相互對話與尊重瞭解的機會；當一般大眾從「縫」中而非全面性的角度去瞭解身心障礙者時，就容易受到刻板印象的影響，對身心障礙者造成不全然正確的認知。

然而，刻板印象也不盡然都是負面的，《不要叫我瘋子》一書中指出：「刻板印象並不一定是負面的，但是，污名化卻代表對一個群體有著負面的刻板印象。」因此一般民眾會對精神障礙者採取三種污名化的態度：恐懼與排斥、權威主義、慈悲。⁷⁹在此研究者所指的刻板印象，是針對身心障礙者的負面刻板印象而言。因此當身心障礙者被污名化時，一般民眾容易認為身心障礙者是危險令人害怕的，工作時會拖累一般人的進度，同時也認為身心障礙者沒有自主做決定的能力，欠缺無生活自理的能力，需要幫忙照顧。

貳、繪本書寫有可能再度導致身心障礙者失能

身心障礙類繪本是幫助讀者認識身心障礙者的一種管道，這類繪本的創作者，通常都是與身心障礙者有相處經驗的人，像特殊教育教師、身心障礙者家屬或身心障礙者本人，謝采純將身心障礙類繪本的主題分為七大類：（一）尊重不一樣的生命（二）呼籲大眾給予身心障礙者更人性化的生活空間（三）真心接納、愛、包容與關懷（四）關一扇門、開一扇窗（五）重申特殊教育的必要性（六）

⁷⁷這種理性就是社會秩序、肉體和道德的約束，群體的無形壓力以及從眾（Conformity）的要求。見傅科（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楊遠嬰譯，〈前言〉，《瘋癲和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台北：桂冠出版，1992年）。

⁷⁸米歇爾·傅科（Michel Foucault）著，林志明譯《古典時代瘋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台北：時報文化，1998年），頁9。

⁷⁹派屈克·柯瑞根、羅伯特·朗丁，《不要叫我瘋子》，頁38。

認識憂鬱症的本質（七）認識「老人失智症」並呼籲社會重視老人問題。⁸⁰這也代表身心障礙類繪本創作者企圖藉由繪本讓讀者瞭解身心障礙者，進而接納身心障礙者。

蘇珊·桑塔格指出：「點出一個地獄，當然不能完全告訴我們如何去拯救地獄中的眾生，或如何減緩地獄中的烈焰。然而，承認並擴大瞭解我們共同的寰宇之內，人禍招來的幾許苦難，仍是件好事。」⁸¹透過身心障礙類繪本作品，讀者可以瞭解身心障礙者的處境，反思個人及社會對待身心障礙者的態度，再以全新的眼光去看待身心障礙者。

然而，繪本創作者在陳述身心障礙者的故事時，可能有其道德目的：解構社會關係帶給身心障礙者的壓迫、尋回良善的核心生命價值、指責社會的不公及個人被壓迫的經驗，而這些被陳述的生命故事有可能扭曲真實病痛所發生的情境，故事重點旨在彰顯這些生命故事帶給人的啟示。⁸²因此繪本創作者所刻畫的內容，並不全然能代表身心障礙者的樣貌，在經過創作者主觀意識及價值觀的篩選過程中，創作者的觀點有可能模糊或清晰讀者對身心障礙者的認識，所以成為一個傳遞訊息的人，必須盡量保持中立客觀的立場。認定身心障礙者是弱勢的一方需要強者伸手援助，或勾勒一幅太平盛世的理想願景，這些太過單純的無知，無法讓人真正從身心障礙者的角度體察身心障礙者真正所需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烙印及羞恥感有可能造成身心障礙者失能，「操作型權力」的濫用亦可能造成失能。羅洛·梅強調，儘管在某些情境是有必要使用操作型的權力，但由於牽涉到人的意識問題，應該要盡可能的節制，否則會使原本無能的人更加逃避面對自身的問題，落入史金納的烏托邦計畫。⁸³身心障礙者如果

⁸⁰謝采純，《孩子的夢魘與成長－以身心障礙和心靈創傷圖畫書為研究對象》（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18-42。

⁸¹蘇珊·桑塔格，《旁觀他人之痛苦》，頁129。

⁸²凱博文，《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頁49。

⁸³羅洛·梅指出：權力的種類分為五種：剝削的權力、操縱的權力、競爭的權力、滋養的權力、整合的權力。其中操縱的權力最顯著的範例就是史金納（B. F. Skinner）的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操作制約以動物實驗為基礎，在智能障礙者身上有令人滿意的成效，諸如智能遲鈍兒童、發育遲緩的精神病患、犯人，以及特定領域的神經症病患。在鴿子身上當然也行的通。

無法真實的去面對自己內心的恐懼、焦慮、害怕、憤怒、喜悅，甚至將這些情感壓抑在行為之後，一再討好老師及社會大眾成為一個符合單純、善良形象的乖孩子，這些身心障礙者便始終無法真正獲得權力；身心障礙類繪本創作者若只扁平化的描寫天使般善良形象不懂抗拒的身心障礙者，只會造成身心障礙者更失能，博取的是讀者的同情憐憫而非尊重瞭解。

批判教育學者所關注的重點是：「教科書、課程內容、課程教材內的敘述、討論和再現方式，以及在教室現場所體現的社會關係，究竟如何有利於主流階級團體，排斥從屬弱勢團體。在這一點上，它們往往特別強調潛在課程的觀念。」⁸⁴雖然許多人都知道不要歧視身心障礙者，然而課程受社會階級、文化和權力之間的影響，不免會受到意識型態的影響，在「不要歧視身心障礙者」的正式課程之下，有許多未被公開討論的潛在課程是不自覺滲透影響並再現社會的不公。身為教師應該要注重這些潛在課程所衍生出的價值、態度及行為模式，除了帶領學生去批判身心障礙繪本裡所隱含的主流霸權意識之外，更應在課程安排上，盡量避免會導致對身心障礙者產生負面意義的潛在課程。

在身心障礙類繪本中身心障礙者接受疾病的隱喻，承受外界歧視的鏡頭時常出現，於是當身心障礙者成為「他者」，處於邊緣、弱勢、歧異的情境之下，身心障礙類繪本從哪些向度去描繪身心障礙者處裡歧視/自我權力之間的問題，這樣的描繪反應了那些觀念，抑或有可能形成那污名化現象，以下將以繪本實例來探討其中所隱含污名化現象。

這些族群的自發性多數已有障礙，或無法有效表達，所以必須用到操縱的權力原則。」見羅洛·梅（Rollo May）著，朱侃如譯，《權力與無知》（台北，立緒文化，2003年），頁121。

⁸⁴彼得·麥克拉倫，《校園生活—批判教育學導論》，頁304。

第二節 界線的劃分—登上「瘋人船」的流浪者

「瘋人船」出自於具有神話主題的古希臘史詩，透過航行，典範上的英雄可能獲得財富，即便沒有獲得財富，也可能成為民眾崇拜的偶像。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很多藝術作品描述這些具有浪漫或諷刺意味的舟船故事，然而在實際生活上「瘋人船」是真實存在過的。瘋人當時常在城牆外漂泊，或被交給商人和朝聖者的團體，瘋人們跟著這些人在不同的港口流浪，透過水域，人們確信瘋人將會遠走他鄉；水域本身也隱含著「淨化」的價值，淨化了瘋人的出生地；而航行使人面對不確定的生死命運，當瘋人下船時，他將從原本的世界成為另一世界的人。對瘋人來說，大海是廣闊的，旅程是不確定性的，在這樣自由開放的途徑裡，他卻成為旅行的囚徒，他將去一個未知的地方，一旦下了船，沒有人知道他來往何方，只有在這兩個都不屬於他的世界間，才有他的真理和故鄉。⁸⁵

《穿背心的野鴨--寶兒》是約翰·伯寧罕（John Burningham）筆下一出生就沒有羽毛的野鴨，醫生建議寶兒的家人替她織些羽毛補救，於是寶兒媽媽馬上替寶兒織了件羊毛緊身背心，然而當寶兒穿著背心到同伴面前時，卻被嘲笑了一番，由於擔心再度受傷，到了該學飛和游泳的季節，寶兒放棄了學習，也因此喪失了南飛的機會。和家人失散的那天夜裡，寶兒選了一艘沒有點燈的船，踏上了新的旅程。

醫生明白除了羽毛之外，寶兒所有的一切都很正常，然而他還是希望寶兒盡可能的和正常人一樣。作為一個母親，她選擇接受專業人士的指導，掩飾寶兒外表上的缺陷，除此之外，她以忙碌來逃避問題。在許多身心障礙類的繪本當中，身心障礙者的家人有的會付出加倍的愛心與關懷，來幫助身心障礙者度過備受歧視的難堪，像《箭靶小牛》、《受傷的天使》、《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天使太用力》……等等，然而讀者卻無法在繪本當中，看見寶兒的媽媽對寶兒有任何肢體或口語的支持與愛護，當然她也無法幫助寶兒面對受歧視的窘境，這造成寶兒其

⁸⁵米歇爾·傅科，《古典時代瘋狂史》，頁 14-20。

他正常的器官，連基本的能力都無法發揮。母親病態上情感的執著，不只會影響孩子的進步，也會讓孩子心理產生障礙，無法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有時甚至不是因為其缺陷的緣故。⁸⁶

寶兒心理上對殘破身體的恐懼，讓她將自己封閉了起來，眾鴨南飛的那天，沒有人注意到寶兒的存在，她被遺棄了，流浪成為她的宿命，於是她登上了這艘「瘋人船」，她不知自己會到達那裡，下了船之後也沒有人知道她從那裡來。然而水域淨化了她的生命，脫離了原本的世界，寶兒和船上的人們成了朋友。彼岸到了，她終究還是得從這個「過渡站」下船，被船長安置在皇家植物園。寶兒被水手帶來這個地方，在這裡「失蹤」了，於是她的家鄉擺脫了她。

這是一種監禁，寶兒被船長放入皇家植物園的欄杆裡，即將和各式奇特的鳥兒住在一起。「皇家植物園裡的野鴨不介意寶兒沒有羽毛，因為園裡早就住著各式各樣奇特的鳥兒，沒有鴨子會笑她那件灰色的羊毛背心，大家都對她很友善，……」（跨頁 15）。寶兒在這個友善的地方學會了游泳，快樂的生活，船員們答應會再來看她，這代表了寶兒不具有行動自主的能力，她只能在這個被劃分過的區域繼續生存。

這是一則故事，也隱含了瘋人被驅逐的習俗及儀式，直到今日，即便有形的監禁圈圍消失了，人們意識中的劃分、排拒和淨化的反應，卻始終存在，身心障礙者始終在部分的身體障礙底下，讓身心靈都承受了高於這些障礙的歧視與界線劃分。

⁸⁶阿德勒(Alfred Alder)著，劉樂群譯，《面對問題兒童的挑戰》(*The Pattern of Life*) (台北：志文出版，1999 年)，頁 83。

第三節 身心障礙者的無知、失能與壓抑

在污名化的思維底下，除了劃分、排拒與希望能淨化身心障礙者之外，有些繪本將身心障礙者刻畫為無知、失能與自我壓抑的形象。

壹、無知的姊姊

《我的姊姊不一樣》的故事以卡羅的口吻寫成，他有個智能障礙的姊姊泰莉，純真無知的泰莉常被人訕笑但卻不以為意，感到困窘的總是處在一旁的卡羅。卡羅說：「其他的小孩嘲笑他，她不在意，但我很在乎」（跨頁 2）。畫面補充說明了一切：泰莉開心的玩著不合年齡的跳格子遊戲及獅子玩偶，不協調的手腳肌肉活動及無知的臉龐讓她成為眾人取笑的對象：後方小女孩有的掩鼻竊笑，有的仰天長笑；男孩們則不懷好意地使用睥睨的眼神等待她出洋相。泰莉沉浸在自己的快樂世界當中，而卡羅則是背對眾人，手插在口袋中一臉沮喪的望向地面（圖 3-1-1）。在購物中心買送給奶奶的聖誕禮物時，一旁店員及顧客對泰莉不解的眼神也使卡羅洩氣不已，只想趕緊結帳逃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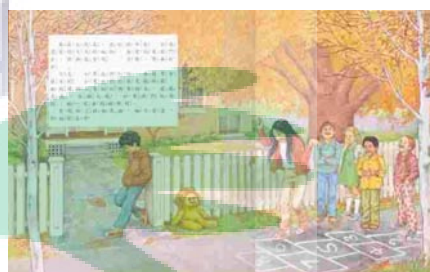


圖 3-1-1 《我的姊姊不一樣》跨頁 2

面對生活經驗和我們不一樣的他者，在尚未深入瞭解之前，有的人選擇先保持距離觀看；有的為了保護及鞏固自己的地位，會有歧視態度甚至武力恫嚇的行為出現。在繪本中和泰莉呈現良好互動的是一個小嬰兒，這暗示了歧視和偏見是社會教育下所形成的產物，在嬰兒單純無邪的心靈上，分別心是不存在的。同時透過泰莉和小嬰兒的互動，讓嬰兒的母親及卡羅從新的角度去看泰莉的優點。

在泰莉的眼裡，世界是美好的：在自得其樂的遊戲過程中；在觀看購物中心的美麗商品時；在寫生日卡片給我「親愛的弟弟」時；在她眼裡，嬰兒是個「好娃娃」。在繪本中極少發聲的泰莉，透過作者文字的鋪陳與畫面的描述，呈現了單純、沈靜、善良的形象。

但這樣的描述呈現了一種「無知」的危險。世界不盡然美好，智能障礙者也

有自己的七情六欲。羅洛·梅（Rolly May）提到：

保持兒時態度不變的無知—例如天真童稚的無知、泛愛眾人的無知、沒有焦慮或咎責、過渡簡化誠實的無知—所有這些無知儘管迷人，基本上卻與現代世界格格不入。這樣的無知，會在任何一張像賴瑞般清秀、開朗、潔淨的容顏上出現；這樣的無知，會希望自然聽到我們的需要，不再中性，使我們免於傷害。這是不負責任的無知。⁸⁷

作者扁平刻畫無知的智能障礙者，再現身心障礙者的與眾不同：不懂得防衛、不會表達自我情緒、易受欺負、天真幼稚，更加深社會將智能障礙者視為「他者」，易讓讀者產生對身心障礙者的同情與憐憫心理，更造成真實認識與尊重身心障礙者的距離感。

貳、失能的妹妹

《受傷的天使》中智能障礙的妹妹從小就受盡欺負，她認知能力不好，不喜歡上學又會尿褲子，同學常常取笑她。「還有小朋友對她惡作劇」（頁 10）、「晚上，我常常看到媽媽在哭」（頁 13）。簡短的文字搭配著圖畫一起述說著故事，圖上渺小的妹妹和巨大的椅子上的膠成了顯眼的對比（圖 3-1-2），而夜晚，堅強的媽媽在刷洗褲子時流下的眼淚，被躲在後面的馬雅看見（圖 3-1-3）。「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頁 14）、「一路上，我緊緊的握住妹妹的手」（頁 16）。作者馬雅使用八格漫畫的形式呈現妹妹被小朋友欺負的樣貌（圖 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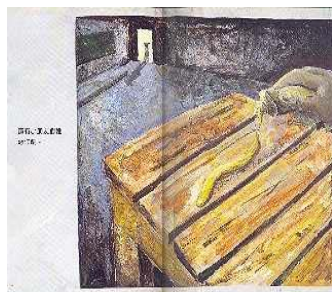


圖 3-1-2 《受傷的天使》
跨頁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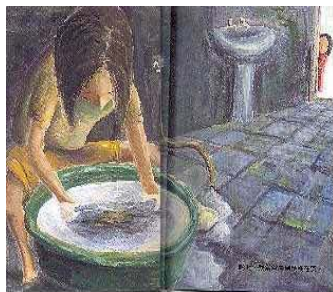


圖 3-1-3 《受傷的天使》
跨頁 6



圖 3-1-4 《受傷的天使》
跨頁 7

⁸⁷ 羅洛·梅，《權力與無知》，頁 63。

大姊姊制止了這場悲劇，把躲在牆角的妹妹，帶離受傷的處境，整個畫面和渺小的人影相對，呈現回家的路好漫長（圖 3-1-5）。

從圖畫裡明顯的看到妹妹和一般人不一樣，當其他的同學在一起跳舞、溜狗、看書、拉小提琴時，她總是孤獨的發呆站在一旁（圖 3-1-6）；當其他的小朋友在上課時，空蕩蕩的椅子對照出妹妹在戶外玩盪鞦韆的畫面，更讓她和一般人顯得格格不入（圖 3-1-7），於是衝突與歧視便不可避免的展開了。



圖 3-1-5 《受傷的天使》跨頁 8



圖 3-1-7 《受傷的天使》跨頁 3



圖 3-1-6 《受傷的天使》跨頁 1

更讓妹妹顯得弱勢的是，她在繪本裡是個無聲且被否定的角色，在姊姊的刻畫中，她和別人的妹妹「不一樣」、她「不會」寫作業、她「不喜歡」上課、她常「尿褲子」、小朋友對她「惡作劇」，在這樣負面形象的刻畫裡，有可能也成功的「暗示」及「應驗」妹妹的無能，甚至影響了妹妹實際上的表現。

在另一方面，智能障礙者在面對衝突時，常被刻畫為縮在角落的一端，等待強人的救援，這樣的描繪通常使得她的形象更顯得無能、弱勢。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拯救者並不會時常出現在智能障礙者身邊，智能障礙者也並非總是無聲的默默忍受這一切，有的甚至具有攻擊性。羅洛·梅指出：「肯定自我的堅持，或

甚至時而會有的侵略，在發展愛的人際關係中不僅不可避免，也是健康的。」⁸⁸

對智能障礙者來說，避免受到歧視的方式之一，是讓智能障礙者成為一個有自信及有自覺的人，在面臨危險時，能捍衛及保護自己的權利，若是智能障礙者能合理的行使這些權力，面對衝突時，他就能更尊重及愛惜自己。

媽媽希望姊姊能夠幫助智障的妹妹「長出新的羽毛，讓她也能獨立飛翔」(頁24-5)。妹妹是否能獨立飛翔？文本沒有多做解釋，留給讀者很大想像的空間。然而在後記的部分，研究者看到馬雅的妹妹在心路基金會成長許多，妹妹開始主動整理家中的衣服、成為全家人的小老師、有了生活目標、自己賺錢、慢慢獨立自主。透過自我行動能力的增強，妹妹也變得更有自信、更快樂。

這樣的後記，彌補了「失能的妹妹」的缺憾，讓讀者不再只是看到身心障礙者處於弱勢的一面，身心障礙者也能獨當一面，認真的在家庭及工作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參、壓抑的無名氏

黃春明的《小駝背》是在民國八十一年完成的，那是一個特殊教育尚未發達的年代，時空背景和現在也相差很多，但身心障礙者所遭受的烙印羞恥體驗，在現今許多人的生活裡是不陌生的。羞恥感使小駝背完全的將自己與外面的世界隔離，在寂寞的生活裡，缺乏與人接觸的感覺，即便被欺負，他也選擇忽視自己的感受，馬上將痛苦經驗從記憶裡掃除，並將肉體上的疼痛視為習慣。這種逃避的心態，更讓他忘記自己的名字。對小駝背來說，他封閉無人探望的生活，無寧就是一種死亡，他的存在，只有對高看看來說產生意義，在這個世界當中小駝背成為一個隱形人。

只有在虛構幻想編織的夢境裡，才有一個真正屬於小駝背的世界。夢揭露了一個事實：理性如何脆弱或有限。⁸⁹ 理性世界的不平之鳴，只有在夢中隨著幻覺的引導發聲。小駝背在現實生活裡，體驗了瘋狂，把夢境信以為真，就某個程度

⁸⁸羅洛·梅，《權力與無知》，頁135。

⁸⁹傅科，《瘋癲和文明》，頁91。

來說，小駝背成了瘋人。承載了眾人歧視與排斥眼光，他搭乘了「瘋人船」，從現實生活中，擺渡到夢裡的理想世界：「小駝背睡在上面，舒服得像躺在一條小白船上，在平靜的水面浮盪。飄呀飄呀地，小駝背已經弄不清楚自己在什麼地方了。好像連有沒有自己也不知道了。……」（頁 22）。

小駝背的故事雖然是個悲劇現實，也是使瘋癲通向彼岸世界的絕對痛苦，然而透過這個故事，書寫者傳達身心障礙者心中的渴望：

果然是真的，街上看到的人，不管是男女老幼，他們全是駝背，而且每一個人看起來都是非常的善良……小女孩子說，駝背的人蓋給駝背的人住，當然很配。（頁 19） /

小女孩子說，這種椅子並不是特別製造，駝背要坐的椅子，應該都是這樣。（頁 20）

作者透過駝背鎮小女孩之口，說出小駝背心中的渴望，在這安適的幻想世界裡，他得到了一個名字「金豆」，金豆在駝背鎮裡獲得了溫暖的回應：無障礙的居住環境、口腹慾望的滿足……。夢醒了，白晝出現，小駝背還是選擇相信黑暗世界，他把夢境帶回了現實世界，他一樣不理會眾人的嘲笑，但他很少出門，只要一有時間，他就闔上眼到駝背鎮去。黃春明說：「如果受折磨者被它們所蒙蔽而求助它們，那麼就會在它們的必然破滅中與它們同歸於盡。」⁹⁰故事的尾聲，小駝背在夢裡安詳的死去。

黃春明認為當故事裡的主角死亡，能在讀者的心中縈繞，形成懷念的感覺時，就是一種美感經驗，能讓讀者開始體驗生命的意義，使文學作品達到潛移默化讀者的功能。⁹¹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死亡使小駝背故事的意義長存。在莎士比亞和賽萬提斯的作品當中，瘋癲站在孤立無緣的位置，只有死亡才能回歸真理和理性，但生命雖然藉由死亡擺脫瘋癲，瘋癲卻超越死亡而取得勝利，瘋癲的唐吉

⁹⁰傅科，《瘋癲和文明》，頁 99。

⁹¹黃春明文／圖，《小駝背》（台北：皇冠出版，1993 年），後記。

訶德也因此流方百世。⁹²在理性的現實世界，書寫者藉由小駝背的死亡去批判理性世界的道義經驗，讓小駝背的形象，隨著掉落湖裡的月牙，深刻的烙印在讀者心中。



⁹²同註 53，頁 26。

第四節 閃躲隱喻與恐怖聯想

在界線的劃分及失能的隱喻之外，污名化的結果，也讓人對身心障礙者避而遠之，產生了閃躲的行為，甚至為身心障礙者的形象加上諸多恐怖的聯想。

壹、閃躲隱喻

在《好好愛阿迪》一書當中，琪琪的媽媽要琪琪對唐氏症小孩阿迪好一點，但琪琪卻覺得很不耐煩：「這下子，整個夏天他都會跟在後面煩我了」（跨頁1）。她並不是打從心裡能接受跟這樣有障礙的孩子在一起，因此當她走到街上時，她故意裝作沒看到阿迪。當阿迪主動和琪琪及阿強打招呼時，阿強的態度更是不友善，他告訴琪琪：「走拉！別停下來和那個呆子說話」（跨頁3），琪琪不忍心阿強對阿迪的態度，但她卻也不想主動理他，她告訴阿迪：「阿迪，你最好留在家裡」（跨頁3）。在《誰是羅蕾特》中，蘿雷特的哥哥在大街上見到她時，也是裝作不認識。對身心障礙者產生閃躲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身心障礙者的確在生活上會造成某些不便，但有時卻是因為身心障礙者被污名化的影響，大眾對他未審先判，還未嘗試相處，就將他命名為麻煩人物。

閃躲不只是出現於一般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閃躲，同時也出現於身心障礙者對自身障礙的閃躲。《箭靶小牛》、《珊瑚》、《輪椅是我的腳》中的作者或主角在某種程度上都想證明身心障礙者希望和一般人沒什麼不一樣。

「每一個孩子的臉都是一幅畫，唇脣裂，顱顏的孩子也不例外」，這段文字出現在《箭靶小牛》的前言，透過這本書，羅慧夫顱顏基金會希望讀者能以欣賞畫的角度去欣賞每一個人的容貌。故事一開始，頑皮的小牛們七嘴八舌的取笑臉上有箭靶的小牛，並幫牠取了箭靶小牛的綽號。雖然在一個充滿愛的家庭裡長大，箭靶小牛能充分發揮唱歌的專長，但在異樣眼光之下，牠無法接受自己的與眾不同，牠希望月亮將臉上的箭靶拿掉；爸爸也嘗試使用顏料遮住箭靶；甚至全家人都在臉上畫了一模一樣的箭靶，然而這些作法在事實被揭露之後，造成了群體更嚴重的噓聲。

作者使用非聚焦型視角，讓繪本中的角色們自由對話，作者不時跳出來解釋，讀者可以藉此及角色的對話體會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家庭，面臨和別人不一樣時無助的感受。在全家人的愛與關懷之下，箭靶小牛快樂的成長，直到他踏出家門遭受異樣眼光之後，疾病的社會性隱喻才開始發酵。在病理學上，臉上的箭靶並非是一種疾病，不會影響健康，不會造成疼痛的感覺，甚至不會遺傳。然而箭靶小牛為了身體上少部分的與眾不同，還是展現了病痛行為，在歧異的眼光及短少的自我認同之下，背負著羞恥及罪惡感，箭靶在他心中成為一種「殘障」及「不名譽」的象徵。

當其他同學嘲笑牠時，老師雖然嘗試幫牠解圍，然而箭靶小牛心底早已預期每一次牠「將」會被嘲笑，而這種預期，總是一再應驗，羞恥感於是重重的覆蓋著牠，牠的生活被「箭靶」破壞了，剩下的只是「丟臉」、「好笑」、「怪異」、「有印記」的感覺。如果箭靶小牛學會不再以別人的眼光凝視自己，他就能成功的踏出障礙，轉向美好的人生，作者給箭靶小牛的故事一個美好的結局，讓箭靶小牛成為一個出色的歌唱家，也於於牠的成功，箭靶在大眾的心底於是轉化為「好看」的象徵。

但這樣的觀點卻隱藏一個危機。在資本主義的時代，消費市場需要的是完美形象的物品，於是身體及心智除了功能性之外也成為一種展示品，因此人無法承受不完美的的心智或身體。身心障礙者在各種大眾媒體中形成了兩種極端的形象，一個是被「妖魔化」，另一個則是被「勇者化」。當「妖魔化」具缺陷的形體被報導時，容易讓人與「異己」之間產生隔閡，使人採用偏頗的觀點去瞭解甚至恐懼身心障礙者；而忽略奮鬥過程，讓身心障礙者的能力等同一般人或超越常人的「勇者化」的報導，則容易誤導民眾對身心障礙者有著過的期待，甚至產生嫉妒或冷漠的情緒，⁹³而過渡的期待也往往造成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更嚴重的沮喪感。

箭靶小牛曾經希望能夠除去臉上的箭靶，使牠不再那麼與眾不同，能和一般

⁹³孟瑛如，〈勇者或魔鬼－身心障礙者的大眾傳播權〉，《國語日報》，第十三版，2008年3月30日。

人一樣，然而作者卻沒有賦予他「正常」的結局，甚至超越正常，使牠直接跨越正常成為一個傑出的歌唱家，同時箭靶小牛仍舊活在眾人的凝視當中，只是這次的眼光看似仰視。這顯然是一個「勇者化」的形象刻畫，讓牠成功之後耀眼的光環完全蓋住讀者應對身心障礙者產生的正常認識：並不是每位身心障礙者都具有異秉的天賦等待發掘，建立自尊自信的基礎在於勇於面對問題，接受「它」成為自己的一部份與之共存，並勇敢的面對每一個生命的關卡。

在《珊珊》一書當中，作者一再強調珊珊可以做很多事情，「這就是珊珊全部的樣子，和我一樣，也和你一樣」(頁12)。然而作者敘述的並非全然的事實，未說明肢體障礙者在某些部分的限制，有時也會讓讀者造成對身心障礙者的誤解：她和一般人沒什麼兩樣，因此也忽略了她在現實生活上可能遭受到的限制。在《輪椅是我的腳》一書當中，瑪姬的形象就比較不會讓讀者對身心障礙者產生勇者化的概念。瑪姬原本認為：「……我和別的孩子又沒有不一樣！」(跨頁6)，這樣的觀點讓她在上超市買東西的路途中遭遇現實上的挫折，然而當她認清並接受自身的缺陷之後，她反而能更正向的看待他人的態度，並主動提出自己需要協助的地方，讓一般人能使用瑪姬需要的方式和瑪姬相處。

《輪椅是我的腳》一書中瑪姬的生活和一般人沒什麼不一樣，她具有生活自理的能力，她能自己起床、自己穿衣服、自己吃早餐，甚至，她能上街買東西，她對自己的能力感到很得意，故事開始時，她覺得自己和別人沒什麼不一樣。然而上街後她卻面對許多歧視的眼光及閃躲的言詞：路旁喝咖啡的先生直盯著瑪姬看；服飾店前小女孩的媽媽不准小女孩問「輪椅」是什麼東西；長椅上老太太說：「年紀這麼小，就這麼可憐！」(跨頁6)；超市裡店員們親切的幫瑪姬拿牛奶及蘋果，這些看似善意回應身心障礙者立場的聲音，卻讓瑪姬很生氣：「我想跟別人一樣自己挑蘋果！」(跨頁7)。旁人的舉動，讓瑪姬覺得很生氣也很受傷，雖然沒有人嘲弄或欺負瑪姬，但她認為大家都把當她當作無能的人。

凱博文表示：「殘障使殘障人士處境困難。他的世界不再一樣。別人對他的反應極其矛盾，從草率的不加注意到令人難堪的過份關心。一般人、家屬或衛生

專業人員很少能站在殘障者的立場接受殘障人士。」⁹⁴馬姬因為大家偏執的同情而受了傷。同情分為兩種：一種是覺得對方很可憐，因此降低一些標準的門檻，以寬容的心去看待，並供給他所需要的服務和協助；另外一種則是知道對方囿限於某些侷限及束縛，因此無法將自身的潛能激發，他們值得同情是因為他們缺少機會。身心障礙者所需的同情為後者，他們需要的是尊重身心障礙者所需的是一份成為「人」的尊嚴及價值，並給他們足夠的條件與機會，使他們能靠著自己的雙手及信心大步向前。

然而，改變眾人眼光並非容易的事，於是作者安排胖子西吉出場，讓西吉提醒瑪姬，要勇於承認自己和別人不一樣，如同Morris所說：「除非我們接受了自己的不同之處，才能無懼。」⁹⁵瑪姬藉由正視自己的缺陷，誠實面對自己偶爾也需要別人的幫忙的過程裡，她獲得了勇氣及友誼，而且她「一點也不在意了」（跨頁 12）。

當身心障礙者面對困難時，轉化心態就能將烏雲化為天堂，意識到自己的不同，並勇於開口請求協助，就能正面的化解旁人閃躲的言詞，也能藉此拉近常／異的鴻溝，獲得共生與瞭解。

貳、 恐怖聯想

一般人對於陌生且異於一般理性經驗的身心障礙者，在尚未深入接觸及瞭解之前，除了閃躲的行為之外，也會產生恐怖的聯想。《天使太用力》中就孩子的觀點來看，異於常人的臉龐是個醜陋的象徵，令人害怕；在《城市睡美人》當中就社會習俗的眼光來看，殘障等同於是一種詛咒；在《誰是蘿蕾特》當中，身心障礙者形成了拖累社會進步的象徵。

阡璽有一天回家時哭著告訴媽媽：「同學說我好可怕、好醜，是個爛草莓。我不想去幼稚園了」（跨頁 8）。將血管瘤比喻為爛草莓的聯想，砸爛了媽媽的心，也震碎了阡璽幼小心靈。為了幫助阡璽，阡璽媽媽帶著阡璽去做遊戲治療，讓陪

⁹⁴凱博文，《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頁 182。

⁹⁵轉引自 Michael Oliver、Bob Sapey，《失能、障礙、殘障：身心障礙者社會工作的省思》，頁 101。

伴、關心的感覺幫助了害羞、退縮與愛哭小男生，終於有一天，阡璽能自由自在的與人相處。臉上的血管瘤原本只是身體上的烙印，是無害的，然而一般人對血管瘤的恐怖聯想，讓阡璽及媽媽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才能再走入人群，面對大眾的眼光。

《城市睡美人》的故事中，有人將身上的疾病視為是一種詛咒：

巫婆給我的詛咒，就是「神經纖維瘤」！腫瘤在我身上四處亂竄，像顆

不定時炸彈，不知道它會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出現。（頁 19）

爸爸走的那年，我的眼睛漸漸看不見。部落裡的巫師問了祖靈，瞪大著眼

睛對我說，你被詛咒了！（頁 77）

將疾病視為一種詛咒時，會帶給患者嚴重的罪惡感，會認為是自己錯了什麼事，才會導致有如此下場，讓障礙的焦點失焦，聚焦在無解的恐懼與莫名的空虛當中。

西方希臘羅馬時代開始就展現對完美形象的崇拜，「在著重於『均衡』、『對稱』的希臘哲學底下，美麗的身體具有一種完整性與高潔的道德隱喻。反之，身體的殘缺或不全則被視為一種罪刑的懲罰或邪惡入侵的化身。」⁹⁶因此美麗的身體具備著「愛」、「智」、「美」的力量，而醜陋與殘缺的身體則被視為詛咒與懲罰的象徵；此外佛教更將身心障礙者的成因視為因果報應論，如《佛說輪轉五道罪報應經》、《六趣輪迴經》與《分別善惡報應經》，⁹⁷雖然這些佛教經典主要的目標是勸人為善，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的修行方法，達到解脫之道，然而在無形中卻讓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飽受非議之罪。

《誰是蘿蕾特》中的蘿蕾特一開始就以第一人稱的方式發聲，這種直接表達的語氣，巧妙的賦予蘿蕾特掌握與反省自身的權力，讓讀者看見了一位身心障礙

⁹⁶陳蕙萍，《常體之外—「殘障」的身體社會學思考》（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2003 年），頁 11。

⁹⁷《佛說輪轉五道罪報應經》：「佛語阿難。……為人短小。輕慢人故。為人醜陋。喜瞋恚人故。生無所知。不學問故。為人專愚。不教人故。為人瘖啞。謗毀人故。為人聾盲。不喜聽受經法故。……為人臂缺者。前世釣魚。魚決口故。」《六趣輪迴經》：「若人具形色，恃之而起慢，戲弄於他人，當獲婬僇報，若人性慳鄙，善誘佯不聞，彼極重愚癡，當獲聾啞報。」《分別善惡報應經》：「佛告長者子言…一謂此補特伽羅。不信沙門亦不親近。二不信婆羅門。三不信師法亦非親近。四隱法不傳。五伺師法短。六遠離正法。七斷滅善法。八謗毀賢智。九習學非法。十毀謗正見稱揚邪見。如是十法獲報愚鈍。」

者的自覺能力，也能清楚看見一位智能障礙者的七情六欲。第一天上學時，蘿雷特畫了一個穿紅洋裝綁辮子的小女孩，就被班上的男生嘲笑；到了休息時間，當妹妹愛莎的同學看到蘿雷特又大又圓的月亮臉，還有那咬字不清的發音時，就忍不住問愛莎說：「她是不是有點神經神經的啊？」（頁 17）。雖然愛莎想解釋這叫做「唐氏症」，但卻沒有人真正想瞭解這是什麼意思：回到家之後，蘿雷特才知道有很多家長不希望他去上學，怕耽誤了班上同學的學習進度。

「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不要我？」（頁 20），作者使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試圖帶領讀者從唐氏症的觀點去體會不被接納的痛苦，這種痛苦是在身心障礙者尚未發聲前被刻板印象所印記的非戰之罪，蘿雷特一直都明白自己和別人不一樣，然而她卻無法明白這樣的不同，為何會造成她在大環境顯得如此格格不入？這種被污名化所導致的恐怖聯想讓她尚未有辯解的機會，就被社會打入冷宮了。

第五節 客觀中立的面對身心障礙

常／異的界線是不可避免的，當身心障礙者意識到這點時，較不易在心中勾勒理想世界的幻覺，較能認真的參與人生的苦難；一般大眾雖有責任減輕彼此的鴻溝，但卻也需要明白界線在努力之下只會盡量模糊，但不可能全然消除，羅洛·梅說：「人生不是脫離惡，才成就善，而是雖然有惡，依然為善。」⁹⁸當社會大眾及身心障礙者都具有這樣務實的認知時，才不會在高遠的理想中挫折，因而抹滅了熱情。

身心障礙類繪本常出現身心障礙兒童遭受欺負的畫面。在現實生活中，身心障礙者遭受欺負時，權威者的介入或是一昧的禁止，似乎無法完全緩和這樣的情形出現。權威者誤以為告訴孩子心存善念，世界大同就會不請自來。羅洛·梅表示：「孩子需要掌握所有的侵略潛能，以保護並堅持自己成長中的個體性。」⁹⁹唯有以平等理解的心和施暴者討論想侵略的那個慾望及訴求，真正施予施暴者權力，使他們的判斷受到鼓勵與重視，才能增加施暴者對自己行為及身心障礙者處境瞭解的機會，也才能增加權威者對暴力的本質，有更全然的瞭解。

人必然有痛苦存在，正如同社會必然有界線存在，唯有認清事實，真實面對，才能在黑暗之中窺見那一絲光明的存在。對身心障礙者的尊敬應該是認為他們和一般人沒有兩樣，在痛苦與歡笑，在矛盾與平衡中活著。

而對受欺負的身心障礙者來說，鼓勵他尋回本有的力量及自覺，比教導他成為一個乖／正常小孩來的重要。羅洛·梅指出：

包括焦慮、疚責與責任感在內的意識本身，是亞當夏娃被逐出伊甸園時誕生的。這一切都是在一件反叛行為中發生的。心理學對此一現象並不陌生：除非個人能夠說「不」，否則「是」便沒有太大意義。意識需要個人反向意志的運作；是每個人生活中的衝突造就了意識，迫使當事人產生質疑，開

⁹⁸羅洛·梅，《權力與無知》，頁 326。

⁹⁹同上註，頁 147。

始凝聚那自己並不知道已經擁有的力量。¹⁰⁰

一般大眾不能只以無知、單純、失能、可憐來想像身心障礙者，並為他築起一道保護/隔離的牆；當老師及專業人士安排、控制及決定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就有可能剝奪身心障礙者的力量，讓他們無法做決定。唯有身障者產生自覺並懂得拒絕，他才開始具有主導自己生命的能力，並有能力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智能障礙者Robert Martin在第十六屆亞洲智能障礙會議中指出，「賦權」就是讓身心障礙者有真正的決定權，並學習負責任，雖然不容易也容易犯錯，但這很重要，這讓身心障礙者感到自己有價值，而且對別人也具有意義。一般大眾要做的是花時間去傾聽並學習支持身心障礙者，使他們有權利。¹⁰¹ 這個觀點在現今社會上不容易獲得普遍的認同，但至少有心身障礙者自覺的提出，逐漸匯聚力量並構成影響力，也期待著相關人士的努力，讓這樣的身心障礙者發聲及被看見，讓這樣的觀點產生更多被實踐的可能。

有時壓迫者為了鞏固其社會地位，會透過一些迷思來維持現狀，並強化受壓迫者的被動性與異化，例如：「人人生而平等」的迷思，但人們卻製造了很多有形無形的障礙來隔離身心障礙者，認為他們可能會耗費了太多的社會資源，在職場上進用身心障礙者的比率也偏低；身心障礙者在基因上是屬於比較劣等的，正常人的基因本來就比較優秀；壓迫者是善意且慷慨的，有能力保護及照顧身心障礙者，但事實上卻只是讓身心障礙者順服他們的信念……等等迷思。這些迷思就如同「在古代的羅馬，宰制菁英們提及需要提供『麵包與雜耍』與民眾，以便使他們『軟化』，並且能夠平息下來。」¹⁰² 這些意識型態的滲透，讓被壓迫者體認到自身的「原罪」，並受到資產階級的操控且產生文化侵略，從而讓侵略者的價值觀成為被侵略者的準則。

保羅·弗雷勒認為：「許多人都受制於一種關於現實的機械觀，他們並沒有

¹⁰⁰ 羅洛·梅，《權力與無知》，頁 278。

¹⁰¹ Robert Martin，〈真實的生活·真實的社區—智障者的賦權與全面參與〉，《特殊教育季刊》，第 97 期：2005 年 12 月，頁 17-26。

¹⁰² 保羅·弗雷勒，《受壓迫者教育學》，頁 188。

察覺到個人的具體處境會制約了他們對於世界的意識，而這種意識又會反過來制約了他們處理現實的態度及方法。」¹⁰³因此人必須要對被壓迫的現實進行反省，並成為一個「受期待的主體」，這種期待使他們有目標朝向鞏固新地位而努力，而這種努力並非是一種盲動，而是能夠覺察到現實成因所做的批判反省思考，透過這樣的過程，才能避免落入壓迫者意識型態的迷思：一種對於「無知的絕對化」¹⁰⁴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當我們以減輕殘障帶給生活的不便的方式取代治癒的神話，就會有控制的感覺升起。¹⁰⁵因此當繪本作者在刻畫在身心障礙類人物時，不能只是將身心障礙者的疾病拋開，必須要讓身心障礙者誠實的面對病痛，讓它擺向減輕的一方，然而，如凱博文所言：「媒體所喜愛的是另一種倖存者和英雄的形象：充滿個人魅力的主角人物，戲劇性地戰勝一切厄運之後，成為傳奇的成功故事。」¹⁰⁶為了激勵人心，繪本故事或媒體會選擇會對成功的身心障礙者呈現「英雄式」形象的報導，但當身心障礙者遭遇受傷經驗時，在矛盾與掙扎當中，根據自己的人生觀，選擇適當的語言和經驗回應這個世界，他們謹慎看待一切未知結果的態度，才能在在彰顯人性道德的光輝。

希臘神話裡，熱愛生命的薛西佛斯被天神宙斯處罰每日要將一塊巨石從山腳推上山頂，然而，當這塊巨石一旦到達山頂，卻又會再滾下來，於是，薛西佛斯必須每日重複這個無意義的動作。存在主義大師卡繆對這個神話的解讀是：「奮鬥上山此事本身已足以使人心充實。我們應當認為薛西佛斯是快樂的」。¹⁰⁷宙斯並沒有成功的摧毀了薛西佛斯的熱情，相反的，當薛西佛斯認清渺小的自己無法與天神抗衡，他就能成功的接受了生命的意義及價值，並能從看似徒勞無功的工作中產生熱情，當石頭落下的那一剎那，他或許會悵然，然而當他推起石頭的那

¹⁰³保羅·弗雷勒，《受壓迫者教育學》，頁 176。

¹⁰⁴保羅·弗雷勒指的是某個階級能夠判定另一個階級為異化的個體，能做出這個判定的階級所說出的話語才是「真實的」，並將這些真實的話語強加給受壓迫者；此外並斷定受壓迫者是無能的，他們引導、命令、指揮受壓迫者，並禁止他們說話。保羅·弗雷勒，《受壓迫者教育學》，頁 180。

¹⁰⁵凱博文，《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頁 6。

¹⁰⁶凱博文，《道德的重量——不安年代中的希望與救贖》，頁 137。

¹⁰⁷卡繆著，張漢良譯，《薛西佛斯的神話及抒情散文選》（台北：新潮出版社，1977 年），頁 143。

一刻，內心又開始充滿了活力與鬥智，持續不斷的以正面、積極、樂觀的努力來面對生命的苦難。

懷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說：「將具體的成就知覺引向其現實之中；用大燈照在其珍貴相關處。」¹⁰⁸期待有更多的身心障礙類繪本能在疾病的隱喻之外，如實的刻畫身心障礙者面臨苦難所產生的真實情感和與之奮鬥的歷程，有喜有淚，有悲有歡才是真正的人生。



¹⁰⁸轉引自凱博文，《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頁 155。

第五章 身心障礙者的觀點改變

非科學的話能，事實上通常能，有雙重的意義、隱意、無心之意，而且能暗示、暗諷，事實上也可能表示與它們的明顯語意完全相反的意思，尤其是假如它們以每一種腔調被說出來。

-Charles Rycroft¹⁰⁹

隱喻及標籤並非一無是處，安納托·卜若雅認為，蘇珊·桑塔格對疾病的觀點，談的是疾病的概念，及病患在醫療體系中的位置，關心的並不是病人及生病的日常經驗。蘇珊·桑塔格認為看待疾病最好的方式，是根本不去想它的象徵意義，安納托·卜若雅指出這根本是因噎廢食，因為疾病也可能有正面的象徵意義，文字的阿斯匹靈就可以讓患者在不安中參雜著福氣的感覺。¹¹⁰

因此，對身心障礙者的隱喻會永遠存在，不可能避而不談。對於負面的隱喻應以抽絲剝繭的方式，細緻的體察身心障礙者在隱喻之外的不同之處，而不致落於未經思考的人云亦云；善用隱喻的正面功能，可在嚴肅的醫病關係中增添幽默效果，讓一般人從不同的面向去觀看身心障礙者，使身心障礙者能與疾病共存，甚至將劣勢轉為優勢。

Mckim提出了兩個轉變觀點的看法：重貼標籤（Relabeling）和不貼標籤（Unlabeling）。¹¹¹其中重貼標籤和正面的隱喻有類似的效果。當既定的標籤限定我們對事物的敏感度及視角時，重貼標籤讓知覺從新的中心點去觀看熟悉的事物，而這樣的觀點轉移，強化了當事人的自覺能力，也提醒旁觀者能有更寬闊的觀察視野。1995年在喜憨兒基金會成立時，有著正面、創新、積極的「喜憨兒」取代傳統上智障、白癡、傻瓜等污名化的名字就是一個例子。「『喜』字取代『惜』字，走出疼惜陰影，為孩子規劃喜悅與尊嚴。『憨』字取代『笨』字，親暱稱呼取代責備語氣。『兒』字表示永遠的孩子。」¹¹²喜憨兒的隱喻帶給社會對心智障

¹⁰⁹轉引自凱博文，《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頁 29。

¹¹⁰安納托·卜若雅，《病人狂想曲》，頁 18。

¹¹¹轉引自蔡克容，《特殊教育師資培育中視覺思考體驗課程設計之研究》，頁 71-2。

¹¹²「喜憨兒」Logo 的意義-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網站：

<http://www.c-are-us.org.tw/style/front001/bexfront.php?sid=231663310>，檢索日期：2008 年 5 月 15 日。

礙者全新的觀感，然而隨著時代的轉變，「喜憨兒」這個名稱也不再是那麼正面的能指稱心智障礙者，甚至有被污名化的現象，但這同時也呈現批判教育所倡導的精神，必須要透過不斷的反省、批判、質疑並轉化、建構新的思維模式，凱博文認為：「對於批判思考來講，重要之事則是不斷地進行現實的改造」，¹¹³所有的問題並沒有一個解決的終點，但目標卻存在於這些辯證思考的過程當中，引導人去擴大可掌握的範圍與空間。

保羅·弗雷勒主張：認命的態度有時會被解釋為一種善良(docility)的特質，與命運(destiny)、宿命(fate)或運氣(fortune)相連，受壓迫者將他們所遭遇的苦難及被剝削的命運視為神的旨意。他們會產生自我貶抑的心態，相信自己的無能並朝壓迫者的形象看齊，以之為神聖的目標。¹¹⁴許多身心障礙者在接受疾病的負面隱喻之後，不容易信任自己並認為自己是個罪惡之軀，然而當他們真誠面對自己的內在本有的能力，並認清所謂正常並非普遍性的標準，一般人亦有其軟弱之處後，他們就不會再被動的接受被剝削的命運，從而產生自我肯定的力量去抗爭。如此一來，覺醒的意識就會在這樣的過程中顯露出來，有可能成為一種實踐，使身心障礙者相信自己，為解放自己而戰。

透過這樣的觀點，以下研究者想分析在身心障礙類繪本當中，關於身心障礙者的觀點改變，是如何應用於書寫當中。

¹¹³保羅·凱博文，《受壓迫者教育學》，頁 133。

¹¹⁴同上註，頁 95-97。

第一節 文字的阿斯匹靈

在《伊里亞得》、《奧德賽》中，病是天遣及魔鬼作祟；對希臘人來說，病可能是因為個人或家族犯罪而產生的；隨著基督教的來臨，病加附了道德意義，和「犧牲」(victim)產生了很大的關連。¹¹⁵此外疾病除了在病理學上的依據之外，也常被附加各種價值判斷及道德難題，使病人承受歧視及污名化的病痛感。因此若要還原身心障礙者的原貌，避免疾病隱喻的第一個方式，就是如同蘇珊·桑塔格所提及的，讓病只是病，不再把病看成是一種懲罰、一個詛咒、一種羞辱、甚至它不具任何意義。¹¹⁶在身心障礙類繪本書寫當中，消除隱喻的作品就還原了身心障礙者原本的面貌，不再讓疾病的隱喻困擾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在這樣的視野當中，接納身心障礙者成為一種可能。

壹、消除隱喻

《阿虎開竅了》、《小虎也開竅了》中阿虎與小虎的慢開竅，剛開始時的確讓父母擔心不少，文字雖未題及，但在圖畫中可明顯的發現，阿虎及小虎也曾因此傷心、沮喪、落寞、哀怨、無助、害怕、擔心與無奈，然而家人們智慧的等待：「你一直盯著他看，他就開不了竅了」《阿虎開竅了》(跨頁8)《小虎也開竅了》(跨頁11)。與同儕間平等的看待，總算讓牠們按照自身的發展速率展現了潛能，雖然小虎在某些部分不能達到一般人的水準，但身旁的人以尊重、適性的眼光讓牠使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任務。兩個故事都以平和、無壓力的口吻，提供大讀者和小讀者另一種觀看身心障礙者的眼光。

在《查克 笨！》中，當席格蒙因飛行失敗，跌落地上時，「『查克 笨！』他可憐兮兮的發出了沙啞的聲音。那聲音就好像有人將門「砰」的重重關上」(跨頁3)。席格蒙雖然心理焦慮，無法發出「查克 笨！」以外的聲音，然而父母以愛包圍牠，不讓牠落單，森林裡的動物也習慣於牠的聲音，自然而然的和牠

¹¹⁵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頁57。

¹¹⁶同上註，頁117。

相處，沒有人接受疾病的隱喻。在透過那隻名叫卡爾·古司塔夫的兔子的心理治療下，讓席格蒙還原疾病的原點，認清自己只是「有」這樣的問題，不代表自己「是」這樣的問題，保留自身身心靈的完整，不帶有價值批判的意味，是一切回歸於單純與自然，並承認席格蒙身為一隻小鳥的尊嚴與價值。畫面的色彩柔和，溫馨包容的關懷之情溢於言表，最後當席格蒙成功的表演了飛行秀之後：「他大聲而快樂的呼喊著：『查克 笨！』」，那聲音就彷彿有人將門重重關上……」（跨頁12），會不會發出「查克 笨！」以外的聲音也顯得不那麼重要了。陳質采認為：「這些孩子更挑戰我們如何有耐性而真誠的接納他們的不完美。不論是他們與生俱來或後天所造成的限制，這些限制讓我們有機會重新檢視生命與存在的價值。」¹¹⁷

當人們不以疾病的隱喻來看待身心障礙者，尊重身心障礙者的天賦優勢能力，身心障礙者就存有破繭飛出自己一片天的可能。在這三本繪本當中，阿虎、小虎和查克的同儕都屬於較低年齡層的動物，在孩童單純的世界中，界線及隱喻是不存在的，陳質采說：「孩子由於少了世俗既定的價值觀，往往展現得比大人更具包容與彈性。」¹¹⁸《查克 笨！》一書中，其他的動物不會主動去排斥席格蒙，但是他們對席格蒙行為的好奇與不解，卻完全在圖片中顯露無遺（圖4-1-1），直到最後席格蒙恢復了信心，其他的動物也才得以鬆了一口氣，仰視席格蒙的安適自在（圖4-1-2）。



圖 4-1-1 《查克 笨！》跨頁 10



圖 4-1-2 《查克 笨！》跨頁 12

不同於等待與擔心的消極意義，《只會唱歌的小孩》與《珊珊》這兩本書中，

¹¹⁷陳質采，〈飛吧！席格蒙〉，《查克 笨！》跋。海茲·雅尼許（Heinz Janisch）文/賀格·邦許（Helga Bansoh）圖，邱璧輝譯，《查克 笨！》（台北：小魯文化，2003年）。

¹¹⁸同上註。

建構出對身心障礙者完全接納與包容的環境，讓身心障礙者更能自由遨翔於心靈與現實世界。

傳統醫學從矯正的觀點來看待聾啞，將之視為一種病狀和缺陷，然而薩克斯（Oliver Sacks）以文化及族群的角度審視，發現了聾啞族群在自給自足的世界裡，能享有溫馨與純樸的歡樂氣氛。¹¹⁹這樣的桃花園出現在《只會唱歌的小孩》一書當中，故事中小傑只會唱歌不會說話，但居民們將小傑的歌聲視為上天的禮物，不要求小傑使用話語來與人溝通，畫面上大量使用代表希望的黃色，讓整個接受小傑美妙音樂的村莊，顯的豐富動感而有活力。當智者出現，故事便出現了轉折。智者不能忍受小傑怪異的行為，開始一連串的改造行動：請小傑來上演講和朗讀課、將小傑關在地窖、把字典塞進小傑的嘴巴裡，然而此刻失去小傑的村莊，卻顯得毫無生氣，失去重心。當理性智識世界、處罰教育及填鴨式教學都無法改變小傑時，小傑最終還是回到了村莊，用美妙的歌聲繼續散播愛與歡樂，和村民們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畫面上彩色的音樂世界（圖 4-1-3）對比無聲的黑白剪影（圖 4-1-4），讓整個充滿戲劇張力的故事，引人深思：在未受疾病隱喻傳染的世界，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能彼此適得其所，相得益彰。



圖 4-1-3 《只會唱歌的小孩》跨頁 4 圖 4-1-4 《只會唱歌的小孩》跨頁 13

而在《珊珊》這本書中，若未翻到最後一頁，讀者都不會發現其實珊珊是一個肢體障礙的孩子，在這個完全沒有疾病隱喻寄居的世界，原來身心障礙者的快樂、調皮、幽默與搗蛋也和一般小孩一樣，肢體障礙者也可以盪鞦韆、跳舞、游泳與騎馬，最後雖然珊珊坐著輪椅，但「當你發現這麼一點點不同之處時，卻也

¹¹⁹ 奧立佛·薩克斯，《看見聲音》，頁 171。

覺得已經毫無意義了。」¹²⁰

從聾人的發展史來看，在聖經摩西法典時代，就主張聲音和耳朵是人和上帝說話唯一的方式，因此瘡啞人士不及正常人的生理狀態，是因為他們缺乏表達與結合意念的符號，而這個符號獨尊語言；直到十六世紀，才有人提出對意念的理解不見得要透過口述語言的想法，至此手語才與口語平起平坐。手語能夠釋放人類潛能、幫助人成長與思考，動作語言在呈現觀念時的清晰程度，有時也勝於有聲語言。¹²¹在《跟著爺爺看》及《我的妹妹不一樣》這兩本書中，讀者能從平視、尊重的角度去觀察身心障礙者，在質樸自然與懇切的語氣當中，讀者看到了非身心障礙者細心的觀察與解讀不同於一般人的「看」與「聽」的世界，透過故事中孫子與姊姊的介紹，讓讀者開啟了視野，能更進一步瞭解身心障礙者。

當身心障礙類的繪本作品試著提出沒有疾病隱喻的世界出現，讓讀者不再只注意到身心障礙者失能與恐怖的隱喻，少了哀傷與沈重的筆調，較能還原出身心障礙者的特色及風貌：使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任務的小虎；存有限制但不放棄努力的席格蒙；散播歡樂、靜默等待的小傑；和一般小孩沒什麼不一樣的珊珊；書寫者使用不同角度觀看世界的聽障、視障者。在尊重且承認差異的前提下，提供身心障礙者可以自由發揮的空間。

貳、美化象徵意義

當疾病的負面隱喻能覆蓋疾病原始的樣貌，使身心障礙者生存於烙印與歧視的眼光之下，疾病的正面隱喻，也有可能帶領身心障礙者走出蔭谷，面對更寬廣的世界，在文學的國度裡，作家似乎喜歡採用美化疾病的方式，一來凸顯社會偏見的醜惡，再者顛覆眾人的審美標準。¹²²在身心障礙類繪本的書寫裡，同樣也發現許多具有美化象徵意義的意象存在。

一般人對智能障礙者的觀感，通常都認為他們單純善良，不具攻擊性，心思

¹²⁰劉清彥，〈給爸爸媽媽的話〉，《珊珊》。珍妮·威利斯（Jeanne Willis）文/湯尼·羅斯（Tony Ross）圖，劉清彥譯，《珊珊》（Susan Laughs）（台北：上誼，2001年）。

¹²¹奧立佛·薩克斯，《看見聲音》，頁24-39。

¹²²李欣倫，《戰後台灣疾病書寫研究》（台北：大安出版，2004年），頁66。

單純的像小天使一般，「在上帝的眼中，所有身心障礙的孩子都是美麗的天使，而他們的父母為了照顧這群孩子，天天要操的心叫做『天使心』。」¹²³在很多描述身心障礙者故事的書名當中，都會出現「天使」這兩個字，像是《慢飛天使—我和舒安的 20 年早療歲月》（一位母親照顧重度障礙孩子的故事）、《很會做麵包的天使》（講喜憨兒基金會的故事）、《聽天使唱歌》（講精神障礙者的故事）、《太陽天使》（講黃乃輝的故事）……等，將身心障礙者視為折翼的天使成為一個很普遍的象徵意義。

在《受傷的天使》一書當中，馬雅的媽媽就告訴她，所有的小孩都是天使，妹妹是在來的路途中受傷了，所以要幫助妹妹長出新的羽毛，讓她也能獨立飛翔。折翼天使的象徵意義，讓一般人對身心障礙者產生憐惜的感覺；而幫助折翼天使長出翅膀，也具有兩個象徵意義：若形體上有枷鎖，就需要心靈上的翅膀帶領飛翔，希望一般人能幫助身心障礙者適應社會，習得一技之長；另一方面，也象徵當身心障礙者完成存在於人世間的任務時，就能脫離痛苦的肉身，飛翔於自由的心靈當中。

除了折翼天使的象徵意義之外，天使有時候也帶有守護者的意義。在《天使太用力》、《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這兩本書中，都有守護天使的出現。

《天使太用力》一書，仟璽媽媽一句又一句鼓勵的話語，讓仟璽的心從滿佈的烏雲升起耀眼的光芒，最感動的是，仟璽自己最後明白上天要讓他來這個世界上的意義。從繪本當中可見愛所萌芽的力與美，足以讓一個孩子早慧，也讓他能更勇敢的向未來的日子大步邁進。作者刻意避開疾病的負面隱喻，讓仟璽臉上「動脈型草莓血管腫瘤」成為上帝愛的印記，仟璽臉上的腫瘤，被作者美化為上帝特別關愛的象徵：因為上帝特別愛，所以天使就會特別用力親。這樣的說法，寬慰了仟璽受傷與不平的心靈：「我是很棒的資優生，天使才會來親我」（跨頁 11）。而在《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一書當中，作者也透過機器女孩珊珊的觀點讓讀者

¹²³天使心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網站—緣起與願景—你我都有一顆天使心
<http://www.ah-h.org/1-1about.asp>，檢索日期 2008 年 6 月 1 日。

明白，有了愛和接納，每一個人都可以是身心障礙者的守護天使。

在天使、翅膀、守護天使與親的美化象徵隱喻之外，《好好愛阿迪》一書中的蓮花隱喻，是比較少見且特別的用法。在《好好愛阿迪》一書當中，阿強的心機和阿迪的單純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圖中的蓮花更與阿迪的形象形成了呼應（圖 4-1-5）。蓮花象徵出淤泥而不染，而被巧克力弄

髒衣服、被泥巴水濕透了鞋，被上帝做壞身體的阿迪，卻有著一顆單純善良的心：他小心翼翼的動作好溫柔、他不忍青蛙媽媽失去青蛙

蛋、他甚至告訴琪琪，心比外表重要。透過作者的書寫，讓純潔的蓮花隱喻，覆蓋心智能力

不足的先天缺陷，讓阿迪的笑容與盛開的蓮花，優美的沈澱在讀者的心裡。



圖 4-1-5 《好好愛阿迪》跨頁 8

當作者避開了負面的疾病隱喻，嘗試使用正面、樂觀甚至美化的修辭來呈現身心障礙者，就有可能讓身心障礙者的勇氣增生，產生力量，如同自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及畢馬龍效應(Pygmalion effect)，使自己或他人的預期應驗了行為結果。¹²⁴

此外當美化象徵意義取代了負面的象徵意義，就有可能影響一般大眾及身心障礙者的觀看及相處模式，雷可夫說：「日常概念系統以外的譬喻，意象性

（imaginative）與創意性(creative)的譬喻。此類譬喻能夠提供我們對經驗的新理解，因此能對我們的過去、日常活動、我們所知與所信的事物賦予新意。」

¹²⁵一個蘊涵有可能引出更深一層的蘊涵，喚醒並聯繫讀者從前對身心障礙者的記憶，並形成未來與身心障礙者相處的指引。雖然譬喻的意義因人而異，雷可夫表示：「給我們新意的同一譬喻未必也帶給他人新意」，¹²⁶然而當人們開始以譬喻瞭解經驗時，新意就具有創造真實的能力；當人們開始付諸行動，新譬喻就有可能

¹²⁴張春興，《現代心理學—現代人研究自身問題的科學》（台北：東華書局，1996年），頁585。

¹²⁵雷可夫（George Lakoff）、詹森(Mark Johnson)著，周世箴譯注，《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台北：聯經，2006年），頁225。

¹²⁶同上註，頁229。

改變原本所依存的概念系統及行為。¹²⁷當書寫者嘗試為身心障礙者建立嶄新的形象，即代表讀者在與身心障礙者相處上，有建立新的真實的可能。

參、輕盈化解沈痛

卡爾維諾對文學中關於「輕」的美學有很深刻的看法，他認為，生命的沈重必須要以輕盈的態度來承擔，卡爾維諾從柏修斯的神話談起，他認為：「柏修斯的力量在於拒絕直接觀視——不過，他並不是拒絕去觀看他自己命定生活其中的『現實』；他隨身攜帶這個『現實』，接受它，把它當作自己的獨特負荷。」¹²⁸因此在看待世界時，必須改變策略，採取不一樣的邏輯和角度，以新穎的認知和鑑定方式來看待世界，所謂的輕盈，並非夢幻，而是具有深思熟慮的輕。¹²⁹

身心障礙者生命經驗，一般來說是很厚重的，有掙扎的痛苦、有受詛咒的迷思、有哀傷也有被誤解的可能；而身心障礙者的手足，也常被賦予照顧者、具愛心耐心的角色，像《我的姊姊不一樣》、《受傷的天使》與《誰是羅蕾特》中，沈重的責任壓在非身心障礙者手足的胸口，這樣的作品讀來讓人心疼與反思，然而當作者使用靈巧的筆觸，讓輕盈化解沈痛的作品出現，就有機會慢慢的消溶生命裡不得不的沈痛感，《超級哥哥》就是這一類型的作品。

超級哥哥的繪者崔永嫻說：「希望能藉助這本書讓小朋友們瞭解『喜憨兒』的可愛，而不是一昧的害怕與排斥。因為那樣真是太可惜了！」¹³⁰崔永嫻的哥哥本身是智能障礙者，她選擇採取幽默可愛的風格來呈現智能障礙者。在《超級哥哥》的故事中，作者並沒有閃躲身心障礙者在生活當中可能造成的困擾與不便，故事裡的哥哥時常不按常理出牌，製造了一大堆麻煩，但作者貼心的幫哥哥取了「超級握手狂」、「超級幫忙狂」、「超級裝東西狂」的名字，藉由這樣的書寫方式，改造了哥哥的形象，成為一個討喜的人物，當哥哥成功的幫助爺爺離開火

¹²⁷雷可夫、詹森，《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頁 232。

¹²⁸伊塔羅·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著，吳潛誠校譯，《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 (台北：時報文化，2005 年)，頁 18。

¹²⁹同上註，頁 15-24。

¹³⁰崔永嫻，〈繪者的話〉，《超級哥哥》。趙美惠文/崔永嫻圖，《超級哥哥》(台北：國語日報，1999 年)。

災現場後，妹妹大喊：「萬歲！哥哥萬歲！我決定從今天開始，不管哥哥有多麼令人傷腦筋，我永遠都要幫助他，做一個『超級幫哥哥狂』」（跨頁15）。當妹妹真心接納智能障礙的哥哥時，也意味著書寫者本身已脫離刻板沈痛的身心障礙書寫，樹立另一種高度的視野來觀看身心障礙者。



第二節 你叫什麼名字

除了透過文字消除疾病的隱喻，進而建立新的隱喻，讓讀者轉換思維方式去看待身心障礙者之外，視身心障礙者為一個獨立的個體，不以其部分的障礙統稱身心障礙者，姓名成為象徵身心障礙者主體性的重要因素。

在身心障礙類的繪本當中，許多作品在書名上就讓讀者清楚知道身心障礙者的名字，像是《好好愛阿迪》、《珊珊》、《誰是羅蕾特》、《乙武的禮物》、《查克 笨！》、《穿背心的野鴨一寶兒》、《阿虎開竅了》與《小虎也開竅了》，在這些作品裡面，這些身心障礙者多半能發揮自己的潛能適應社會，並形成了正向光明的結局。

有些作品無法在書名上看到名字，但姓名會隨著故事的敘述當中顯露出來，例如：《天使太用力》、《只會唱歌的小孩》、《輪椅是我的腳》、《城市睡美人》、《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小駝背》與《我的姊姊不一樣》。在前五本繪本當中，這些身心障礙者或其家庭在克服心理與生理障礙後，終能恢復自信，以勇敢姿態迎向未來的挑戰；而《小駝背》從夢裡得到名字之後，感動與狂喜交加：「『我知道我的名字拉！我叫金豆，我叫金豆。』小駝背放開高看看的手，雙手張開像要擁抱什麼的，向空曠的草地那邊瘋狂的跑過去，口裡還不停的喊，『我的名字叫金豆……』」（頁 26），至此他的生活才開始顯得更有衝勁活力與目標。另外《我的姊姊不一樣》當中，泰莉是弟弟對智能障礙姊姊的稱呼，顯示出弟弟雖然對照顧姊姊感到無奈，但卡羅還是努力的在手足之情與怨對之中找尋一個平衡點，「現在，我仍然無法不為每天老是看顧泰莉抓狂；出去玩時，也不是每次都想帶她。但，偶爾我會想到那天在購物中心，我失去她，以及再找到她的種種感覺。」（跨頁 13）。在卡羅的心裡，至少泰莉是姊姊，而不只是一個智能障礙者。

名字的出現意味著個人的主體性取代了從障礙的觀點來觀看身心障礙者。王泉根指出：「我們每個人在社會交際中總是從『互通姓名』開始的，姓名是社會交往的第一步……」¹³¹，在身心障礙類繪本當中，問對方姓名或告知彼此姓名，

¹³¹王泉根，《華夏取名藝術》（台北：雲龍出版，1993 年），頁 9。

就形成了一個有意義的關鍵指標：這代表著邀請彼此分享生活經驗，也代表觀看者和被觀看者的地位平等，成為彼此更進一步認識的開端。

針對姓名的出現在文本中所產生的意義與脈絡關係，以下從《輪椅是我的腳》、《小駝背》、《誰是蘿雷特》這三本書來探討：

「這時候，在遊戲場被人叫做『大胖子』的那個男生突然出現在她面前。『哈囉，我叫西吉。』他說：『需要我幫忙嗎？』『我叫瑪姬。』她鬆了一口氣，……」（跨頁5）。在《輪椅是我的腳》中，非身心障礙者西吉主動告訴瑪姬自己的姓名，兩個人以「西吉」、「瑪姬」互稱，而非「那個大胖子」、「那個坐輪椅的」。這代表著兩人都將對方平等看待，而非以個體的缺陷概稱整體，透過被認同的主體，瑪姬也才能接受西吉的建議：自己的確和別人有不一樣的地方，透過這個過程，讓她在回家的路上，能主動向人釋出善意，也獲得了更開闊的心境。

在《小駝背》的故事中，高看看是第一個問小駝背名字的人，從小成為孤兒的小駝背，總是活在大夥的嘲笑與欺負當中，習慣被人蹂躪，早就不敢對現實社會有任何的渴望與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名字也顯得毫無意義。雖然高看看曾經想為小駝背出氣，也陪伴了小駝背好一段時間，然而小駝背也始終記不起自己的名字。直到有一天，當小駝背在夢境當中，沈醉於舒適的居住環境與溫暖的人情當中，「金豆」這個名字才從溫柔的小女孩口中浮現：「這時候，小駝背聽得很清楚，有一個小女孩的聲音，連著叫了兩次『金豆，金豆：』小駝背嚇了一跳。……『你怎麼不叫我小駝背？』小女孩子搖搖頭，然後轉了一下身。小駝背差一點就啊地叫了出來。原來這位可愛的小女孩子背也是駝的……」（頁16-7）。當彼此的地位平等，名字這才顯示出其意義與價值。

在《誰是蘿雷特》一書中，透過開展平等的對話之後，才拉近蘿雷特與一般人間的距離。在要去馴馬場的巴士上，克拉拉問蘿雷特：「你為什麼沒有每天到學校來？」（頁23），當克拉拉從真誠的角度關懷蘿雷特，從兩人的互動中，看見作者讓蘿雷特從邊緣的角色被置入一個平等的關係之中，蘿雷特開始可以使用自己的方式：「親」克拉拉的手，來表達她對克拉拉的喜歡之意，同時引入故事

的高潮：讓蘿雷特藉由熟練的騎馬技術，成為全班小朋友崇拜的對象，這一次，有個男生問她：「妳叫什麼名字？」（頁 27）。此時，這個名字代表了自信、尊嚴與友誼。蘿雷特靠自己的力量為自己發聲，她不刻意委屈自己和理性的社會秩序交流，終究能活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第三節 受難者引渡受難者

當身心障礙者脫離負面的疾病隱喻，真誠面對自身的缺陷與問題，以一種嶄新的形象，正向勇敢的面對生活的挑戰時，身心障礙者就成為生命教育的活教材。

成功身心障礙者的故事，是一個個浴火鳳凰對生存的意義奮鬥掙扎的歷程，他們的生命體驗轉換成各種型式的作品：詩、圖、文章、小說、影像、電影、舞蹈、音樂……等，從生命之火裡發揚出來。以電影及戲劇來看，韓劇「射星」（講閱讀障礙）、「黑暗中追夢」（多重障礙紀錄片）、「練習曲」（聽障生環島電影）、日劇「與光同行」（講自閉症）等作品，個個都發人省思，有的是要書寫自己成長的體悟；有的是要鳴發對社會不平的怒吼；有的是希望這些作品能喚醒社會對身心障礙者的認識與接納；有的是要鼓勵、陪伴著那些有類似經驗的受傷心靈一同向前行；有的時候，是讓身心障礙者知道，一般人可以的，我也可以，就像〈生命之歌〉一文中所說的：「在被稱為殘障者之前，想先回答我是人；在被當作殘障者放棄之前，想先大叫我是人；我，在成為殘障者之後才發現，原來，我也是人。」¹³²更多時候，是要藉由這樣的故事，把彼此之間愛心的暖流牽引起來，就像卡夫卡（Franz Kafka）對於一本好書的形容一般：這些作品「它應該像一把斧頭，敲破我們心中那片冰封的海洋」。¹³³

在繪本書寫裡，也不乏這樣的例子，從受難者的角度引發更多的同理及力量，帶領著讀者看到更多關於身心障礙者的光明與希望，也更展現了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¹³²唐氏症女孩岩元綾畢業於日本鹿兒島女子大學英文系，克服萬難的她正在學法文，希望未來翻譯更多兒童繪本給孩子欣賞。這是讓她從終日哭泣，到最後坦然面對，進而到國內外演講的一首詩。岩元甦子&昭雄著，葉韋利譯，《向前走吧！我的女兒》（台北：台灣東販，2006年），頁240-1。

¹³³安奈特·西蒙斯（Annette Simmons）著，陳智文譯，《說故事的力量》（*The Story Factor: Inspiration, Influence, and Persuasion through the Art of Storytelling*）（台北：臉譜出版，2004年），頁52。

壹、 同是天涯人

蔣勳在《破解梵谷》一書中提到，梵谷是精神病患，但是他看到了最純粹的美的事物。我們很正常，但是我們看不見。正常，意謂著我們有太多妥協嗎？¹³⁴ 梵谷將自己的生活沉浸在一種不被當時「美學」所稱讚的美當中：中下階層的百姓、破舊的鞋子、歷盡滄桑的農婦、瀕臨精神崩潰的意識。因為梵谷，人們開始注意「醜陋」的美學，梵谷燃燒自己，挖掘出一幅幅吶喊自心靈深處的話語，像耶穌基督一樣救贖了許多人的心靈。於是最深層的感動，總在無絕的苦痛當中產生。在身心障礙類的繪本當中，能將心比心，陪伴身心障礙者的，有些也是曾遭遇受苦經驗的人。

《小虎也開竅了》一書中，小虎的哥哥阿虎，也曾經是個慢開竅的孩子，因此他很能體諒小虎慢開竅的行為，他從不解小虎的行為，到耐心的陪伴小虎，「白天，他教小虎丟球(跨頁 7)/晚上他教小虎拉小車(跨頁 8)/他教小虎搖波浪鼓(跨頁 9)/而且他試著教他說自己的名字(跨頁 9)/阿虎決定不教小虎怎麼吃東西」(跨頁 10)，從畫面當中讀者見到一個有耐心的哥哥，面對小虎的屢次出錯，他還是堅持按照工作分析法，一步一步的教導小虎(圖 4-3-1、圖 4-3-2)，最難能可貴的是，當小虎把麵條吃的一團亂時，阿虎撐起了傘替代了斥責小虎的行為，並且決定讓小虎按照自己的方式吃東西(圖 4-3-3)。阿虎對小虎的包容善解之心，和之前他也是一隻慢開竅的老虎，能體會箇中滋味，有很大的關係。



圖 4-3-1《小虎也開竅了》
跨頁 8



圖 4-3-2《小虎也開竅了》
跨頁 9



圖 4-3-3《小虎也開竅了》
跨頁 10

在《小駝背》一書當中，看不慣小駝背被當成大烏龜欺負的高看看，「竟然

¹³⁴ 蔣勳，《破解梵谷》(台北：天下遠見出版，2007 年)，頁 110-120。

從圍觀熱鬧的小孩子當中，挺身出來阻止在欺負小駝背的幾個孩子」(頁4)。作者特意使用「竟然」這兩個字，是因為高看看是一個「身體瘦小」的小男孩。周慶華在《身體權力學》中指出：「體格是指人的外形，它佔有空間，也是具體可見的對象；而在最表顯的層次，它是屬於身體的生理性的權力場域的媒介範疇。」¹³⁵因此體格是作為一個身體展現權力的媒介，天生健碩的體格常會下意識的影響或支配天生瘦弱的人。¹³⁶於是外顯羸弱的身心障礙者常面臨被凌虐及被支配的事實，具有良好自我意識者通常能挺身而出捍衛自己的權力，然而常見許多身心障礙者選擇默默接受這些不平的待遇，深怕以卵擊石會遭遇更大的反彈及挫敗，小駝背早已習慣被欺負，就是一個例子。但身形一樣瘦弱的高看看，卻勇於挺身而出，捍衛小駝背的權力，雖然是以卵擊石，自己也受了很大的傷害，但他卻更能體會小駝背的處境，默默的在身邊陪伴著小駝背，帶給他友誼與心靈上的安慰。

《查克 笨！》中，「席格蒙用力向前傾。結果從巢中翻落，他試著在空中飛翔。『救命阿！』他正想呼叫時，已經重重的摔到地上。『查克 笨！』他的腦子裡響起這樣的聲音」(跨頁2)。從此以後，沮喪的席格蒙以為自己做錯了所有的事，再也發不出其他的聲音，他的語言世界只剩下「查克 笨！」。在接受塔司卡夫的治療之下，他恢復了信心，同時也利用他善於飛翔的優勢能力，救了一個從天空跌落下來的鳥，讓牠安穩的落在席格蒙的背上。席格蒙因為自己的受傷經驗，讓牠在第一時間能即時阻止同樣的悲劇再發生於小鳥身上；同時牠也透過幫助別人，讓牠更認清自己的生命與價值，不再執著於牠無法發出其他聲音的問題點。

《輪椅是我的腳》中的西吉是個胖子，在街上他被一群小孩使用語言嘲笑：「大肉圓…胖嘟嘟…肉多多…圓滾滾…」(跨頁3)，然而第一個對著坐輪椅的瑪姬伸出援手的就是他。有著受傷的經驗，他也更能體會瑪姬的心情，並告訴瑪姬：「你坐輪椅。我長得比別人胖。你和我，我們都有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跨

¹³⁵周慶華，《身體權力學》，頁53。

¹³⁶同上註，頁54。

頁 8) 在他的帶領下，瑪姬也才得以承認自己的確有需要別人幫忙協助的地方，並主動的向路人及警察提出需求，作者細緻的安排同是受難者的西吉出場，讓瑪姬能自然而然的接受西吉幫忙及建議，重新再去建構自我形象。

貳、 山不就我，我就山

當社會的環境尚未發展出對身心障礙者的尊重時，身心障礙者只有先發展出對本身文化的尊重。¹³⁷在對身心障礙者的稱呼不斷改變，社會上尚未能發展出全然接納身心障礙者之際，《城市睡美人》一書，從五位身心障礙者角度出發，企圖見證屬於身心障礙者的新文化。

童年時期閱讀的童話故事，總是具有美好的結局，然而隨著年齡增長，包藏在美麗糖衣下的真實外表被一一解構。《城市睡美人》中的五位主角在家中都受到很好的保護及照顧，然而當他們步出洞外，看到更寬廣的天空時，殘酷的現實也接踵而來：「我也是那天爬出院子外的世界，才發現自己跟別人是多麼不同」

（頁 47）。異常的身體無法在人群當中取得平等的地位，當身心障礙者的身份被確認之際，即應驗了已然存在的鴻溝，理性／非理性、常／異、優越／卑下之辯證油然而生，面對外界的排擠、嘲弄，及因誤解產生的流言緋語，讓身心障礙者在疾病之外產生更嚴重的病痛感：「這樣難堪的話，重重打擊著我」（頁 33）、「就這樣，嘲笑和辱罵，就像檳榔一樣，不離它們的嘴……覺得好累，選擇逃回老家。」

（頁 83）於是身心障礙者對自身的形象產生痛苦及羞愧感，甚至將之歸因為巫婆的詛咒：「我常想，不跟人結怨，與人合好的我，為什麼會遭到巫婆兇狠的詛咒」（頁 19）。

然而，歸咎為詛咒或逃回家並不能就此解決問題，人生的存在，總有些不得不的痛苦需要面對，沈睡與哀傷，只會更囿限自身潛能的發展，轉個念，或許能夠海闊天空。在《城市睡美人》當中的五位主角個個都是堅強的唐吉訶德，衝破

¹³⁷ 郝明義，〈山不就我，我就山〉，《城市睡美人》序。李燕文/Ajonn 圖，《城市睡美人》（台北：大塊文化，2003 年）。

命運的詛咒，坦然的面對。

有的是透過努力，讓身心障礙者不囿於殘缺的肢體，充分發揮自身的潛能，例如：「這一刻我證明了殘障不代表殘廢，而我也像標槍一樣，找到人生的方向」（頁 96）。有的是透過反思，讓身心障礙者的重新燃起希望的力量，例如：「我已經睡了五年……還有多少個五年，可以這樣沈睡不醒呢？」（頁 33）、「在這穩輸不贏的人生戰役中，我該要奮鬥不械，或是棄械投降？」（頁 131）。有的是透過同理，讓更多身心障礙者受到幫助，例如：「……是的，我終於明白，我所受的苦就是要讓我能去安慰、鼓勵與我相同命運的陌生人」（頁 39）。有的是保持毅力充當戰士，坦然勇敢的迎向生命的挑戰，例如：「拇指姑娘遇到挫折，總是勇敢面對，我也總是咬著牙、忍著淚，來面對我身上的病痛」（頁 111）、「……我要利用僅剩的一口氣，搖旗吶喊地阻止悲劇之神……」（頁 135）。

透過努力、反思、同理與保持毅力，讓身心障礙者更加珍惜生命，不被桎梏於疾病隱喻的枷鎖當中，開創屬於身心障礙者的新文化。

凱博文指出：

意義是在嚴重的病痛情況中，由那個形成我們個人與社會窘境的東西創造出來的。對殘障或死亡威脅所造成的一股真相感到震驚後，我們轉向那些賦予生活世界活力的意義之源。意義是無可避免的：也就是說，病痛總是有意義的。當病痛不造成自我破壞（Self-defeating）時，病痛經驗就可以成為——即使不常如此——一種成長的機會，一個轉向更深更好的起點，一個好的模型。¹³⁸

這五位身心障礙者的故事很平凡但很真實，透過第一人稱的敘述口吻，彷彿主角們平等的站在面前，對他們的身世娓娓道來，和讀者產生對話。他們並非都是鎂光燈下的成功者，但當他們承認身為身心障礙者的事實，就代表他們向前跨出一大步。許多身心障礙者沈溺於孤獨與封閉的生活中，無法睜開眼睛積極的面對問題，這也更彰顯將痛苦昇華為勇氣的困難，然而，在希望與絕望的一線之隔

¹³⁸凱博文，《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頁 154。

中，只要跨過這受苦經驗，就具有重建自己及激發他人潛能的能力。

參、走出病房教育社會

當《小虎也開竅了》中的阿虎、《小駝背》裡的高看看，《查克 笨！》裡的查克、《輪椅是我的腳》裡的西吉透過受難的經驗去同理他人的處境，能帶給受協助者關懷與溫暖；在《城市睡美人》一書當中，五位身心障礙者轉念，企圖見證屬於身心障礙者的新文化，的確能讓這些身心障礙者更顯堅強，並使讀者感動。然而這些故事的影響力僅限於固定的幾個人。若有機會能走出洞外，教育社會更瞭解身心障礙者，在心理上不僅是對自己跨出一大步，同時也能影響更多的人。

派屈克·柯瑞根與羅伯特·朗丁在《不要叫我瘋子》一書中提到可以選擇一些方式來披露自己的病情：避免社交、保密、有選擇地披露、無選擇地披露、廣泛傳播你的經歷。不同的選擇，會帶來不同的益處與代價。其中「無選擇的披露」是指對一群人分享生活經驗，也意味著患者必須先改變自己對障礙的觀點，視障礙為生活的一小部分，重新架構經驗，並堅強的面對有些人因偏執而帶來的不認同態度；「廣泛傳播你的經驗」意味著教育他人瞭解障礙，並積極尋找可以分享自己經驗的人，這種方式會讓障礙者不再自我防衛、保守秘密，同時也體認到社會的反應也應該承擔某部分障礙所引發的問題，然而這樣的作法卻有可能引起一些敵視與挑戰的反應。¹³⁹在身心障礙類的繪本當中，透過不同層次的「披露」功能，獲得了不同的效果，作者在「說」多少與「不說」多少的選擇當中，在某個程度上也決定影響了讀者對身心障礙者觀感的反應。

在《輪椅是我的腳》一書當中，當瑪姬認清自己是具有某部分和一般人不一樣的地方時，就不會對路人的眼光及閃躲的言詞感到困窘，她就能自信大方的說出自己的障礙及需要幫忙的地方，她也主動的向政府單位反應肢體障礙者的需求：「『對不起，』瑪姬向一位正在開違規停車罰單的警察說：『紅路燈旁的人行

¹³⁹派屈克·柯瑞根、羅伯特·朗丁，《不要叫我瘋子》，頁 132-55。

道臺階很高，我沒辦法把輪椅推上去』」（跨頁 10）。瑪姬讓環境的不適當分擔部分肢體障礙者適應社會的障礙問題，如此能讓瑪姬減輕自己被污名化的負擔，不將肢體障礙視為個人的問題。在權衡得失，透過「揭露」解放了心理的枷鎖之後，她或許還是得面對歧視的眼光，「不過，瑪姬一點也不在意了」（跨頁 12）。

陽光基金會副執行長提到：「聽著曉東細數孩子所受的折磨以及一位年輕媽媽的心路歷程，任何人都會為之動容。而令人慶幸的，在苦難中，曉東選擇了勇敢面對。」¹⁴⁰當曉東（阡璽媽媽）真正對阡璽的病症釋懷，她也才能勇敢的和社會大眾分享身心障礙者家庭一路走來坎坷的心路歷程，在《天使太用力》一書中，阡璽媽媽透過專業團隊與遊戲治療，在不放棄的努力與關愛之下，終於也讓阡璽打開心房，接納自己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甚至告訴不知情者那就是血管瘤，讓阡璽媽媽的心得到了寬慰。透過這樣的「揭露」書寫，阡璽媽媽完成了一趟自我敘事治療的旅程，並讓她及阡璽從辛勞且備受歧視的幽谷，轉而面向幸福的所在，更讓一般大眾，重新建構對血管瘤小孩的印象。

¹⁴⁰舒靜嫻，〈陪你一起向前〉，《天使太用力》序。樓曉東文/黃淑英圖，《天使太用力》（台北：格林文化，2007 年）。

第四節 對身心障礙者的故事重新命名

在身心障礙類的繪本書寫當中，透過文字的阿斯匹靈，能消除疾病的隱喻，改變觀點，達到去污名化的效果。派屈克·柯瑞根與羅伯特·朗丁在《不要叫我瘋子》一書中，建議以三種方式來去污名化：透過學習認知策略，讓身心障礙者改變態度，來挑戰污名化所帶來的恥辱感；透過賦予權力，增強身心障礙者支配生活的力量，來對抗污名化及恥辱感；透過公開行動，像抗議、教育及社會立法的手段來挑戰社會的無知。¹⁴¹在身心障礙類的繪本書寫當中，對身心障礙者來說，像《天使太用力》、《查克 笨！》與《城市睡美人》中，就是透過改變認知方式，讓身心障礙者重新拾回自尊；而《輪椅是我的腳》、《誰是羅蕾特》、《跟著爺爺看》與《我的妹妹不一樣》中，家人們使用正面的態度看待身心障礙者，讓他們相信自己的能力，對未來抱持著樂觀與希望的看法；另外《輪椅是我的腳》更透過身心障礙者的自覺發聲，讓社會大眾瞭解身障者的需求及想法。

除此之外，身心障礙者的生命故事，對身心障礙者來說，也是一種成長與粹練，從受難者引渡受難者的角度來看，這些身心障礙者的故事，個個都具有啟發人心的作用，派屈克·柯瑞根與羅伯特·朗丁指出：「對於病情嚴重的病患與照顧者來說，疾病具有純粹的道德性。嚴重的疾病會引出深沈與複雜的情感，如恐懼與消沈、憤怒與羞辱，但也會讓人覺察到生命原本忽略的重要價值。」¹⁴²這個世界上並沒有所謂完美的人，每個人總是有自己的問題，並且要想辦法去面對、處理自己的問題，身心障礙者也是一樣，凱博文也說：「不管我們的身體或心智遭逢什麼變故，但我們的靈魂卻依舊完美無瑕。」¹⁴³許多成功的身心障礙者都體認到這一點，在拭乾淚痕之後，重新面對自己內心真實的聲音，排除滿佈的荊棘與險阻，發揮自己的潛能，在美麗的生命裡揮灑繽紛的色彩，透過這樣的努力，也讓更多人改變對身心障礙者的看法，以新的觀點再去思考身心障礙者存在的意

¹⁴¹派屈克·柯瑞根、羅伯特·朗丁，《不要叫我瘋子》，頁 56-63。

¹⁴²凱博文，《道德的重量—不安年代中的希望與救贖》，頁 207。

¹⁴³丹尼爾·戈特里布，《給山姆的信》，頁 99。

義。

王浩威指出，人類學的研究是要去思考一群人的生命狀態，而不只是看到疾病底下相同一群人的缺陷或疾病，因此「當疾病是生命狀態的條件之一，而不再是特殊的焦點，更不是缺陷時，人們才能擺脫腦海中根深蒂固的那一個『正常人』的標準樣式。當不同的生命狀態，才是引人深思的面向時，差異於是成為生活常態中的一種必然存在，而且是被尊重的。」¹⁴⁴當身心障礙者及非身心障礙者能夠轉變觀點，重新思索身心障礙者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時，兩條平行的思維模式，才有可能碰撞產生出火花的可能。保羅·弗雷勒說：「為了要生存得更人性化，其實便是要去『命名』（to name）這個世界，去改變這個世界。一旦被命名後，這個世界就會轉以一種問題的形式出現於命名者之前，並且要求命名者再一次給予新的命名。」¹⁴⁵命名就是一種對世界重新再創造的工作，不同於壓迫者攻擊人性化的作為，人必須透過真誠的愛引發自由的行動去消除被壓迫的環境，並透過謙卑匯取眾人的力量與聲音，避免以傲慢產生緘默的回應，同時也必須對人性具備高度的信心，對轉化後生命可能會產生的挫折視為一種必須回應的挑戰，抱持著希望為解放被壓迫者的命運而奮鬥。

¹⁴⁴王浩威，〈從浪漫醫學到病人人類學〉，《色盲島》導讀。奧立佛·薩克斯著（Oliver Sacks），黃秀如譯，《色盲島》（The Island of the Colorblind）（台北：時報出版，1999年），頁13。

¹⁴⁵保羅·弗雷勒，《受壓迫者教育學》，頁128。

第陸章 結論

第一節 身心障礙者形象之形塑

壹、身心障礙者的形象

在進行本研究的一開始，研究者原本想研究身心障礙者在繪本裡的形象刻畫，然而卻發現得不到全面而具體的樣貌，繪本中大部分的對身心障礙者的刻畫是破碎且零散的，繪本並無法幫助讀者更加瞭解身心障礙者。後來閱讀敘事學的相關理論，透過聚焦者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才得到了解答。在非聚焦型視角的繪本當中，繪本書寫者通常會透過環境來烘托身心障礙者的處境，由於繪本書寫者著重介紹的重點不一定是帶領讀者認識身心障礙者，因此對身心障礙者的形象常會偏向隱含或間接的刻畫，而繪本書寫者旨在描述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在受歧視或包容的環境裡，若接受或掙脫疾病的隱喻，可能對其成長的歷程所造成的影響。

當作者採取手足的視角來觀看身心障礙者時，讀者受到這樣有限知視角的影響之下，視角的年齡、性別會造成讀者認識身心障礙者的斷裂與空白，然而透過孩子觀點陌生化的視角，提供讀者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與身心障礙者的相處之道，在某個程度上來說，這些繪本也暗示家長及教師應該更注意身心障礙手足的心理建設。此外也有繪本書寫者使用外聚焦的手法製造懸疑感，讓讀者從一定的距離觀看身心障礙者，其重點在於呈現身心障礙者與一般人相同的地方，直到結尾處才解開謎底，這種書寫方式會負擔讀者無法清楚認識身心障礙者的風險，但能製造驚奇感，有可能拉近讀者與身心障礙者的距離感，去思考身心障礙者與一般人相同的部分。

當身心障礙者採取「回眸凝視」(returning the gaze)的觀點，就有可能顛覆父權眼睛的凝視，增長自身的主體自覺。在身心障礙類的繪本書寫當中，研究者發現當身心障礙者取回越多的「凝視權」，讀者就越有可能對身心障礙者獲致更為清晰的樣貌。有些作者是透過平行對照法在承認彼此差異、尊重身心障礙者的

基礎下，以平等的態度去平視身心障礙者；有的是身心障礙者取回主動發言權，透過書寫讓讀者瞭解身心障礙者的世界與需求，但在書寫的過程當中要注意身心障礙者所提出的故事必須與傳統刻板印象略有相同，才能有機會使讀者信服，亦即在瞭解傳統刻板化的經驗下，承認部分差異才能加以挑戰污名化的態度；有些繪本雖然並非透過身心障礙者直接書寫，但卻使繪本裡的身心障礙者對讀者產生眼神凝視的行為，當「觀看」成為一種權力的象徵時，身心障礙者的主動行為，就增強了身心障礙者的主體意識，也提供讀者從更精緻的角度去認識身心障礙者。

研究者發現在身心障礙類繪本當中，時常會出現身心障礙者備受歧視的鏡頭，當常/異的界線被劃分，優／劣的主觀意識及偏見很容易就佔據了一般人對身心障礙者進一步認識的空間；當身心障礙者接受了疾病的負面隱喻，也會產生自我應驗的效果，在此兩種交互影響的情境之下，有可能助長身心障礙者成為真正的弱勢者，也使一般人對身心障礙者產生閃躲隱喻及恐怖聯想。在身心障礙者遭遇歧視的鏡頭之下，身心障礙類繪本書寫者在書寫的過程當中，必須要深思疾病隱喻的影響，盡可能保持客觀中立，真實賦予身心障礙者身為人的尊嚴及權力，才不置於再使身心障礙者落入失能、無知與壓抑的污名化思維當中。

貳、觀點改變之後

從疾病的相關論述當中可以發現，改變觀點來看待身心障礙者，能在嚴肅的醫病關係中增添幽默效果，使身心障礙者與疾病共存，甚至能將劣勢轉為優勢。如同蘇珊·桑塔格所言人們永遠無法擺脫疾病隱喻的思維，但在書寫身心障礙類繪本時，作者若能試圖還原疾病的原點，不以其部分的障礙統稱身心障礙者，甚至賦予身心障礙者「姓名」，視身心障礙者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讀者就有可能不以疾病的負面隱喻來看待身心障礙者，尊重身心障礙者的天賦優勢能力；而身心障礙者也能認清自己只是「有」這樣的問題，並非「是」這樣的問題。在尊重且承認差異的前提下，身心障礙者增加了可以自由發揮的空間。

另外繪本書寫者若善用文字的阿斯匹靈，能幫助身心障礙者重貼標籤，產生美化的象徵意義。當繪本書寫者避開負面的疾病隱喻，嘗試使用正面、樂觀甚至美化的修辭來呈現身心障礙者，就有可能讓身心障礙者增加勇氣產生力量，也可能影響一般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觀看及相處模式；此外在書寫者靈巧的筆觸之下，以輕盈化解沈痛的作品也可能消溶生命裡不得不的沈痛感，幫助讀者樹立另一種高度的視野來觀看身心障礙者。

從生命教育的角度來思考，聖嚴法師說：「從『主動』的觀點看，任何人、事、物都可能是菩薩的變化（以神通力而化），或菩薩所托化（依慈悲願力而化）。」¹⁴⁶於是身心障礙者也有可能是示現出醜陋樣子的菩薩，來考驗人性的智慧與慈悲心；從積極的角度來思考，身心障礙者所遭遇的苦難，有可能是為了引渡更多的受難者能正向勇敢的面對生活的挑戰。

當社會環境尚未發展出對身心障礙者的尊重時，身心障礙者可以先發展出對本身文化的尊重，透過努力、反思、同理與保持毅力，讓身心障礙者更加珍惜生命，開創屬於身心障礙者的新文化。對於身心障礙者來說，跨過這受苦經驗，就具有重建自己及激發他人潛能的能力；從另一方面來說，若是身心障礙者能夠走出病房教育社會，透過適當的「揭露」來釋放個人的罪惡及羞恥感，就有可能讓環境的不適當分擔部分身心障礙者適應社會的問題，並讓一般大眾重新建構對身心障礙者的印象。

¹⁴⁶聖嚴法師，《聖嚴法師心靈環保》（台北：法鼓文化，1999年），頁117。

第二節 書寫身心障礙者之省思

負面刻板印象阻隔一般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瞭解的機會，除了會對身心障礙者造成傷害之外，也讓一般大眾對「身心障礙」產生害怕及恐懼，對身心障礙者產生排斥、隔離和深怕被傳染的態度，然而常／異的界線劃分自古以來從未消除，對身心障礙者所能做的只能盡量減輕負面疾病隱喻對其生活所造成的影響。身心障礙類繪本書寫者在描述這類經驗時，必須要秉持著真實的原則，不做「勇者化」或「妖魔化」報導，也不過份誇大或輕忽「身心障礙」對生活的影響。在書寫的過程當中，除了告訴讀者身心障礙者能透過改變觀點轉化自己的生命，挑戰傳統對身心障礙者負面的觀點之外，更應提醒讀者污名化的態度如何使身心障礙者的處境更加難堪，重要的是在文本內必須賦予身心障礙者權力與機會，尊重身心障礙者成為一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如同J. Oliver提到的，有時無法自己控制的局面，對身心障礙者來說會有失去自尊、自信及無用的感覺，造成情緒上的難堪。¹⁴⁷

Finkelstein與Stuart呼籲：「不要再把身心障礙兒童界定為『有著特殊需求的兒童』，因為這正是一種認為身心障礙兒童不如非身心障礙兒童重要的文化信念。」¹⁴⁸當讀者從細微的文字當中去思索背後蘊藏的文化價值及隱喻時就會發現，在這號稱多元與開放的社會當中，蘊含了多少將身心障礙者視為次等族群的不平等看法，要求身心障礙者遵守非身心障礙者的規範，也讓身心障礙者無法獲得自我認同。而身心障礙類繪本書寫者更應該要注意到此種現象，在下筆之前應先思考自己對身心障礙者的觀點，是否有可能造成讀者對身心障礙者產生錯誤的認知及引發歧視的可能性，才能真的達到透過繪本讓一般大眾更加瞭解及接納身心障礙者的功能。

有些觀看者在一定的安全距離之外，會對身心障礙者產生同情與憐憫的態度，然而身心障礙者帶給人們最大的啟示應該是當真實去面對生命的苦難時，人們會選擇採取的態度為何？這樣的人生課題是讀者、作者也是身心障礙者值得深

¹⁴⁷轉引自 Michael Oliver、Bob Sapey，《失能、障礙、殘障：身心障礙者社會工作的省思》，頁 196。

¹⁴⁸同上註，頁 101。

思的。從道德經驗的本質來看，人類要努力這封閉的世界中行善，在失敗中尋找勇氣與耐力，為隨時可能的轉變做準備，只要抓住機會適當引導，轉變便能重新帶來活力。¹⁴⁹因此在客觀大環境的現實之下，缺乏資源的身心障礙者，如何在掙扎奮鬥與繳械投降之間擺盪？如何接受「身心障礙」成為自身的一部份？如何取代責怪，將身心障礙視為自身的一部份並擁有它？這每一個選擇都彰顯人們內在的道德力量，每一個身心障礙者在對抗「身心障礙」的負面隱喻的過程中，都有著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故事，並也樹立起自身的風格，而每一種風格都值得尊敬。

有些作者在書寫身心障礙者時，會讓讀者認為身心障礙者就是一群一模一樣的個案，無法讓每一個個案保留獨立的歷史和清晰的輪廓，這樣的方式會讓身心障礙者的故事少了真實動人的色彩，王浩威曾指出：

暢銷電影小說《阿甘正傳》，雖然也是一位弱智者的故事，卻教人乏味。理由很簡單：作者恍如融入這些非尋常人的角色裡，卻描述著尋常人熟悉世界的同樣觀點。譬如，在《阿甘正傳》裡，母親還是一樣偉大，美國夢還是一樣真實。極端的角色其實只是用來強化原有的通俗價值觀罷了。這種小說，當然也只有列作「通俗」小說最為恰當了。¹⁵⁰

書寫者會透露自己對身心障礙者觀感及看法，只有當書寫者打從內心真正視身心障礙者為完整而獨立的個體，尊重其差異並貼近身心障礙者的內心需求，才能夠真實完整的呈現身心障礙者的原本面貌。

¹⁴⁹凱博文，《道德的重量—不安年代中的希望與救贖》，頁 303。

¹⁵⁰王浩威，〈疾病與文學共生〉，《中國時報》開卷版，1996 年 11 月 14 日。

第三節 協助身心障礙者自我增能

在全球化、多元文化與融合教育思潮的影響之下，尊重差異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聲音。以後結構的觀點來看：「個人是被主體化的而不是先驗的存在，女性、男性、原住民、平地人都是被建構的類別，不同權力的分佈流動造成中心與邊陲，因此極力的宣揚，類別是一種差異，不是階級，要大家承認與重視差異的聲音。」¹⁵¹對身心障礙者來說，體認「差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能認清自己在社會上所屬的位置、角色及限制，才能使身心障礙者勇敢的去建構對自我身份的認同，也才不致於應驗了身心障礙者無知、失能、恐怖的負面疾病隱喻；而人與人之間透過尊重「差異」關係，才能不執著於弭平差異，完成跨文化間的交流溝通，讓彼此的世界開啟無限的可能。

在尊重差異的同時，也應注意對身心障礙者所產生的關懷與鼓勵，是否只被當成一種口號或霸權再製的一個手段：

任何試圖藉著對於受壓迫者的弱勢的尊重來『軟化』壓迫者權力的努力，所顯示出來的都只是一種假慷慨（false generosity）；事實上這種努力永遠無法擺脫其局限……真慷慨（true generosity）所指的是致力於消除那些可能造成假慈悲（false charity）的因素……使他們能更加人性化，透過勞動來改變這個世界。¹⁵²

民眾時常會看到當某些政治人物會在特定的節日出現在和身心障礙者相關的場合，有時只會了博取媒體的版面，但實質上對改善身心障礙者處於弱勢的環境並沒有太大的幫助。金錢、物資與憐憫，對身心障礙者來說，毋寧是一種憐憫的行為，表面上是一種公平正義的補償原則，但事實上卻夾藏了宰制的馴服意圖，讓身心障礙者覺得自己是需要被援助的，使身心障礙者依賴這種幫助而無法產生自覺。真正能幫助身心障礙者的是能提供無障礙的環境，珍視屬於身心障礙

¹⁵¹柯禧慧，〈差異的跨越與承認：小學教師對自我身份認定的探尋〉，《學校教師的生活世界：批判教育學的在地實踐》，頁 212。

¹⁵²保羅·弗雷勒，《受壓迫者教育學》，頁 74-5。

者的文化價值，透過愛，開啟彼此之間對話的可能，讓身心障礙者越來越不需懇求他人的幫助，能自尊自立的生活在社會上。

當教師及書寫者在談及應尊重身心障礙者的同時，一定要不斷的反思自己是否置身於主流文化的霸權當中，複製了社會不公，形成了共犯的本質，避免一方面貶低身心障礙者，卻又神話自己對其施之小惠的態度。而教育工作者，必須蘊含以尊重差異為基礎的人性化教學，幫助身心障礙者重拾自我定位，成為身心障礙者生命中的重要媒介，讓身心障礙者及非身心障礙者都能透過批判思考的能力去反思自我的意識型態並掌握自己的命運，才能達到協助身心障礙者完成自我增能的重要工作。



參考書目

壹、研究文本

王淑均、張允雄文。張哲銘圖。《箭靶小牛》。台北：羅慧夫顱顏基金會。1995年。

李燕文。Ajonn 圖。《城市睡美人》。台北：大塊文化。2003年。

馬雅文/圖。《受傷的天使》。台北：信誼出版。2005年。

郝廣才文。田中伸介圖。《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台北：格林文化。2006年。

黃春明文/圖。《小駝背》。台北：皇冠文學。1993年。

樓曉東文。黃淑英圖。《天使太用力》。台北：格林文化。2007年。

趙美惠文。崔永嫻圖。《超級哥哥》。台北：國語日報。1999年。

乙武洋匡文。澤田俊樹圖。劉子倩譯。《乙武的禮物》(プシゼント)。台北：圓神出版。2001年。

Burningham, John (約翰·伯寧罕)文/圖。宋珮譯。《穿背心的野鴨-寶兒》(*Borka*)。台北：台灣東方出版。2003年。

Cadier, Florence (佛羅倫斯·卡狄耶)文。Girel, Stéphane (史蒂芬·吉海樂)圖。殷麗君譯。《誰是蘿蕾特》(*Qui est Laurette*)。台北：米奇巴克。2002年。

Claude, Clément (柯洛蒂)文/Thomas, Yan (湯馬斯)圖。殷麗君譯。《只會唱歌的小孩》。台北：格林文化。2004年。

Fleming, Virginia (維吉尼亞·芙藍明)文/Cooper, Floyd (福洛得·庫伯)圖。宋珮譯。《好好愛阿迪》(*Be Good to Eddie Lee*)。台北：和英出版。2001年。

Huainigg, Franz-Joseph (法蘭茲約瑟夫·豪尼格)文。Ballhaus, Verena (薇恩拉·巴爾豪斯)圖。林倩葦譯。《輪椅是我的腳》(*Meine Füße sind der Rollstuhl*)。台北：台灣東方。2004年。

Janisoh, Heinz (海茲·雅尼許)文/Bansoh, Helga (賀格·邦許)圖。邱璧輝譯。《查克 笨！》。台北：小魯文化。2003年。

Kraus, Robert (羅勃·卡魯斯)文/ Aruego, Jose (荷西·阿魯哥)圖。黃迺毓譯。《阿虎開竅了》(*Leo the Late Bloomer*)。台北：上誼文化。1999 年。

_____/ Aruego, Jose (荷西·阿魯哥)、Dewey, Ariane (愛琳娜·杜威)圖。黃迺毓譯。《小虎也開竅了》(*Little Louie the Baby Bloomer*)。台北：上誼文化。2001 年。

MacLachlan, Patricia (派翠西亞·麥蘭赫蘭)文。Ray, Deborah (黛博拉·蕾伊)圖。楊珮榆譯。《跟著爺爺看》(*Through Grandpa's Eyes*)。台北：遠流出版。1998 年。

Peterson, Jeanne Whitehouse (珍恩·懷特豪斯·彼得森)文。Kogan, Deborah (黛博拉·雷伊)圖，陳質采譯。《我的妹妹聽不見》(*My Sister is Deaf*)。台北：遠流出版。2006 年。

Willis, Jeanne (珍妮·威利斯)文/ Ross, Tony (湯尼·羅斯)圖。劉清彥譯。《珊珊》(*Susan Laughs*)。台北：上誼文化。2001 年。

Wright, Betty Ren (貝蒂·瑞·特)文。Cogancherry, Helen (海倫·柯珍雪瑞)圖。陳質采譯。《我的姊姊不一樣》(*My Sister is Different*)。台北：遠流出版。2001 年。

貳、對照文本

岩元甦子、岩元昭雄著。葉韋利譯。《向前走吧！我的女兒》。台北：臺灣東販。2006 年。

落合みどり (落合綠) 著。宮本信也 (宮本信也) 醫學解說。ふじわらひろこ (藤原弘子) 圖。游珮芸譯。《十人十色的小青蛙—理解需要特別對待的孩子們》(十人十色なカエルの子)。台北：飛寶文化。2008 年。

Warren, Jane (珍妮·華倫)著。史錫蓉譯。《用左手走路的孩子》(*IGOR ~ The Courage of Chernobyl's Child*)。台北：新苗文化。2005 年。

參、專著

- 王泉根著。《華夏取名藝術》。台北：雲龍出版。1993 年。
- 李錦旭、王慧蘭主編。《批判教育學—台灣的探索》。台北：心理，2006 年。
- 李欣倫著。《戰後台灣疾病書寫研究》。台北：大安出版。2004 年。
- 林寶貴主編。《特殊教育理論與實務》。台北：心理出版社。2002 年。
- 林敏宜著。《圖畫書的欣賞與應用》。(台北：心理，2000 年。
- 周慶華著。《身體權力學》。台北：弘智文化。2005 年。
- 胡亞敏著。《敘事學》。湖北：華中師範大學。2004 年。
- 陳伯璋、張盈堃主編。《學校教師的生活世界：批判教育學的在地實踐》。台北：師大書苑。2007 年。
- 黃迺毓著。《童書是童書》。台北：宇宙光。2003 年。
- 黃嘉雄著。《轉化社會結構的課程理論：課程社會學的觀點》。台北：師大書苑。1996 年。
- 張蓓莉編。《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原則鑑定基準說明手冊》。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1999 年。
- 張春興著。《現代心理學—現代人研究自身問題的科學》。台北：東華書局。1996 年。
-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心靈環保》。台北：法鼓文化。1999 年。
- 廖炳惠著。《關鍵詞 200》。台北：麥田出版。2006 年。
- 蔣勳著。《破解梵谷》。台北：天下遠見出版。2007 年。
- 蔡克容著。《特殊教育師資培育中視覺思考體驗課程設計之研究》。台北：台北教育大學。2007 年。
- 賴其萬等著。《解開疾病的迷思》。台北：慈濟文化。2003 年
- 柳田邦男著。唐一寧、王國馨譯。《尋找一本繪本，在沙漠中》。台北：遠流出版社。2006 年。
- Alfred, Alder (阿德勒)著。劉樂群譯。《面對問題兒童的挑戰》(*The Pattern of Life*)。

台北：志文出版，1999 年。

Bal, Mieke (米克·巴爾) 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Second Edition))。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

Bernstein, Basil (柏恩斯坦) 著。王瑞賢譯。《階級、符碼與控制》(*Class, Codes and Control*)。台北：聯經。2007 年。

Broyard, Anatole (安納托·卜若雅) 著。尹萍譯。《病人狂想曲》(*Intoxicated By My Illness—And other Writings on Life and Death*)。台北：天下出版。1999 年。

Calvino, Italo (伊塔羅·卡爾維諾) 著。吳潛誠校譯。《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台北：時報文化。2005 年

Camus, Albert (卡繆) 著。張漢良譯。《薛西佛斯的神話及抒情散文選》。台北：新潮出版社。1977 年。

Corrigan, Patrick (派屈克·柯瑞根) & Lundin, Robert (羅伯特·朗丁) 著。張葦譯。《不要叫我瘋子》(*Don't Call Me Nuts!*)。台北：心靈工坊。2003 年。

Freire, Paulo (保羅·弗雷勒) 著。方永泉譯。《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台北：巨流。2007 年。

Foucault, Michel (傅科) 著。劉北成&楊遠嬰譯。《瘋癲和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台北：桂冠出版。1992 年。

_____。《古典時代瘋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林志明譯。台北：時報文化。1998 年。

Gottfried, Daniel (丹尼爾·戈特里布) 著。陳筱宛譯。《給山姆的信》(*Letters to Sam*)。台北：商周出版。2007 年。

Kleiman, Arthur (凱博文) 著。陳新綠譯。《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The Illness Narratives-Suffering, Healing & the Human Condition*)。台北：桂冠出版。1995 年。

_____。劉嘉雯&魯宓譯。《道德的重量—不安年代中的希望與救贖》(*What*

- Really Matters-- Living a Moral Life Amidst Uncertainty and Danger*)。台北：心靈工坊。2007 年。
- Lakoff, George (雷可夫)、Johnson, Mark (詹森)著。周世箴譯注。《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台北：聯經。2006 年。
- May, Rolly (羅洛·梅)著，朱侃如譯。《權力與無知》。台北：立緒文化。2003 年。
- Mclaren, Peter (彼得·麥克拉倫)著，蕭昭君、陳巨擘譯。《校園生活—批判教育學導論》(*Life in School :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Pedagogy in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台北：巨流。2004 年。
- Oliver, Michael & Sapey, Bob 著。葉琇珊、陳汝君譯。《失能、障礙、殘障：身心障礙者社會工作的省思》(*Social Work with Disabled People*)。台北：心理出版社。2004 年。
- Sacks, Oliver 著(奧立佛·薩克斯)著。黃秀如譯。《色盲島》(*The Island of the Colorblind*)。台北：時報出版。1999 年。
- _____。韓文正譯。《看見聲音》(*Seeing Voices*)。台北：時報出版。2004 年。
- Simmons, Annette (安奈特·西蒙斯)著。陳智文譯。《說故事的力量》(*The Story Factor: Inspiration, Influence, and Persuasion through the Art of Storytelling*)。台北：臉譜出版。2004 年。
- Sontag, Susan (蘇珊·桑塔格)著。陳耀成譯。《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
- _____。刁筱華譯。《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IDS and its Metaphors*)，台北：大田出版。2000 年。

肆、期刊

王浩威。〈疾病與文學共生—好書分享〉。《中國時報》開卷版。1996 年 11 月 14 日。

王增勇。〈2006 年台灣身心障礙者人權指標調查報告摘要〉。《人權會訊》。第 84 期。2007 年 4 月。

孟瑛如。〈勇者或魔鬼—身心障礙者的大眾傳播權〉。《國語日報》第十三版。2008 年 3 月 30 日。

林宏熾。〈障礙理念之解構與障礙社會模式理論之省思〉。《特教園丁》。第 18 卷第 2 期。2002 年。

林素珍。〈缺陷世界的缺陷美—圖畫書對「身心障礙」的詮釋〉。《兒童文學學刊》。第十期。2003 年 11 月。

邱怡薇。〈體驗『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即是做在我身上』之精神……五位中年智障者婦女研究省思〉。《神學與教會》。第 28 卷第 2 期。2003 年 1 月。

吳淑玲。〈特殊關懷與繪本主題閱讀〉。《國教新知》第 48 卷第 2 期。2001 年 12 月。

黃文慧。〈標籤與雙重特殊學生〉。《特殊教育季刊》。第 94 期。2005 年 3 月。

游鎮維。〈敘事、身份認同與主體性〉。《國語日報》。第四版。2008 年 5 月 4 日。

Martin, Robert。〈真實的生活・真實的社區—智障者的賦權與全面參與〉。《特殊教育季刊》。第 97 期。2005 年 12 月。

伍、學位論文

吳明姿。《圖畫故事教學活動之研究—以關懷主題為例》。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吳曉玫。《圖畫書教學應用於國小學童對身心障礙同學接納態度之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碩士論文。2004 年。

麥莉。《這是真實的我？智障及情障本土少年小說形象探討》。國立台東大學兒

童文學研究所。2002 年。

陳蕙萍。《常體之外—「殘障」的身體社會學思考》。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2003 年。

黃慧玲。《繪本中的生命教育—以和英關懷系列為例》。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2004 年。

寧李羽娟。《以繪本引導認識特殊學生課程設計與實施》。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特殊教育教學碩士論文。2005 年。

廖素珠。《九〇年代台灣少年小說中的身心障礙兒童形塑研究》。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謝采純。《孩子的夢魘與成長-以身心障礙和心靈創傷圖畫書為研究對象》。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陸、網路資料

天使心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網站。檢索日期 2008 年 6 月 1 日。

〈<http://www.ah-h.org/1-1about.asp>〉。

有愛無礙—學情障互動網站。檢索日期：2007 年 12 月 1 日。

〈<http://general.daleweb.org/>〉。

身心障礙者服務資訊網。檢索日期 2007 年 12 月 1 日。

〈<http://disable.yam.org.tw/index.htm>〉。

南光特教園地。檢索日期：2007 年 12 月 1 日。

〈<http://www.nkps.ntct.edu.tw/~tch84/B/b3.htm>〉。

科學人雜誌網站。檢索日期 2008 年 6 月 1 日。

〈<http://sa.ylib.com/read/readshow.asp?FDocNo=91&CL=4>〉。

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網站。檢索日期 2008 年 5 月 15 日。

〈<http://www.c-are-us.org.tw/style/front001/bexfront.php?sid=231663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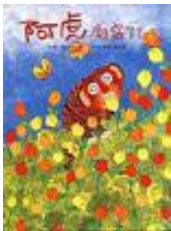
附錄一：二十本身心障礙類繪本簡介

書 名	好好愛阿迪 (Be good to Eddie Lee)	我的姊姊不一樣 (My Sister is Different)	受傷的天使
封 面			
作 者	Fleming, Virginia (維吉尼亞·芙藍明)	Wright, Betty Ren (貝蒂·瑞·特)	馬雅
繪 者	Cooper, Floyd (福洛得·庫伯)	Cogancherry, Helen (海倫·柯珍雪瑞)	同作者
譯 者	宋珮	陳質采	無
出版年	2001	2001	2005
出版社	和英出版社	遠流出版社	信誼出版社
障礙類別	智能障礙	智能障礙	智能障礙
故事摘要	故事述說在夏日豔陽的午後，琪琪和唐氏症小孩阿迪去找青蛙蛋的故事，透過阿迪的溫柔與憨厚質樸，琪琪看到阿迪在異於常人的外表下，內在蘊藏的生命力量與美感。 繪者運用客觀寫實的技巧，將唐氏症小孩的形象具體描繪出來，厚實的水彩生動的詮釋大自然的風光與主角的心情轉折。	對於身心障礙的手足卡羅來說，照顧泰莉是很沈重的負荷，他時常會因旁人歧視、嘲笑的臉色感到不安。和智能障礙姊姊在購物中心失散而復得的回憶，讓他對姊姊多了份珍惜，也更懂得表達對姊姊的愛。 繪者柔和、細膩的筆法，和卡羅細緻敏感的心思相互呼應。	作者將智能障礙的妹妹比喻受傷的天使，認為他是在來的途中受傷了，希望大家能幫助她長出新的羽毛，獨立飛翔，故事裡的文字不多，圖畫卻生動感人。 畫面瀟灑一股淡淡的哀傷氣息，沈重的色彩將身心障礙家庭的壓力及委屈刻畫地極為深刻。
備註	無	無	無

書 名	超級哥哥	誰是蘿雷特 (<i>Qui est Laurette</i>)	乙武的禮物 (<i>プシゼント</i>)
封 面			
作 者	趙美惠	Cadier, Florence (佛羅倫斯·卡狄耶)	乙武洋匡
繪 者	崔永嫻	Girel, Stéphane (史蒂芬·吉海樂)	澤田俊樹
譯 者	無	殷麗君	劉子倩
出 版 年	1999 年	2002 年	2001
出 版 社	國語日報	米奇巴克	圓神出版社
障礙類別	智能障礙	智能障礙	肢體障礙
故事摘要	作者使用幽默輕鬆的角度去介紹智能障礙者的特性，故事中各種意想不到的狀況讓讀者會心一笑。讀者見識到智能障礙者的麻煩，卻也看見他有發揮作用的時刻，這本書提供讀者另一個觀察智能障礙者的角度。 繪者使用金黃色的筆調和漫畫的筆法，讓整個故事充滿希望與喜感，溫馨與包容的氛圍。	使用第一人稱手法，讓讀者從唐氏症的角度去認識身心障礙者的生活。故事述說蘿雷特在微笑中心和一般學校上課的情形，原本被排斥及誤解的她，在一次騎馬活動中意外成了英雄，並獲得友誼。角色刻畫極為成功，讓讀者能馬上進入她的內心世界。 繪者使用豐富的色彩及柔和的筆調，讓整個故事洋溢溫馨活潑的氣氛。	作者乙武洋匡從小就使用電動輪椅，有感於肢體障礙者在日常生活中的不便，在故事中他刻畫了一個接納包容身心障礙者的學校，吉田老師會根據勇太的需求設計適性的活動讓勇太一同參與，同學對勇太的情緒表現也不因勇太的障礙而有所不同。作者希望帶領大家認識身心障礙者並非「特別人物」，而是好同學中的一個。
備 註	獲得第三屆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	無	無

書 名	城市睡美人	珊珊 (Susan Laughs)	輪椅是我的腳 (Meine Füße sind der Rollstuhl)
封 面			
作 者	李燕	Willis, Jeanne (珍妮·威利斯)	Huainigg, Franz-Joseph (法蘭茲約瑟夫·豪尼格)
繪 者	Ajonn	Ross, Tony (湯尼·羅斯)	Ballhaus, Verena (薇恩拉·巴爾豪斯)
譯 者	無	劉清彥	林倩葦
出版年	2003 年	2001 年	2004 年
出版社	大塊文化	上誼文化	東方出版社
障礙類別	肢體障礙	肢體障礙	肢體障礙
故事摘要	當身心障礙者和童話碰撞，會產生什麼樣的火花？故事裡的五個主角都是真實人物，作者巧妙的讓主角的生命結合了童話故事中的角色、情節、衝突與高潮，帶領讀者瞭解肢體障礙者在生活上可能遭遇到的困境，並一同進入身心障礙者面臨苦難的心情轉折，希望能幫助讀者對身心障礙者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並達到激勵人心的功能。	作者透過日常活動，帶領讀者看到生動活潑的小女孩，她有喜怒哀樂的情緒，有調皮搗蛋的時刻，也能參與許多的戶外活動：盪鞦韆、游泳、騎馬。一直到最後讀者才發現原來珊珊是肢體障礙者。 繪者透過柔和的色彩及活潑的線條，希望能讓讀者跨越外表差異的藩籬，開啟平等的對話，重新認識肢體障礙者。	坐輪椅的瑪姬透過第一次上街賣菜的過程，從原本不接納自己的障礙，經過了胖子西吉的幫忙，完成一趟自我認同的旅程，瑪姬最後終於懂得認清自己的障礙，表達需求，不再在意別人的眼光。 繪者使用黑筆勾勒人物的輪廓，使人物表情顯得生動傳神，並透過大量的橘黃色系，營造出溫馨柔和的氣氛。
備 註	無	無	獲得 2004 年奧地利兒童及青少年書籍插畫獎。

書 名	我的妹妹聽不見 (<i>My Sister Is Deaf</i>)	跟著爺爺看 (<i>Through Grandpa's Eyes Eyes</i>)	只會唱歌的小孩
封 面			
作 者	Peterson, Jeanne Whitehouse (珍恩·懷特豪斯·彼得森)	MacLachlan, Patricia (派翠西亞·麥蘭赫蘭)	Claude, Clément (柯洛蒂)
繪 者	Kogan, Deborah (黛博拉·雷伊)	Ray, Deborah (黛博拉·蕾伊)	Thomas, Yan (湯馬斯)
譯 者	陳質采	楊珮榆	殷麗君
出 版 年	2006 年	1998 年	2004 年
出 版 社	遠流出版社	遠流出版社	格林文化
障礙類別	聽覺障礙	視覺障礙	語言障礙
故事摘要	作者透過簡單的文字，彷彿鄰家小女孩般，娓娓道來家中有聽障妹妹的故事，讓讀者隨著故事的敘述，體驗聽障者的生活，這本書幫助讀者進入聽障者的世界。瞭解聽障者的文化。 淡淡的鉛筆素描反而帶出濃濃的情感，讓讀者感受到家人對聽障者的支持、關愛與認同。	透過孫子細膩的觀察，讀者看到一個使用觸覺、聽覺、嗅覺感受生活的視障爺爺，在尊重包容的氛圍中，讀者看不到視障爺爺在生活當中的限制，反而感受到濃濃的祖孫情，甚至小孫子對爺爺充滿了崇敬之意。 色鉛筆淡淡的素描，讓畫風呈現祥和靜謐的感覺。	對於只會唱歌不會說話的小傑，居民們珍視他的天賦，小傑優美的歌聲撫慰人心，讓村莊呈現幸福的氣氛。有天有個智者嘗試要改變小傑，但卻讓村民們失去了生氣，最後他也只好放棄，讓小傑保有原本的樣子。 繪者用色大膽且繽紛渲麗，吸引讀者的眼光，用黑白剪影呈現居民沮喪的神情，讓人印象深刻。
備 註	無	無	無

書 名	查克 笨！	阿虎開竅了 (Leo the late bloomer)	小虎也開竅了 (Little Louie the baby bloomer)
封 面			
作 者	Janisoh, Heinz (海茲·雅尼許)	Kraus, Robert (羅勃·卡魯斯)	Kraus, Robert (羅勃·卡魯斯)
繪 者	Bansoh, Helga (賀格·邦許)	Aruego, Jose (荷西·阿魯哥)	Aruego, Jose (荷西·阿魯哥) Dewey, Ariane (愛琳娜·杜威)
譯 者	邱璧輝	黃迺毓	黃迺毓
出 版 年	2003 年	1999 年	2001 年
出 版 社	小魯文化	上誼文化	上誼文化
障礙類別	語言障礙	發展遲緩	發展遲緩
故事摘要	席格蒙自從在飛行時從空中狠狠摔落地面後，就只能發出「查克 笨！」的聲音，但森林裡的動物仍一如往常的看著他長大，不帶有任何歧視的眼光。最後席格蒙在心理師的幫忙下，化解了心中的障礙，雖然他還是不能發出「查克 笨！」以外的聲音，但他卻恢復自信，耀眼的在空中表演滑翔功能。	阿虎什麼事都做不好，他不會讀書、不會寫字、不會畫畫，吃東西邋裡邋遢也不會說話，家人從原本緊張的情緒轉換為耐心的等待，終於有一天，阿虎開竅了，他會讀書、會寫字、會畫畫，吃東西乾乾淨淨，也會說話了。 繪者使用繽紛的色彩及童趣的筆法生動詮釋了阿虎的學習過程及內心的感受。	小虎是阿虎的弟弟，同樣慢開竅的他，讓阿虎好擔心，他決定自己來教弟弟，有過同樣慢開竅的經驗，他教學有方法且尊重小虎天生的優勢能力，終於有一天，小虎也開竅了，而且開口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阿虎」，濃厚的手足之情溢於言表。
備 註	無	無	無

書 名	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	小駝背	天使太用力
封 面			
作 者	郝廣才	黃春明	樓曉東
繪 者	田中伸介	同作者	黃淑英
譯 者	無	無	無
出 版 年	2006 年	1993 年	2007 年
出 版 社	格林文化	皇冠文學	格林文化
障礙類別	多重障礙	其他顯著障礙 (侏儷症)	其他顯著障礙 (動脈型草莓血管腫瘤)
故事摘要	「為了發出更強的光，他們會比別人痛」。機器女孩珊珊和大象男孩阿祥，由於多重障礙的緣故，使他們在學習的路途上顯得異常艱辛，在社工的幫忙之下，他們總算能接受教育，雖然很辛苦但他們還是咬著牙，堅強的面對挑戰。在得到眾人關懷及努力進行復健的同時，他們也對未來充滿希望與信心。	從小沒了爹娘的小駝背由於外型上的不同，讓他遭受許多歧視與難堪，直到遇到了高看看，他才有了朋友。然而小駝背心裡的孤獨感，只有在夢境裡才能得到安慰，在夢中他建構了一個無障礙的世界，一有空他就隱遁到夢中世界，最後作者選擇以死亡讓小駝背的身影留在讀者心中。作者透過撕畫的方式生動傳達小駝背在現實生活中被壓抑的情緒。	臉上有血管瘤的肝璽，從小就受到媽媽無微不至的照顧，媽媽必須要不斷的跑醫院，定時的餵藥才能控制肝璽的病情。在成長的過程中，肝璽必須面對異樣的眼光及同學的嘲笑，在媽媽的愛心及遊戲治療的幫忙下，肝璽總算對自己恢復信心，能自在面對人群。繪者使用壓克力顏料以拼貼的技法層層疊疊的佈滿畫面，讓人感受到生命的厚實。
備註	獲得教育部徵選生命教育優良出版品優等獎。	無	無

書 名	穿背心的野鴨—寶兒 (Borka)	箭靶小牛
封 面		
作 者	Burningham, John (約翰·伯寧罕)	王淑均、張允雄
繪 者	同作者	張哲銘
譯 者	宋珮	無
出 版 年	2003 年	1995 年
出 版 社	東方出版社	羅慧夫顱顏基金會
障礙類別	其他顯著障礙	其他顯著障礙 (顏面傷殘)
故事摘要	寶兒一生下來就和別人不一樣，他是一隻沒有羽毛的鴨子，於是他承受了許多異樣的眼光，也在野鴨遷徙的時刻，被孤獨的遺留在草叢中。在沮喪當中他找到一艘亮著燈的船，跟著船啟程到遙遠的國度。在航行當中他自食其力的靠著自己的能力打工賺錢，並結交了朋友。靠岸後，他被留在皇家植物園，和各式各樣的鳥兒快樂的生活在一起。	故事一開始，頑皮的小牛們七嘴八舌的取笑臉上有箭靶的小牛，並幫牠取了箭靶小牛的綽號。雖然在一個充滿愛的家庭裡長大，箭靶小牛能充分發揮唱歌的專長，但在異樣眼光之下，牠無法接受自己的與眾不同，嘗試了各種遮掩的方式不成之後，他遇到了賞試他的歌唱大師，最後他成功的成為最受歡迎的小牛歌唱家。
備 註	無	獲得第一屆「用愛彌補」兒童文學獎